

# 济颠禅师语录

[宋]（仁和） 沈孟样 叙述

明尧 明洁 校注

河北禅学研究所

无竞斋质湖隐

非俗非僧，非凡非仙。  
打开荆棘林，透过金刚圈。  
眉毛厮结，鼻孔撩天。  
烧了护身符，落纸如云烟。  
有时结茅晏坐荒山颠，  
有时长安市上酒家眠。  
气吞九州，囊无一钱。  
时节到来，奄如蛻蝉。  
涌出舍利，八万四千。  
赞叹不尽，而说偈言：  
“呜呼！此其所以为济颠者耶！”。

# 济颠禅师语录

[宋] 仁和[1] 沈孟样[2] 叙述

## 1、厌静思动

裂网掀翻出爱缠，金田[3]得入效金仙[4]。  
发随刀落尘根净，衣逐云生顶相圆。  
悟处脱离烦恼海，定来超出死生关。  
皇恩佛德俱酬足，一朵争开火里莲。

此八句诗，见三教中惟禅最妙。且说大宋高宗时，有一金身[5]罗汉在天台山，托化来临安府显圣。天台山在浙东台州府。国清寺有一长老，名一本，号法空。乃累劫修来活佛。时值年终，密布彤云，扬扬飞雪。长老在方丈[6]中独坐，令厨下整晚饭。一声云板[7]，众僧皆集至斋堂。饭罢，长老仍于方丈禅椅中坐。侍者进茶。忽闻一声响，过如霹雳。长老曰：“是甚么响？”乃与侍者同行，至法堂，转上佛殿，入罗汉堂。见一罗汉连椅仆地。惟长老阴知。佯曰：“另作理会。”众至，方丈令侍者燃香点烛。此时雪下愈大，有诗云：

姑射[8]真人宴紫薇[9]，双成[10]击碎玉琉璃。  
朗然宇宙难分辨，大地众生正路迷。

长老危坐禅椅，闭目垂眉入定。少顷回来，曰：“也去不远。”众僧曰：“某等心愚道浅，不谙禅机，愿闻其详。”长老曰：“便说无妨。适来紫脚罗汉厌静思动，已投他处去了。异日若等[11]亦有知者。老僧待一月余，亲往吩咐他一言。”众各散讫。

---

[1]仁和：宋时县名，治所在今杭州市。

[2]样：音 b à n。

[3]金田：指佛寺。

[4]金仙：指佛。佛身金色微妙，故称金仙。

[5]金身：佛身乃黄金之色，故称金身。此处指罗汉身。

[6]方丈：又作方丈室、丈室。寺院住持所居之室。古印度之僧房多以方一丈为制，维摩禅室亦依此制，遂有方一丈之说。后转而指住持之居室。又转申为禅林住持，或对师父之尊称。俗称“方丈”或“方丈和尚”。

[7]云板：亦作“云版”。古乐器，为一种长形扁铁片，两端作云朵形，故名。又名为“点”。旧时官署和权贵之家，都以打云板为报事集众的信号。《红楼梦》第十三回：“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

[8]姑射：山名。《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后用来指代神仙之山。射，音 y è 。

[9]紫薇：紫薇宫的简称。按《步天歌》，是天区三垣的中垣，传说中天帝所居。此处指代神仙居所。

[10]双成：即董双成。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泛指仙女的侍女。

[11]若等：你等。若，你。

## 2、投胎入世

且说台州府天台县李茂春者，乃高宗朝李驸马[1]之后。官拜春坊[2]赞善[3]为人纯厚，不愿为官，辞职隐于天台山。止有夫人王氏，年三十余，未曾生长[4]，每每祈神求佛。忽一夜，王夫人梦吞日光，自此得孕。十月分娩，时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时分，生得一男。红光满室，瑞气盈门。赞善大喜。

渐至月余，有国清寺长老来谒。赞善迎接上堂。茶毕，长老曰：“近闻公相弄璋[5]，特来拜贺。就求一观，可乎？”赞善曰：“承吾师盛意，奈小儿离胎日浅，身体未净，焉敢见吾师哉？”长老曰：“愿见何妨？”赞善曰：“吾师少坐。”即入内。

王安世者，乃赞善之妻兄也。赞善曰：“国清寺长老欲见小儿，不识可乎？”安世曰：“彼僧道高德厚，欲见此儿，君勿吝也。”赞善乃令丫鬟捧出面僧。长老忙接过手，曰：“你好快脚，不要差走了路头。”儿但微微笑。长老看讫，递与丫鬟，曰：“此子日后通天达地，入圣超凡。老僧送一名，曰‘修元’，令他修本命元辰[6]。”赞善起谢，长老作别。赞善曰：“本留吾师素斋，奈舍下荤宴，尚容扣刹。”长老曰：“老僧十月西归。大人不弃，愿一送为感。”赞善曰：“吾师春秋未盛，正当安享清福。”相别回寺。赞善是日广设华宴，款待亲友。至晚而散。

---

[1]李驸马：即李文和，也就是李遵勖，宋代人，字公武，祖父为李崇矩，父李继昌。举进士，任都尉驸马。曾礼谒谷隐蕴聪禅师，问出家事。隐以崔赵公问径山公案答之。公于言下大悟，遂作偈曰：“学道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李文和居士悟道后，往来于禅客间，与慈明楚圆、杨亿等禅者交谊甚厚。天圣年间（1023～1030）上呈所编《天圣广灯录》三十卷，以阐明禅之传灯。宝元元年示寂，享年不详。著有《闲宴集》二十卷、《外馆芳题》七卷。

[2]春坊：魏晋以来，太子官称春坊。

[3]赞善：官名。为太子僚属，掌侍从翊赞，比谏议大夫。

[4]生长：生育。

[5]弄璋：贺称人家新生男儿。璋，一种方形的玉器。《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郑玄笺：“男子生而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意为希望儿子将来有玉一样的品德。后因称生男为“弄璋”。

[6]本命元辰：此处指自性、本来面目。本命，“本命年”的简称。与自己出生的那一年干支相同的年份，称为“本命年”。元辰，吉利的时日。

### 3、法空辞世

长老回寺数日，时届上元[1]，长老于法堂升座。击鼓三通，僧众云集。鱼贯焚香，两班排立。大众净听：

“正月半，放华灯[2]，黎民处处乐升平。

元辰令节无数演，归去来兮话一声。

既归去，弗来兮，自家之事自家知。

若是傍人知得此，定被他人说是非。

故不说，只成呆，生死事，不需猜。

山僧二九西归去，特报诸山次第来。

话生死，谁谳悟，个个原来有此路。

光阴趲[3]过几多人，绿水青山还是故。

山色青，水光绿，阎罗老子无面目。

寄语大众早修行， 来世同登极乐国。”

长老念罢，众皆跪下，告曰：“我师愿再留数十载。”长老曰：“死是定数，焉可稽留。”众僧泪下。长老令侍者抄录法语：“速报诸山，令十八日早来送我。”是日，长老下法座，遂令置龕[4]毕。

至十八日，诸山人等咸至。李赞善亦至。斋罢，入方丈相见。长老沐浴更衣，到安乐堂[5]禅椅上危坐。诸山和尚、一应人等，左右站立，后先簇拥。长老呼五弟子：“衣钵之类，若等均派，监寺[6]可记数。若等五人，各宜谨慎为人，毋得放肆。”弟子大恸。长老曰：“时候已至，急焚香点烛。”众僧辞拜，偕声诵经。长老令取纸笔，遂做一绝云：

---

[1] 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十五夜称元夜、元宵。

[2] 华灯：同“花灯”。

[3] 趲：音 zǎn，催促，逼使，赶。

[4] 龕：音 kān，盛放圣物的盒子，这里指僧人的棺材。

[5] 安乐堂：禅林中，专供老病僧休养之寮舍。

[6] 监寺：总领众僧之职称，为一寺之监督（与寺主同）。古称监院、院主、主首、寺主。一般俗称为当家。系禅宗六知事之一，位置次于都寺。

耳顺[1]年踰[2]又九，事事性空无丑。

今朝撒手西归，极乐国中闲走。

书毕，正值午时。下目垂眉，圆寂[3]讫。众各举哀，请法身入龕。

后二月初九日，已三七日矣。是日天朗气清，近远毕至送殡。乃请祇园寺道清长老指路。长老立于轿上，曰：

“大众听著[4]：

柳媚花娇二月天，绮罗锦绣簇名园。

上人[5]不爱春光好， 撒手西归返本源。踰

恭惟国师长老、性空和尚觉灵：

本性既空，事情何有？

争奈禅心，明明不朽。

经诵楞严，字书科蚪[6]。

佛氏为亲，泉石为友。

六十九年，无妍无丑。

天命临终，自知弗守。

约死期生，果然应口。

稳坐龕中，便不须走。

休得呆痴，听吾指剖：

咦！

西方是你旧路，弗用弥陀伸手！”

---

[1] 耳顺：《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疏：“顺，不逆也。耳闻其言则知其微旨而不逆也。”后遂以耳顺之年为六十岁的代称。

[2] 踰：同“逾”，超过。

[3] 圆寂：梵语涅槃，华译圆寂，即圆满一切智德，寂灭一切惑业。后专指出家人去世。

[4] 著：同“着”，助词。下文皆同。

[5] 上人：上德之人。佛家谓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6] 蝌蚪：同“蝌蚪”，此处泛指文字。又称蝌蚪书、蝌蚪文，笔画多头大尾小，状如蝌蚪，故名。

赞罢，众人悒快[1]不已。迤[2]而行，到山化局[3]停下龕子。松林深处，五弟子遂请寒石岩长老下火。长老立于轿上，手执火把，曰：

“大众听著：

火光焰焰号无名，若坐龕中惊不惊？

回首未知非是错，了然何必问他人！

恭惟圆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尚本公觉灵：

原是南昌儒裔，归依东土禅宗。

脱离尘俗性皆空，真是佛家之种！

无喜无嗔和气，有才有学从容。

名山独占乐其中，六十九年一梦。

咦！

不随流水入天台，趁此火光归净土。”

念罢，举火烧着，舍利如雨。火光丛中现出一和尚，腾空而起，叫曰：“多亏了汝等！”又曰：“李茂春！汝子诚非官吏，但[4]可为僧。切勿差了！倘出家，可投印别峰、远瞻堂为师。”驾青云而去。

赞善蒙长老云衢[5]分嘱之言，折折不忘[6]。

---

[1] 悒快：当为“悒快”，音 y ì y à ng，忧郁不乐。悒，忧郁，郁闷。快，不愉快，不乐。

[2] 迤：同“迤邐”。曲折连绵。

[3] 山化局：设在山上焚烧亡僧遗体的地方。

[4] 但：疑为“但”。

[5] 云衢：云中大道，指天上。

[6] 折折不忘：念念不忘。

## 4、初露头角

不觉修元年登八岁，有舅王安世一子，年十岁。赞善乃与安世议延师教子。修元入学，无书不读。渐年一十二岁，吟诗做赋，举笔成章。时届清明，赞善令设席款待先生。乃携金银、段疋[1]、束修[2]之礼作酌[3]。

先生家居不远，次日，赞善令二子送先生去回。至祇园寺门首，王全曰：“贤弟生虽居此，未尝游此寺。今是清明时候，盍[4]进嬉戏，可乎？”修元曰：“如此，美哉！”二人携手入寺，升阶登殿，便绕回廊，欲进方丈。忽见二人言曰：“内里官员，愿小舍[5]莫进。”修元曰：“某等系李赞善府中舍人，内者何人？便见无碍。”遂入方丈。但见一床于中，左坐一官，右坐一僧，两边排立数十行童[6]，各执纸笔。修元向前揖曰：“许多行童，在此何为？”长老曰：“在此争功。”修元曰：“学生年幼，不识争何功也？”长老曰：“此位大人因下海，至黑水洋，蓦然浪波狂起，许此一愿，方得平安还家。乃舍财一千贯，请道度牒[7]，开剃一僧。为见行童多杂，乃成一词，后歇二句，但有续得者，便剃为僧。”修元曰：“此词在何处？见赐一观。”那官人[8]因见修元人物俊雅，语言洒落，遂令取出与修元。修元接了一看，乃《满江红》也，词云：

“卜筑溪山，随问盖，数椽茅屋。共啸傲，明月清风，翠荫笼竹。静坐洗开名利眼，困眠常饱诗书腹。任粗衣、淡饭度平生，无拘束。

清昼永，寻棋局；深夜静，弹琴曲。算人情却似、雨翻云覆。到底渊明归去也，依然三径存秋菊[9]。笑卞和，未遇楚王时，荆山璞[10]。”

---

[1] 段疋：这里泛指绸缎、布帛等纺织品。疋：同“匹”。

[2] 束修：原指十条干肉，古时学生送给老师的礼物，后多指送给老师的报酬。修，脯，干肉。

[3] 酌：同“酬”。

[4] 盍：何不。

[5] 小舍：宋元以来，世俗尊称贵显子弟为小舍，或称舍人。

[6] 行童：为寺院服杂役的青少年或小沙弥。又称童行、道者、童侍、僧童。

[7] 度牒：官方颁发给出家人的身份证明，有了它，便可确认为出家人。

[8] 官人：唐朝称当官的人，宋以后对有一定地位的男子的敬称。

[9] 此句引用了陶渊明及其《归去来辞》中的文句和典故，表达了书中这位官员向往归隐的思想。

[10] 此句中所用典为：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块璞玉，献给楚厉王、武王，王不识玉，反断其左足和右足。到文王时，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王使人剖璞，果真得到宝玉，名之谓“和氏璧”。此处表达了词作者怀才不遇的思想。

修元看毕，遂续二句云：“净眼观来三界[1]，总是一椽茅屋。”官人并长老一见骇然，便请修元、王全坐定。长老曰：“二位先生请问姓名、居住？”修元曰：“表兄王安世子王全也；学生乃李赞善子李修元。”长老曰：“可知，可知！十余年前，国清寺长老归天之日，曾与尊府言‘公子只可出家’。今日既续此词，

理合剃为僧矣！”修元曰：“家父只生学生一子，岂有出家之理！”长老曰：“贫僧自造[2]宅见令尊大人礼请，今日岂敢造次！二公子不弃，可于敝寺暂宿一宵。”修元曰：“因送受业师还路，由上刹[3]偷闲半日，父亲不知，焉敢擅便。”长老送出山门，回方丈，与官人曰：“此子非凡，异日不可量也。倘相公舍千贯剃得，此一则大人名望，二则光显贫僧。不知此子肯出家否？”

且说修元兄弟二人回府，参见父母。赞善曰：“汝二人出去，何回晚甚？”修元曰：“多蒙先生设酒相待。回由祇园寺过，因入相玩。正遇众行童在方丈争功，孩儿一时续了两句词，以此担阁[4]工夫[5]。彼寺长老言明日亲到，来禀父亲。”赞善曰：“孩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台山中有三百余寺，曩者[6]国清寺长老性空禅师并寒岩和尚皆已西归。近今却尊祇园寺长老。若[7]何轻视此也？”王全曰：“姑爹何虑？孩儿亦知方才贤弟两句词，遂惊动那长老。倘彼明日来，孩儿自有答应。”赞善乃笑而罢。

---

[1]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有淫食二欲的众生所住的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畜所居的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皆属之；色界是无淫食二欲但还有色相的众生所住的世界，四禅十八天皆属之；无色界是色相俱无但住心识于深妙禅定的众生所住的世界，四空天属之。此三界都是凡夫生死往来的境界，所以佛教行者是以跳出三界为目的。

[2]造：到，去。

[3]上刹：对对方寺院的尊称。

[4]担阁：同“耽搁”。

[5]工夫：即“功夫”。

[6]曩者：从前。曩，音 nǎng。

[7]若：你。

次早，忽报祇园寺长老至。赞善遂出迎接，相见礼毕。长老曰：“日昨[1]公子到敝寺，偶值行童争功，感令郎续成一词，故此特来拜请令嗣出家。不识尊意何如？”赞善曰：“荷上人盛德，感佩无既[2]。其奈下官特此一子，难以奉命。”长老曰：“谚云：‘一子出家，九族升天’。抑又十余年前性空长老之言，大人何故顿忘？”

话间，忽围屏后走出修元，向前行礼毕，曰：“感蒙长老盛情，学生只有三事，难以出家。”长老曰：“何也？”修元曰：“学生年未及冠[3]，不谙正事；父母在堂，乏人奉养；遍观天台僧众，无可为师。有此三事，难以奉命。”长老曰：“贫僧已年六十，何不能为汝师乎？”修元曰：“学生有句言语，动问长老。”长老曰：“公子年幼，何猖狂也！”修元向前曰：“上人高寿？”长老曰：“年六十二矣！”修元曰：“既年六十二岁，不知前此一点灵光，在于何处？”长老赧然[4]无答。良久，修元曰：“只此一句尚未醒悟，焉能为我师乎？”长老惶惧，置身无地。赞善待斋，长老坚辞还寺。于心不乐，连卧三昼乃起。

忽报观音寺长老道净相探。相见坐定，茶罢，曰：“闻知师兄清体不快，特来拜访。不知因何染病？”道清长老曰：“多感雅意，一言难尽。”一一道说。道净曰：“若此何难？”道清曰：“贤弟毋得小视，此子才学诚然拔萃。”

---

[1]日昨：昨日。

[2]无既：不尽。既，尽。



[3]未及冠：即不到二十岁。冠，音 gu à n，指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二十岁）加冠的礼节。

[4]赧然：因羞愧而脸红的样子。赧，音 n ǎ n。

话间，又报李赞善及子二人来见，长老曰：“请进。”礼毕，献茶。赞善曰：“小儿日昨狂裴[1]犯上，尊师释怒为爱。”道清曰：“惶恐，惶恐！”道净曰：“此间公子就是？”道清曰：“然。”道净曰：“公子甚表[2]？”元曰：“名修元。”道净曰：“字号修元，本命元辰修未易。”元勃然曰：“名为道净，净生极乐道须戒。”二上人竦然起敬。道清待斋罢，赞善乃返。

---

[1]狂裴：狂妄无知。裴，音 péi。

[2]表：即表字，中国人过去多用字、号来表达其取名之义，故俗称字为表字。

## 5、修元出家

修元每日在书院吟咏，不觉年已二九。岂料夫人王氏卧病不起，时年五十一岁而亡。比及母服阙[1]，仍继父丧毕。母兄王安世累与元言婚事，元亦不挂怀。时往诸寺，但觅印别峰、远瞻堂二长老，不知下落。越半年，始知音耗[2]：印别峰和尚在临安径山寺住持[3]；远瞻堂先在苏州虎丘住持，今在灵隐。元禀舅氏，王安世曰：“此事未必尽善，亦未必诚然。但汝家许多产业，再无以次兄弟，谁当管事？”元曰：“喜得贤兄善治家事，料必无妨。”决定二月十三日吉，起行。安世曰：“如此去急，须得整治衣服。我极老迈，乃令王全送去。”元曰：“家中无人，何必贤兄去？止希一、二侍者足矣。”

---

[1]服阙：丧服满期。服，旧时丧礼规定穿戴的丧服。

[2]音耗：音信，音讯。耗，音问，消息。

[3]住持：主持和管理寺院之日常事务。

吉日已至，元乃取钞若干，拜辞舅氏，遂行。安世再三叮嘱，元一一听倾[1]，迤迤过钱塘江，登岸入城，迺到新宫桥客店安歇。

次早偕王全带侍者遶[2]城闲玩，至晚乃还。谓主人曰：“久仰临安胜概[3]，小人特来闲玩。”主人曰：“此城市中无非官府衙门、街坊铺店，有何好处？若要闲戏，盍往西南二山诸寺？西湖胜景，天下罕有。”元曰：“有一灵隐寺，却在何处？”主人曰：“此寺正在西山飞来峰对。”元曰：“路从何达？”主人曰：“出钱塘门便是西湖。过保俶塔下，沿湖北山，至岳武穆王坟，入西，乃是灵隐寺。前有石佛洞、冷泉亭、呼猿洞。无穷佳景，水明山秀。”元曰：“此寺有几多僧众？”主人曰：“约有三五百僧。上年歿[4]了住持长老，往姑苏虎丘山请得一僧，名远瞻堂。此僧善知过去未来之事。”元曰：“来早即当往见。”

元乃扮一秀士，同侍者沿路出钱塘门。时三月天，风日晴和，元顾谓侍者曰：“闻说杭州西湖景致，果不谬矣！”入昭庆寺，见大悲像，颂曰：

“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

既是名为观自在，何须拈弄[5]几多般。”

题毕，行至大佛寺，见大佛半身，颂曰：

“背倚寒岩，面如满月。

尽大地人，只见半截。”

题毕，迤逦过飞来峰，坐冷泉亭。元仰观亭侧，有唐贤白乐天诗云：

“朔风凜凜雪漫漫，未比[6]清泉一道寒。

六月炎天[7]不飞雨，请君就此倚栏干。”

---

[1]听倾：或同“倾听”，侧耳而听。一说，尽听于耳、不遗漏一句，倾，尽。

[2] 遶：同“绕”。下文皆同。

[3] 胜概：胜景，美丽的景色。

[4] 歿：音 mò，死。

[5] 拈弄：摆弄，弄出许多花样。

[6] 未比：一作“水光”。

[7] 炎天：一作“炎炎”。

修元称羨好景不已。但见许多和尚随长老迳进寺去，惟一僧在后。修元急向前施礼，曰：“适此长老从何而来？”和尚曰：“是本寺新住持远瞎堂长老。因径山寺印别峰西归，请去下火方回。”元曰：“学生欲见长老，敢烦引进。”和尚向前覆长老。长老令请进。元乃进见。行礼毕，长老曰：“秀才何来？”元曰：“弟子从天台山特来。系出李附马之裔，赞善之子，小字修元。不幸父母双亡，一意出家。近闻我师飞锡，特来拜投，乞希清目[1]。”长老曰：“若未知，出家容易坐禅难。彼处天台山三百余寺，何为舍近而趋远？”元曰：“幼奉国清长老遗言，故特投礼。”长老曰：“若后侍者谁也？”元曰：“弟子家中取带贱仆。”长老曰：“人家各有大小，急可遣还。”元乃取出所带之钞若干，纳付长老，以为设斋、请度牒、常住[2]公用等费。余者付仆人作路资。仆人曰：“某等随侍官人抵此，满望衣锦还乡，岂期于此寺出家！”元曰：“你只合远回传覆我舅氏，言我在杭州灵隐寺出家。”二仆汪然流涕，不忍而别。

且说长老在方丈中，令侍者焚香点烛，危坐禅椅入定，半晌乃曰：“善哉，善哉！此种姻缘[3]，却在斯乎！”遂拣吉日，修斋请度牒。斋完，鸣钟击鼓，会众于法堂。长老令元跪在法座下，曰：“出家容易还俗难，汝知之乎？”元曰：“弟子诚然心悦，非勉强也。”是时遂披剃，将发分绾五丫髻。长老曰：“此五发，前是天堂，后是地狱，左为父，右为母，中者本命元辰也。”元曰：“弟子已理会矣。”方落发毕，长老摩顶受记，名为道济。长老曰：“汝受三皈五戒，杀盗淫酒气，自后俱可除下，每日在云堂[4]坐禅。”道济曰：“如斯而已乎？”

---

[1]清目：同“青目”、“青眼”，看重的意思。

[2]常住：寺院里担任、支配、运作日常事务的出家人。

[3]姻缘：同“因缘”。下文皆同。

[4]云堂：僧众聚集之处，又称“僧堂”，此处指禅堂。

## 6、道济坐禅

长老令监寺送道济入云堂。道济坐定，监寺分付[1]曰：“汝宜谨慎，休得跌地。”道济坐至三更，身渐疲困，忽从禅床颠倒一跌，不知所之，连声叫苦。不觉跌起一大疙疸[2]。监寺曰：“道济！汝何故跌下？姑恕这次，倘后定行痛治。”道济起来再坐，睡意昏昏，甚难消遣。连跌二次。监寺曰：“今已二次，亦难恕饶。”少顷，又跌。如此三次，跌得七块八块。监寺曰：“道济新剃光头，正好乞几竹篦[3]！”道济曰：“跌了许多疙瘩，又加一竹篦，打一大块，我去告诉师父。”监寺曰：“我看你面，只打一下，你倒要告诉师父！”道济曰：“阿哥，是我不是。”监寺含笑而去。

渐渐天明，道济起来，头上摸着疙瘩，连声叫：“苦恼，苦恼！坐得一夜，头上许多块起；若坐几月，头上块子无处安顿矣！”只得又熬两月。道济阴思[4]道：“未出家时，大块肉、大碗酒，恁[5]我意吃；如今只是粥菜，要多吃半碗也不能勾[6]，身渐黄瘦，如何受得过？不如辞别长老，还俗去！”于是急跳下禅床，走至云堂门首，二监寺曰：“适间已去小解，今何又去？”道济曰：“牢里罪人也放水火[7]，你何多管闲事！”监寺道：“放你去便来。”

---

[1] 分付：同“吩咐”。

[2] 疙疸：同“疙瘩”。

[3] 竹篦：一种打人的用具。为一根竹棍，上半部取相对处，各裁掉一个窄篦条那么大的缝隙；打人时，由于有空隙而有弹性，相对来说，比未裁治的竹棍要轻些，不那么疼痛。古时也被用于禅堂。篦，音 bì。乞，同“吃”。

[4] 阴思：暗想。

[5] 恁：此处同“任”。

[6] 能勾：同“能够”。

[7] 水火：大小便的代称。

## 7、道济开悟

道济出得云堂门，迳入方丈。

先是，伽蓝[1]已告之长老言：“天台山出家的罗汉，近差念头。我师可点化他，休得放去。”

只见道济已到面前问讯。长老曰：“道济，你不坐禅，来此何干？”道济曰：“告我师，弟子出家不得，正欲还俗。”长老曰：“快休出此言。我前日曾与你说‘出家容易还俗难。’汝既出家，岂有还俗之理？”道济曰：“都是弟子不是。望我师慈悲，看弟子苦恼面，饶了。”长老曰：“有甚苦恼？熬守二年管职事。”道济曰：“弟子守不过。寺中酒肉不曾见面，粥又吃得不饱，禅床上坐不稳，跌下来又被监寺大竹篦打，遍身黄瘦，如何熬得过？”长老道：“我自骂监寺，不打你了。”道济曰：“便打几下无妨。只是无东西吃熬不过。弟子有两句佛语。”长老曰：“说与我听。”道济曰：“一块两块，佛也不怪；一醒两醒，佛也不嗔；一碗两碗，佛也不管。”长老道：“你褻[2]得虽好，不要差了念头。”正说间，只见斋堂敲云板。长老令侍者将粥来，就令道济同吃。道济见长老亦无受用，碗内只有些粗麸觔[3]，余外是黄酸藟菜[4]。道济遂念出四句云：

“小黄碗里几星麸，半是酸藟半是瓠[5]。

誓不出生违佛教，出生之后碗中无。”

- 
- [1] 伽蓝：指伽蓝神，守护寺庙的护法善神。  
[2] 臻：同“凑”。  
[3] 麸觔：面筋。麸，音 fū。觔，同“筋”。  
[4] 藟菜：调味的细碎咸菜。藟，音 jī。  
[5] 瓠：瓠子，一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果实圆筒形，嫩时可吃。瓠，音 hù。

长老曰：“善哉，善哉！汝却晓得。”道济曰：“晓便晓得，只是熬不过。”长老乃吟四句云：

“月白风清凉夜何？静中思动意差讹。”

云山巢顶芦穿膝[1]，铁杵成针石上磨。”

道济曰：“弟子自礼长老为师之后，并不曾开发如何得成正果。”

长老曰：“汝忒[2]性急。既如此，可近前来。”

道济向前，被长老扯住，只一掌，道：“此人必悟！”只见道济扒将起来，看着长老胸前，只一头将长老撞番[3]，跌下禅椅，迳奔走了。长老高叫：“有贼！”忽众僧云集，问曰：“偷去甚物？”长老曰：“禅门大宝。”众僧问：“兀谁[4]偷了？”长老曰：“道济！”众僧曰：“不妨，某等即便拿来。”长老曰：“且休，老僧明日自问他。”众皆散讫。惟道济一迳直入云堂内，口言：“好！好！”扒上禅床，看著上首坐的和尚，只一头撞去，道：“妙！妙！”和尚曰：“道济！甚么道理？”道济曰：“闲要[5]何妨？”须臾，又将次首坐的和尚亦撞一头，道：“妙！妙！好耍！好耍！”众曰：“道济风[6]了！”道济曰：“我痴则痴，自家知。”是夜，道济在禅床上戏了一夜，监寺亦不能禁约。

次早，长老方丈独坐寻思：“道济虽如此，未知他参得透否？且问他几句佛语，便知端的[7]。”遂令侍者往云堂内，擂鼓敲钟会众。长老升法座，念了一遍净土咒，众僧焚香。长老曰：“众僧听看[8]：

昨夜三更月正明，有人晓得点头灯。

蓦然思起当时事，大道方知一坦平。”

- 
- [1] 云山巢顶芦穿膝：佛为太子时，出家后，在雪山修苦行。因身不动，鹊巢其顶，芦芽穿膝。  
[2] 忒：音 tē，太。  
[3] 番：同“翻”。下文皆同。  
[4] 兀谁：谁。兀，助词，无实义。  
[5] 闲要：当为“闲耍”。  
[6] 风：同“疯”。下文皆同。  
[7] 端的：究竟，底细，缘由，详情。  
[8] 听看：疑为“听著”。

念罢，道：“大众！有记得当时事者么？”道济此时在浴堂洗浴，听得，道：“我却理会得。”连忙系了浴裙，穿上直裰[1]，直迳[2]入云堂，问讯道：“弟子

记得当时事。”长老曰：“既然晓得，盍从大众之前发露？”道济就法座前打一根斗[3]，正露出当面物事。众僧掩口而笑。长老曰：“真乃吾家之种！”遂下法座，众僧都散。

## 8、得名济颠

长老入方丈中，只见监事[4]等职事僧[5]皆侍于前。长老曰：“汝等何事？”监寺曰：“告我师：适间道济已犯禅门正法，该责二十下，特取我师法旨。”长老曰：“单子在何处？”首座[6]呈上单子。长老接过手，令取文房四宝，乃于单子后面批十字云：

“禅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

——颠者，乃真字也。批讫，付于首座。首座接过，与众僧看曰：“长老何亦护短如此！”自后众僧都叫他作“济颠”。每日发风，恼得满寺僧人无奈何、难过活。或告长老，长老只是护短。济颠越风起来，常去冷泉亭下打根斗、扑交，入呼猿洞引猿猴番跟斗，引小的儿上酒店唱山歌。有时众僧在殿看经、接施主，他却托著一盘肉，手敲引磬儿，搅在众内，口唱山歌，塌地[7]坐在佛殿上吃肉。众僧告长老，长老曰：“他是风子，汝等休得与他一般见识！”

---

[1] 直裰：古人在家所著便服，此处指僧袍。裰，音 du ō。

[2] 遶：同“奔”。

[3] 根斗：同“跟斗”。

[4] 监事：即“监寺”。

[5] 职事僧：寺庙中执掌诸事务的僧人。又称“知事僧”。

[6] 首座：僧堂内的六头首之一，为一会大众的上首。也称为第一座、座元、禅头、首众等。

[7] 塌地：形容动作粗重。

## 9、瞎堂圆寂

忽一日，长老在方丈中坐，只见济颠手拿着一顶伞儿灯，引着七、八十小的儿，口内唱山歌曲儿，前面舞将入来。长老曰：“道济！你没正经，连累老僧忍气！”济颠曰：“我师不可信！这干贼秃做一路，只顾难为我。今日是正月半元宵，因此闲戏。”长老曰：“今日既是正月半，令侍者擂鼓撞钟。”

须臾，众僧都到法堂。焚香，长老升座，念《净土文》，曰：

“大众听著：

闹处莫入头，静处著眼看。

明暗不相干，比各分一半。

一半作贵人，教谁卖柴炭？

不可毁，不可赞，望着虚空无边岸。

相呼相唤去来休，看取明年正月半。”

长老念罢，下法座。大众都败[1]。

看看过了一年，又是正月半。有临安府知府来望。长老交[2]请入，来方丈相见了。长老道：“相公无事，同往冷泉亭上著盘棋。”知府道“好”，侍者随到冷泉亭去。这灵隐寺有个金丝猿，如常[3]侍奉长老。长老叫他做“猿行”，当时也立在面前。

两个下数盘棋，侍者报道：“诸山各刹长老都到；十六厅朝官齐来。”长老道：“如何今日大众都到？”侍者道：“我师只因去年正月半升法座，道‘相呼相唤去来休，看取明年正月半’语录，批了告报诸山大刹，今日都来相送。”长老道：“我又不死里[4]。罢了！既是众人都来了，岂可教他空回！”提起袖来，把棋子都拂在地下，念道：

“一局仙棋犹未了，又被波岩[5]请涅槃。”

---

[1]败：当为“散”。

[2]交：一作“教”，同“叫”，下文皆同。

[3]如常：一作“时常”。

[4]里：疑为“哩”。

[5]波岩：疑为“波旬”，意思是恶魔。

长老起身，便入去洗浴。换了干净衣服，作文白[1]赞道：

“大众听著：

正月半，又见一年时节换。

今年不见去年人，不觉风光似轮转。

眼前大众息諠譁[2]，且听山僧自决断。

大众！如何是山僧自决断？

咦！

白云吹散太虚空，皎洁一轮呈碧汉。”

长老念罢，道：“贫僧有些衣钵[3]，千万留与道济。我只要道济下火[4]。”说罢，坐化而去。却说冷泉亭猿行听得，走到方丈中，遶着长老走三遭，立地而化。众僧大惊，合龕子盛了。

看看五七日到举殡，济颠不回。却待要起龕子，只见那济公一只脚穿着蒲鞋，一只手提着草鞋，口内唱着山歌，望冷泉亭来。侍者道：“你好放得落[5]！你师父圆寂了！今日举殡，师父吩咐，专望你来下火。”济公听得大笑。

众僧却请金牛寺松隐长老挂真[6]起龕。长老立在轿上道：“大众听着：

诸佛灵山建法筵，上人特特去扳禅。

料应定入龙华会[7]，故使丹青仔细传。

远瞻堂，远瞻堂，这般模样甚猖狂：

方袍圆顶如来相，皓齿明眸尊者装。

无嗔怒，有慈祥，禅心耿耿只如常。

不但真容传得好，名字从来到处香。

咦！

他年若在灵山会，认得今朝远睹堂！”

---

[1] 白：当为“自”。

[2] 誼譁：即“喧哗”。

[3] 衣钵：原指三衣一钵，后将僧人之钱帛总称为“衣钵”。此处义为后者。

[4] 下火：茶毗时点火。

[5] 放得落：放得下。

[6] 真：肖像画。

[7] 龙华会：弥勒菩萨今在兜率天内院，将来下降人间成佛，在华林园龙华树下开法会，普度人天，叫做龙华会。

松隐赞罢，鼓乐喧天，簇拥龕子到佛国化局，松柏亭下。解扛索，济公下火。手执火把道：“大众听著：

师是我祖，我是师孙。

著衣吃饭，尽感师恩。

临行一别，弃义断襟。

火把在手，王法无亲。

大众且道，如何是王法无亲？

咦！

与君烧却臭皮袋，换取金刚不坏身。”

举火烧着，舍利如雨。中现远睹堂长老，叫曰：“汝等各宜保重！”说罢，化阵清风而去。斋毕各散。

## 10、分抢衣钵

济公从长老死后，愈加风发。首座曰：“你师父衣钵，交付与你！”济公曰：“我依[1]不要！”首座曰：“师父严命！”济公曰：“如此，且抬出来看。”首座令人一一扛出来。济公曰：“与我都开了锁道，大众各自来抢！”言讫，众僧打成团，搅作块，济公只捡光头上凿栗暴[2]。一时抢尽了。济公自此越风发了。

## 11、辞别灵隐

先是[3]有例，寺中住持若死过数日，请诸山会汤[4]议论，别请长老住持。首座曰：“众位和尚在上，自长老西归之后，这道济越风，搅得禅门不成规矩。今日列位在此，烦劝谏他。”监寺令侍者去请济公。

时济公在飞来峰牌楼下，引领许多小的儿在溪中摸鹅卵石。侍者曰：“济公！首座请许多和尚在方丈会汤，特令我来请你。”济公道：“必然请我吃酒。”便同侍者入方丈，相见了，济公呵呵大笑曰：“你们团团坐在这里，好似子孙堂[5]，只少个大均娘娘[6]！”首座曰：“你且莫疯。你师父已死，只有你在这里。你可做正事，也与师父争气。”济公曰：“争气争气，你们方才会汤吃酒，便不叫我，我偏是无分子息！我若争气，与你们每日打闹。”众僧曰：“某等清净禅门，如何用得这等无正事的！”济公曰：“看你这伙秃驴，理甚正事？正是冰炭不同炉，你看我不得，我看你不过。方才长老死得，便有许多说话！”是日就收拾了包袱，拿了禅杖，别诸山和尚，师父骨塔前拜了几拜便走。

---

[1] 依：音 n ó ng，我。古代吴人自称。

[2] 栗暴：弯曲手指戳打小孩头额。也作“栗爆”。

[3] 先是：此前。

[4] 会汤：聚餐。汤，汤饼，水煮的面食。

[5] 子孙堂：古代佛寺或道观为了迎合老百姓的需要而设置的专供信众求子的殿堂。

[6] 大均娘娘：大概是道教中主管送子的女神。

## 12、归家小住

济公离了灵隐寺，过了六条桥，迳到净慈寺，投宿一宵。次早，到浙江亭趁船，取路到台州。时有人报知王安世，舅舅[1]合家来接，喜不自胜。济公拜见舅舅、舅母，王全、嫂嫂都相见了。舅舅曰：“闻知你在灵隐寺出家，十分好。缘何不缉理[2]，身上这般模样？”济公曰：“舅舅差矣！出家人要好作甚么？我只是随口作几句诗词歌赋，吃几碗好酒，过得终朝便了。”济公连过十余日，舅舅要做衣服与他，罚誓不要，只是吃酒。或往诸山寺院闲走，作些诗赋。

忽一日，济公对舅氏曰：“我回天台已一年余，明日还杭州去。”舅氏曰：“你平日说与本寺僧众不睦，不如只在家。”济公曰：“这个使不得。”舅氏舅母苦苦再三劝他不得，乃恁他去。付与盘缠[3]，济公并不受，曰：“出家人做什么要银两安在身边？倒担干记[4]。”

## 13、回灵隐寺

当时辞别舅氏，离了天台，趁了江船，至浙江亭上岸。济公自思：“我若别处寺里去，又不怯气[5]。我系是灵隐出身，迳到那里，看这伙秃驴肯著[6]我否？”乃过慈云岭，迳投灵隐寺，到飞来峰，见一藏主[7]。藏主曰：“济公，你回天台去许多时，寺中换了住持昌长老，混名叫做‘檀板头’”。济公曰：“如此却难打



伙[8]!”

---

[1]舅舅：一作“舅氏”。

[2]缉理：缝补收拾。缉，本义“绩”，把麻搓成线，音 jī。

[3]盘缠：路费。

[4]担干记：一作“担干系”，意为担责任，心中惦记。

[5]怯气：服气。

[6]著：同“着”，接纳，安顿，安置。

[7]藏主：管理藏经的僧人。藏，音 zàng。

[8]打伙：搭伙，和谐相处。

迳投寺里，来到山下，见一首座曰：“济公，你来了！如今长老不比你师父。”济公道：“若得利害，不怕你们欺侮我。”首座曰：“我同你入见长老。”二人到方丈见长老。济公拜了。首座向前曰：“此僧乃先住持远长老的徒弟、道济是也。因还天台年余，才回。”长老曰：“莫不是能吃酒的济颠？”济公曰：“弟子出游一年，酒肉俱戒了。”长老曰：“若如此，可挂名字，收了度牒。”

济公但在云堂坐禅，闲时在殿上念经。两月余，再不出山门。

## 14、饮酒出游

时值残冬大雪，济公觉身体冷，来到香积厨[1]下向火[2]，露出一双精腿[3]。火工[4]曰：“你师父有许多衣钵与你，倒令人抢去。如此大雪，一双精腿，可不冷也！”济公曰：“冷自我受冻，也无妨。只是年余不吃酒，苦恼子！”火工等见济公说得伤心，便道：“济公！我们有瓶酒在此。请你吃，只怕长老知道。”济公曰：“阿哥，难得你好心！我躲在灶下吃。”一个便遮了，一个筛酒。济公吃了，便走出厨下来。

原来这酒不吃便没事，但吃便胆大，不顺长老的言语。迳出山门前，却好撞见飞来峰牌门下住的张公。张公道：“济公，多时不见你！”济公道：“阿公，说不得。自台州来，在寺年余，长老拘束得紧，不敢出寺门。今日偶到厨下，火工请我吃了一瓶酒，觉有滋味，特出寻个主人。”张公曰：“到我家吃三盃[5]，何如？”济公曰：“十分好。”跟了张公，迳出飞来峰。

---

[1] 香积厨：僧家的厨房谓之香积厨。

[2] 向火：烤火，取暖。

[3] 精腿：光腿。

[4] 火工：寺庙里烧火的工人。

[5] 盃：同“杯”。盃

张婆在门前，见老子领济公来，千欢万喜，曰：“和尚！多时不见！”都入里面。张婆烧两碗豆腐，烫一壶酒来。二人对坐，儿子筛酒。济公道：“阿公，难得你一家好心！”阿婆道：“和尚！别样便没，只这酒有！在此你只顾吃！”你一碗，我一碗，各吃十五、六碗，觉得醉了，济公起身，叫“聒噪[1]！”，阿婆曰：“这等晚了，见自[2]长老不许你吃酒，你今回去，倘说转来，连我也不知重。”济公曰：“阿婆说得是！我依只在这里，同你儿子歇一夜。”

---

[1]聒噪：音 guōzào，宋元时打招呼的习语。犹言“打扰了”、“对不起”、“麻烦了”等语。

[2]见自：即“现自”，现在正。

## 15、青楼访友

明早，济公见天色晴，道：“多时不入城相望朋友，今日走一遭。”张公家吃了早饭，一迳[1]来岳坟，正撞两对头踏[2]过。济公立住看时，乃王太尉[3]也。太尉见济公，慌忙下轿，曰：“如何多时不见？”济公将前事细说。太尉曰：“下官今日要去天竺，不得同你回府，汝明早[4]可来府中走一次。”济公道：“多感，多感！”太尉上轿去讫，济公自入钱塘门，迳到炭桥河下沈提点[5]家。此时提点不在，管店人见济公，连忙道：“里面请坐。我官人在此累累[6]念想。”儿子出来陪侍。茶罢，济公见提点不归，欲回寺，忽雪花飘舞。济公仰视[7]，作词云：

---

[1]一迳：一直。

[2]头踏：旧时官吏出行时的前列仪仗。

[3]太尉：官名。秦汉时为全国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历代多沿置，但渐变为加官，无实权。

[4]明早：一作“明日”。

[5]提点：本为官名，寓有提举、检点之意，从下文看，已泛用为对社会上普通男子的尊称。

[6]累累：犹“屡屡”、“数数”，多次，一次又一次。

[7]仰视：一作“遂乃”。

“凛冽同云生远浦[1]，长空碎玉珊珊。梨花满目泛波澜。水深鳌背冷，方丈老僧寒。

渡口行人嗟此境，金山变作银山。琼楼玉殿水晶盘。王维饶善画，下笔也应难。”

（右调临江山[2]）

题毕，寻思沈提点定在漆器桥小脚儿王行首[3]家。次早，不别其子，迳往漆器桥来。至其家，问奶子[4]曰：“沈提点在你家否？”奶子曰：“方才出去洗浴。”济公曰：“如此，我等他。”便上楼去。见王行首睡熟，济公轻轻掀开被儿，踏床[5]上拿只小鞋儿，放在阴门上，便下楼，却好撞著沈提点。提点曰：“久不见，缘何在此？”济公曰：“我昨日特来寻你，不在家，料必在这里。起早特来，你又去洗浴。”提点道：“失迎！且上楼去吃早饭。”

---

[1]浦：音 pǔ，水滨。

[2]临江山：一作“临江仙”。

[3]行首：宋元时上等妓女的称呼。行，音 h á n g。

[4]奶子：方言“妈妈”的意思，此处指鸨母。

[5]踏床：床前搁脚或鞋的踏板或小几。

二人同上楼，时王行首正睡觉。提点见这鞋，心内不然，问曰：“谁上楼来？”奶子曰：“济公。”提点曰：“出家人，甚么道理？”济公曰：“冲撞，冲撞！不是我依无礼，有一段因缘。”提点曰：“愿闻！”济公念出一词，云：

“蝶恋花枝应已倦，睡来春梦难醒。罗衣卸下不随身。三魂游阆苑，七魄绕蓬瀛。

故把罗鞋遮洞口，须知觉后生嗔。非因道济假人情，断除生死路，绝却是非门。”

（右调临江仙）

提点大笑曰：“佳作！”奶子托三碗点刹酒[1]至，济公吃了一碗，曰：“不济事。”行首曰：“我不吃，你都吃了。”济公又吃一碗。奶子搬早饭来，二人吃了。济公曰：“多谢，多谢！万松岭王太尉望我今日来，且去见他一面。”提点曰：“回到我家走一遭。”

---

[1]点刹酒：略喝一点儿酒意思意思、点缀点缀，称为点刹酒，如吃点心一样。

此处意同开胃酒。点刹，江南方言，“点心”义。明赵南星《笑赞》第十三则

《钟馗》：钟馗喜欢吃鬼，钟馗妹妹给他送寿礼，礼贴上写着：“酒一尊，鬼两个，送与哥哥作点刹。哥哥若嫌礼物少，连挑担的是三个”。

## 16、贪酒遇窘

济公迳投清河坊来。行至升阳宫[1]酒库对门，见个豆腐酒店好买卖，推出涌入。济公见雪飘将下来，且去买几碗吃。济公坐定，酒保[2]问：“和尚吃多少？”济公曰：“胡乱吃些。”酒保将四碟菜、一盘豆腐、一壶酒、一只碗，济公吃了一壶，觉酒有滋味，又取一壶，吃了，再要一壶。酒保曰：“和尚！我家酒味重，只好吃两壶。”济公曰：“干你甚事！只顾筛来！”又吃了两壶。济公身边无一文钱，一眼只望门前施主。正值雪落，过往人少。酒保来会钱[3]，济公曰：“我依不曾带来，除我除。”酒保曰：“这和尚好没来由[4]！认得你是何人？”济公道：“我是灵隐寺的僧，著人跟去便有！”酒保曰：“哪有许多功夫！便脱这破直裰来当。”济公曰：“我叫做菜馄饨，只有这片皮包着，如何脱得？”

---

[1]升阳宫：原作“宗阳宫”，据后文改。

[2]酒保：酒店里的伙计。

[3]会钱：结账。

[4]没来由：没道理，无缘无故。

二人在门首撕扯。对门升阳宫酒楼上人[1]望见[2]酒保扯的和尚好象济公，便令侍者去叫二人上来。酒保同济公到对门楼上。济公看时，乃是沈提点兄弟沈五官。济公曰：“你在此快活，我被拖住讨酒钱！”沈五官曰：“便是望见，因此特来相请。”济公曰：“再迟些，我这片黄皮被脱去了[3]！”众人大笑。沈五官

吩咐酒保回去：“济公的钱我还。”酒保去了。

---

[1]人：一作“有一官人”。

[2]望见：一作“看见”。

[3]了：一本无“了”字。

## 17、饮酒吟诗

济公曰：“聒噪阿哥，解了这结。”沈五官曰：“如此大雪，同陪提点一坐。”三人从头又吃。济公已有酒，略吃几杯，便觉道醉。五官曰：“你方才乞[1]这样亏，何不作首诗？”济公便吟四句云：

“惯会饕斋[2]觅主人，身边零钞没分文。

谁知撞见真经纪[3]，不遇檀那[4]怎脱身？”

五官人道：“你吃几碗？”济公又念四句云：

“平生只爱呷黄汤，数日无钱买得尝。

今幸见君君莫阻，再求几碗润枯肠。”

五官人大笑，令酒保只顾筛酒。济公吃了十余碗，又念[5]四句云：

“昔日曾闻李谪仙，饮酒一斗诗百篇。

感君慨赐无慳吝，贫衲何尝出口涎？”

李提点大笑。五官人又斟酒与济公吃，济公大喜，又作四句云：

“自来酒量无拘管，惟有穷坑填不满。

要同毕卓[6]卧缸边，告君再觅三十碗。”

---

[1]乞：一作“吃”。

[2]饕斋：贪斋。饕，音 t ā o，贪食。

[3]经纪：商贩、生意人。

[4]檀那：又称檀越，义为施主。

[5]念：一作“作”。

[6]毕卓：晋朝人。好饮酒，常酩酊大醉。曾为高官，因清廉，退休后无钱买酒，夜里到邻舍偷酒喝，醉倒在酒缸边。天明被邻居发现，大家感慨不已，传为佳话。

五官见济公醉了，叫当值来吩咐，叫三个唱的~~行立~~衍[1]来。不多时，三个唱的来到[2]。五官身边坐一个，李提点身边坐一个。五官曰：“济公！我见你冷静[3]，特请娘子相陪！”济公曰：“好，好！”作诗一首云：

“每日贪杯又宿娼[4]，风流和尚岂寻常？

袈裟[5]常被胭脂染，直裰时闻腻粉香。”

五官道：“这里无人，济公可同娘子一睡。”只见酒保上来道：“使不得！”济公吟诗一绝，云：

“满库琼芳斗色鲜，就中一朵最堪怜。

恁伊万种风流态，惟有禅心似铁坚。”

五官喜曰：“真佳作也！”济公又吟一绝，云：

“昔我父娘作此态，生我这个臭皮袋。

我心不比父娘心，我心除酒都不爱！”

吟罢，又吃几碗。渐渐天晚，五官曰：“济公！晚了，回寺不得。”

---

[1] 行院：音 háng yuàn，即“行院”，意为妓院、妓女。此处指妓女。

[2] 来到：一作“行院”。

[3] 冷静：冷清。

[4] 此句一作“不是贪杯便宿娼”。

[5] 袈裟：比丘的法衣。有不正色、坏色、染色等意义，因为出家比丘所穿的法衣，都要染成浊色，故袈裟是依染色而立名的。又因其形状为许多长方形割截的小布块缝合而成，有如田畔，故又名割截衣或田相衣，亦称福田衣。有大、中、小三件，大者名僧伽梨，又名九条大衣；中者名郁多罗，又名七条衣；小者名安陀会，又名五条衣。

## 18、妓家留宿

五官令当值扶济公下楼。与李提点别了，二人径到新街刘行首家。

虔婆[1]接见，十分欢喜，道：“五官人，今日如何带这醉疯和尚来？”五官曰：“他晚了，回寺不得，同来借歇。”虔婆曰：“无碍！”便叫两个女儿来相见，令安排酒。五官曰：“我们已醉。”五官令大姐同济公去睡，五官与二姐睡了。

大姐推济公入房中，坐在床上，关了房门，与济公脱衣裳。济公曰：“啊呀，罪过相！”被大姐缠得酒醒，起身开房门欲走，又怕巡夜的捉住。只见春台[2]畔大火箱有些热，便扒上去，放倒头睡了。大姐也自去睡了。

济公听得朝天门钟响，急扒起来，推窗一看，东方已动，遂题一绝，云：

“暂假[3]夫妻一宿眠，禅心淫欲不相连。

昨宵姑顺君台[4]意，多与虔婆五贯钱。”

题罢，见[5]台子上有昨夜剩的酒一壶，乃饮毕，又吟一绝，云：

“从来诸事不相关，独有香醪[6]真个贪。

清早若无三碗酒，怎禁门外朔风寒？”

---

[1] 虔婆：鸨母。

[2] 春台：长方形的食桌。

[3] 假：一作“借”。

[4] 君台：对对方的敬称。

[5] 见：一作“看见”。

[6] 香醪：香美的酒。醪，音 laó，汁滓混合的酒。

济公写讫[1]，遂开[2]大门，一迳去了。虔婆听得门响，急起视之，只见台子上一幅字纸，独大姐睡著。问时，大姐曰“夜来如此如此”，虔婆曰：“真童男子也！”须臾，五官起，问济公，虔婆曰：“早去了！卓[3]上遗幅字纸在此。”五官一见，乃曰：“不枉了出家人！”

---

[1] 一作“济颠题毕”。

[2] 开：一作“拽开”。

[3] 卓：即“桌”，下同。

## 19、布施乞儿

却说济公踏冻出[1]清波门，自思：如今身寒、肚又饥，且去万松岭寻个施主，讨些早饭吃。迳赴陈太尉府前，见一门公[2]扫地。济公曰：“烦与我通报。”门公乃去箕帚，入报。太尉慌忙走起，迳到厅上。济公向前问讯，太尉曰：“如何久不相见？”济公曰：“归家一年；回寺被长老拘束得紧。数日前得火工三碗酒吃，吊动念头，连日在城中同沈五官闲戏。日昨去新街刘行首家歇，起早外[3]出，特到府中。”太尉大笑，“取汤来！”济公曰：“汤不要吃。”太尉曰：“我理会的，你只要酒吃！”命当值[4]的整治肴馔酒果，济公吃了十五、六碗。太尉曰：“你身上冷否？”济公曰：“顽皮袋，由他冻！”太尉曰：“你身上穿一领破直裰，脚下著一双破僧鞋[5]，赤条条露双腿，我今送你一疋绦子、一个官绢，做件衣服；银一两，作裁缝钱。”济公曰：“我依无有报答你，你明年上冬有场大灾，你将纸笔过来，取个香盒，闲人暂退。”济公遂写字放在香盒内，如法封固，付与太尉，令安在佛堂前，明年有灾时可开来看。其后太尉忽患一发背[6]，大如茶瓯，痛不可忍，百般医治不痊，猛然思起济公留下香盒，急取来看。但见盒内写着一方，太尉如法修合，遂果获效。此系后话。

---

[1] 出：一作“至”。

[2] 门公：看门人。

[3] ?：同“外”。

[4] 当值：当日值班的仆人。

[5]僧鞋：一作“草鞋”。

[6]发背：中医学病名。生于背部（督脉部位）的有头疽。有上、中、下之分。上发背生于天柱骨下，中发背生于背心，下发背生于腰部对脐处。

且说济公其日得了绦子、官绢、银两，遂拜谢太尉。才下岭，见一伙乞儿冻倒在地。济公曰：“苦恼！我有些东西与你。”袖中摸出绦子、官绢、银两，尽与众人。

## 20、中计被逐

迺归到灵隐寺，见首座曰：“你连日在何处？”济公曰：“我连日在升阳楼饮酒，新街里宿娼。”首座曰：“好，好！你又吃酒，又歇娼！”济公曰：“我明明里去，不[1]强如你们黑地里去？”首座曰：“长老昨日问我，我说你十六厅朝官处探访。原来这样胡行！”

急拖入方丈见长老，言济公私自出去吃酒宿娼。长老大怒，令侍者打二十，拖倒揭起直裰，济公却不穿裤子，转身露出面前那物事来。众僧大笑。长老曰：“这厮如此无礼！”首座曰：“先师护短，容他惯了。”长老曰：“风颠之人！不必打他，且放起来！”济公呵呵大笑，出方丈来，曰：“你们拖我见长老，却不打我。好汉子，和你跌三交[2]！”众僧曰：“不睬你这风子！”济公曰：“贼牛们，却又怕我！”

自此愈加风颠。众僧皆来同长老计议，怎生逐得他出去。长老曰：“他是先师徒弟，如何逐得？”监寺曰：“某有一计，自然使他安身不得。”众曰：“却是怎么？”监寺曰：“比先[3]寺中有个盐菜化主[4]，每日化来常住公用。此职事最难，他化不得，自羞回也。如今可买一樽酒，整顿斋，使他大醉。倘若应允，亦不过月余矣。”众僧曰：“妙计！只恐他不允。”监寺曰：“他只要酒吃。”

---

[1]不：一本无“不”字。

[2]交：一作“跤”。

[3]比先：从前，原来。

[4]化主：寺庙里专门负责求讨、募化的人。

是日，整斋置酒，请济公吃。济公到方丈坐定，曰：“长老唤我做甚么？”长老曰：“众僧买酒，在此请你。”济公曰：“却又跷蹊[1]！你且说为何请我？”长老曰：“我初住持，不识前事。先是此等[2]有个盐菜化主，如今一向无人。今欲立个化主，要你开疏头[3]，因此请你。”济公曰：“既要写疏，且只吃酒。若醉，方有文章。”长老曰：“你只顾吃。”当时行童将只大碗，放在济公面前，一上[4]吃了三十余碗暂住。侍者遂将文房四宝放在桌上，浓浓磨墨，济公起身，拂纸而就，文不加点，云：

“伏以终朝易过，衣食难求。

空门内皆依檀那，寺院中全凭施主。

倘无施主，房宇便东倒西歪；

若没檀那，和尚就忍饥受饿。  
衣非绫锦，也须得棉布遮身；  
食不珍馐，亦必用酸羹过粥。  
费用虽不奢华，人多也难挣挫[5]。  
辄持短疏，遍叩高门：  
不来求施衣粮，但只化些盐菜。  
灶户口烧造殷勤，园圃人种作劳碌。  
羞将痴脸恳求他，全仗劝欣资助我。  
莫怪贫僧朝朝饶舌，皆因弊寺[6]日日用它。  
一碗糙米粥，无它怎送入饥肠；  
半碟黄酸羹，有你乃能充饿口。  
和尚个般苦恼子，达官普发欢喜心。  
日化八贯资财，供入常住增富贵；  
朝添三宝贤圣，愿祈施主永安宁。

谨疏。年月日。”

---

[1] 跷蹊：音 qi ā oqi，即“蹊跷”，奇怪，可疑。

[2] 此等：疑为“此寺”。

[3] 疏头：原指旧时向鬼神祈福的祝文，此处指疏引，即募捐簿前的简短的说明文字。

[4] 一上：一下子。

[5] 挣挫：即“挣阨”，犹言挣扎，勉力支撑。

[6] 弊寺：即“敝寺”，对自己寺庙的谦称。

济公写罢，长老并众僧都喝彩。令行童取酒来，济公又吃了十余碗。长老曰：“一客不烦二主，再浼[1]你作个化主。”济公曰：“我是风子，如何做得？”监寺曰：“济公结识的是十六厅朝官，十八个财主。莫言一日八贯，便是八十贯，他也化得！”长老曰：“原来恁地。”济公曰：“相识家，正好[2]索他些酒食，如何又化他钱财？”长老曰：“你胡乱化半年三个月，我这里便令人代换。”



济公此时已醉，应道：“吃了你们酒，如何推得过？”长老大喜，便叫铺香花灯烛，请济公坐了，受长老三拜，收拾斋衬果品，遂别长老，出方丈，心内暗思：“我反被局[3]了！在这里亦不秀气[4]。不如一发[5]起了度牒，别处去罢。”转入方丈，长老问：“何故又回？”济公曰：“我思做此化主，永免[6]去各处去化。身边又无度牒，只道我是野和尚，故此回取度牒。”长老曰：“说得是。”即令监寺取度牒付与，济公收了，自去。

---

[1] 浼：音 mǐ i，同“浼”，请托，央求。

[2] 止好：同“只好”。

[3] 局：设圈套陷害。一本“局”前有“他”。

[4] 秀气：美气，舒服。

[5] 一发：一起，一并。

[6] 永免：一作“未免”。

## 21、投奔净慈

且说济公出山门，迺到白乐桥，坐思：“这伙秃驴，合成圈套，明是局我出来。净慈寺德辉长老平素与我契合[1]，我往投他，必然见留。”迺往净慈寺来，入见长老问讯。长老曰：“济公何来？”济公曰：“说不得！弟子被众局我做盐菜化主，弟子初时不肯，后被他灌醉，一时应承[2]。今思明是局我出门，故特来投，希留为爱。”长老曰：“你是灵隐寺有分子孙，如何空身出来？”济公曰：“我不要他东西。只因被这般欺侮，过不得，望我师慈悲。”长老曰：“留自留你，只是昌长老面上不好看。老僧明日写一柬去，他若回字来，那时收你，两家都好看。”济公曰：“我师见是。”

当晚济公就方丈中暂歇。次早，长老写了书，差传使诣灵隐寺。时昌长老正在方丈中坐。侍者报：“净慈寺传使在此。”长老交[3]进来。传使将书呈上，云：

“南屏山净慈寺住持比丘德辉，稽首[4]师兄昌公法座前：

即晨新篁[5]渐长，绿树成荫。恭惟尊候安享禅规，倍增清福。

上刹散僧道济到敝寺言：蒙差作盐菜化主，醉时应允，醒却难行。避于侧室，无面回还。

特奉简板[6]，伏望慈悲：

念此僧素多酒症，倘觑薄面，明日自当送上。”

昌长老一见大怒，曰：“道济受某三拜，不曾化得半文钱，便来讨钱，我寺决不用他！”令侍者取笔，就简板后批八字，云：“似此颠僧，无劳送至！”批罢，付与传使自回。

且说德辉长老正与济公话间，忽见传使至前施礼，将前言细说，呈上简板。长老大怒曰：“这畜生！我又不受你管，如何这等无礼！”济公曰：“便是檀板头

不晓事，只为我交长老受气。”长老曰：“济公！我收你在此，替我争气，就升你本寺书记僧[7]，一应榜文开疏，俱是汝。”济公谢了长老，自去选佛场坐禅念经。

---

[1] 契合：意气相投，投合。

[2] 应承：同意，答应。

[3] 交：同“叫”。

[4] 稽首：古时的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的。

[5] 新篁：新生的竹子。

[6] 简板：同“简版”，代指书信。

[7] 书记僧：禅林六头首之一，主管文疏翰墨之类的工作。

## 22、赌棋挥毫

不觉已过月余。忽一日，济公闲步出山门，走至长桥堍[1]下，只见卖馄饨[2]儿王公在门首播荳[3]。王公曰：“济公，多时不会！”济公曰：“我被灵隐寺赶出来，今共你作邻舍。”王公曰：“你坐一坐，待我买卖净些，同你下棋。”就掇条凳子，在门前安下棋盘。济公曰：“我依赢得，吃一盘馄饨；若输了，你便打我一个栗暴。”王公大笑。二人下了五、六盘，济公却输了一盘。王公曰：“出家人，不打你，只与我写一招牌。”济公曰：“我无酒却写不得。”王公便与济公对门方家酒店里，济公一上吃了十五、六碗，曰：“你要写甚样招牌？”王公拿出一幅纸，济公提起笔，便写下十字，云：

王家清油细荳大馄饨儿

写毕，济公曰：“我吃你酒，无物相谢，我将方才下棋为题，写一篇文在粉壁[4]上。”词云：

---

[1] 堍：音 tù，桥两头向平地倾斜的部分。

[2] 馄饨：亦作“骨饨”，一种面食。一说即“馄饨”。

[3] 荳：同“豆”。

[4] 粉壁：涂饰过的墙壁。

“无为堂上，敌手相逢。

移来一座水晶盘，倾下两行碧玉子。

聚三掣五，夺角争先。

静悄悄，向竹坞松轩；

冷清清，对茅亭菊槛。

排成形势，黑丛丛，万里干戈；

摆定机关，白皎皎，一天星象。

休言国手，谩说神仙。

遍九州，夺利于蝇头；

布三路，图名于蜗角。

纵横在我，敲磕由他。

个中诀，破著精神，要使英雄满天下。

咦！

除非有个神仙路，冲破从来七九关。”

## 23、济颠化缘

济公写罢，作谢出门，迳往万松岭望毛太尉。太尉却好在那里射箭。济公向前施礼曰：“太尉射得好！”太尉急忙歇箭，曰：“何故久不会？”济公把前事细说。太尉曰：“今日热，同你竹园中乘凉吃酒。”至晚而散，仍于府中歇住五七日。济公曰：“我还要去望陈太尉。”遂别。

迳到陈太尉府前，门公通报，太尉出迎。茶罢，便令安排品馔，饮酒至晚，又留在府中。

歇住二、三日，济公猛醒曰：“长老把我为人，运出来十余日，他必嗔怪。”遂别太尉，迳来净慈寺。

却说德辉长老半月不见济公，心中嗔恼，差火工四下寻觅。到长桥，只见济公在馄饨铺中。火工向前曰：“济公，长老有请！”济公便起身。入方丈，见长老，长老曰：“老僧再三嘱咐，缘何不改前非？”济公跪在面前，曰：“告我师慈悲，弟子许久不去望相识，偶至万松岭，蒙毛太尉留住五、七日，陈太尉府里住二、三日，故此耽搁了。”长老曰：“我不信！二位太尉是朝廷近侍官，如何敬你？且说你的本身事，我便饶你打。”济公请执笔，便作一词，名《临江仙》，云：

“粥去饮来何日了？都缘皮袋难医。这般躯壳好无知，入喉才到腹，转眼又还饥。

惟有衲僧浑不管，且须慢饮三杯。冬来犹挂夏天衣，虽然形丑陋，心孔未尝迷。”

长老大喜，曰：“既然朝官与你好，如何做不得盐菜化主？”济公曰：“做倒做得，争奈不怯气[1]，化来请这伙贼秃。若是长老这等相爱，休说盐菜，便一

日要十个猪也有!”长老大笑道:“我寺中原有寿山福海藏殿,如今坍坏[2],若得三千贯钱,便可起造,你化得否?”济公曰:“非是弟子夸口,三千贯,只消三日便完!”长老便令侍者请监寺买办酒肴素食,罗列方丈,长老亲陪济公,吃得大醉。长老曰:“要开疏头,你醉了。明日写吧!”济公曰:“我是李太白,但酒多越好。”乃令行童取过文房四宝,浓磨了墨,济公提起笔,一扫而就。云:

“伏以佛日增辉,法轮长转。

夫佛日者,乃佛光洞照;

法轮者,是法力传流。

切见南屏山净慈寺,

承东土之禅宗,禀西湖之秀气。

殿阁轩昂,门楼高大。

近因藏殿倾颓,便觉僧家寥落。

是以法轮不动,食轮怎得周全?

藏殿若完,佛殿自然气象。

欲得寿山福海庄严,须仗达官长者欢喜。

舍金赐钞,须休心下踌躇;

运木担泥,且便眼前成就。

轮转无休,檀那永固。

募缘化主、书记僧道济谨题。”

---

[1]不怯气:犹言不服气。

[2]坍坏:倒塌,塌坏。坍,音 t ā n。

写罢,长老大喜。次早,济公到方丈别了长老,出门迳投万松岭来。忽听一声喝道,言“太尉朝回。”少顷,毛太尉近面。太尉曰:“这早何处去?”济公曰:“我早,太尉又早。”太尉曰:“我是官身,朝里去方回。你出家人,正好稳睡。”济公曰:“亦有一事,睡不能熟。进府诉禀。”太尉使令整治早饭。问济公:“适间欲说甚话?”济公曰:“敝寺有座寿山福海藏殿跌倒,今欲修造,须三千贯钱。因此特来,望太尉一力完成。”将出疏簿递与。太尉曰:“我哪有三千贯?些少布施[1]使得。”济公曰:“叫我再化何人?”太尉曰:“既如此,可停一两月。待下官俸集[2]。”济公曰:“个[3]却使不得。三日内便要。”太尉曰:“你正是风子!三千贯钱,如何更有?”济公撇了疏簿,急急起身。太尉赶出去,将疏簿去还他。济公拿起,又丢入去,一迳奔走。太尉吩咐门公,“今后济风子来,休放进府!”

且说济公迳自回寺。首座问曰:“化得若干?”济公曰:“后日皆完。”首座曰:“今日无一文,后日哪得完?”济公曰:“不要你忧,我自有道理!”首座说与长老,长老亦不信。

次日,众僧咸对长老言:“济公今日不出去化,因在灶下捉虱子。明日如何有?”

---

[1]布施:把自己的福利施给他人。

[2]俸集:筹集。俸,同“凑”。

[3]个：这个。

## 24、太后感梦

第三日，毛太尉早朝，但见一皇院子[1]来道：“娘娘有旨，宣太尉。”急忙到太后宫中，拜舞[2]罢，太后曰：“毛君实，子童[3]夜来三更时分，见一金身罗汉言道，‘净慈寺寿山福海藏殿崩坍，化钞三千贯；再言疏头在汝家，后有名字。’”太尉大惊，暗思：“济公非凡人也！”乃启奏曰：“娘娘，两日前，净慈寺书记僧委[4]有疏头，留于臣处。”太后曰：“宝库内有三千贯脂粉钱，子童共你到净慈寺，认此金身罗汉。”

---

[1] 皇院子：皇家的仆役。院子，宋、明、清初戏曲小说中称仆人为院子。

[2]拜舞：古时臣下朝拜皇上或拜见皇后之礼节。

[3] 子童：后妃或仙女的自称,此处是太后自称。

[4] 委：确实。

太后懿旨，备办銮驾，嫔妃彩女，随往净慈寺行香。毛太尉押解三千贯钞。其日，济公在房中曰：“此时将及来也。”行出[1]房门，高叫：“都来接施主！”使[2]去擂鼓撞钟。长老听得，急使侍者问消息。只见门公报道：“有黄门使[3]来，说太后娘娘行香。”长老忙披袈裟，出方丈，引满寺五百余僧迎接。只见太后凤辇到来，长老等于山门外接见，娘娘谓长老曰：“子童昨夜三更时分，梦一金身罗汉来化钞三千贯，修造藏殿，今日送钞在此，子童要认这尊罗汉。”

长老见说，抬着香炉，引五百余僧，团团在佛殿上看经。此时济公来在殿内[4]，却从面前过。太后指曰：“正是此僧！”方欲下拜，济公急忙打个根斗[5]，裤儿不穿，露出前面这件物事，扒起便走。长老就奏娘娘曰：“此僧平日有些风症。”太后令毛君实将三千贯交与库师[6]收了，太后自回。

长老众僧送出山门，自回方丈，令寻济公不见。忽一侍者来曰：“济公引领一伙小儿，撑一只船，到西湖采莲。”长老曰：“济公要这藏殿完成，一时遂显灵感。今恐被人识破，故作此态。”

---

[1]行出：一作“走出”。

[2]使：一作“便”。

[3]黄门使：宦官使者。

[4]殿内：一作“数内”。

[5]根斗：一作“筋斗”。

[6]库师：一作“库司”。

## 25、超度虾蟆

济公将船划过石岩桥登岸，令小儿划船回去，却自望古荡里摸去。教场桥登东厕[1]，只见尿缸内一个虾蟆，浸得老涨的。济公曰：“苦恼！亦是轮回[2]，我与你下火。”作颂云：

---

[1]东厕：厕所的古称，今犹见于农村口语。厕，音 si。

[2]轮回：谓众生从无始以来，展转生死于三界六道之中，如车轮一样的旋转，没有脱出之期。

“这个虾蟆，死也倔强。

瞑目并牙，跏趺[1]合掌。

佛有大身小身[2]，即非我相人相[3]。

一念悟来，离诸业障[4]。

咦！

青草岸边寻不见，分明月夜梨花上。”

济公念罢，只见半空中青衣童子叫曰：“多亏师父，已得超升！”众皆喝彩。

---

[1]跏趺：本是佛陀的坐法，即盘膝而坐。

[2]大身小身：大身，指佛的法身遍虚空界；小身，指佛的丈六金身之化身。

[3]我相人相：是《金刚经》四相中之二相。一、我相，即在五蕴法中执著有一个实在的我，有我之所有；二、人相，因为执著有实在的我，站在我的立场，就称他人为人，产生人相；三、众生相，与我对待的众生不止一个，所有人及非人的差别相，是为众生相；四、寿者相，即在一期的生命中，执著寿命的长短。

[4]业障：由前生所作的种种罪恶而使今生遭遇种种障碍，称为业障。如所作所为皆不如意，就是业障的缘故。

## 26、他寺留连

忽一人拖住济公曰：“师父！同你前面坐一坐。”济公曰：“阿哥！你何处？”那人曰：“我是西溪安乐山永兴寺[1]。长老闻清溪道士徐公说上人清德，累欲一见，今日小人有缘，且去饮三杯。”

二人行过古荡街，迳望永兴寺来。此时长老正在山门下乘凉，济公向前施礼。长老曰：“师兄何来？”砧基曰：“此是济长老也。”长老大喜，请入方丈，宾主坐定。茶罢，问砧基何处相遇，砧基说虾蟆下火故事，长老叹羨，令整酒馔。济公恁意[2]饮了一夜。

---

[1]从下文看，此处少“砧基”二字。

[2]恁意：同“任意”。恁，音 rèn。

次日，请徐提点陪侍。长老要造安乐桥，浼济公开疏，云：

“伏以山藏古寺，水接平桥，

西溪市北，安乐山桥，

坍塌年深，往来不便。

欲建运云之势，全凭驾石之功。

资金浩大，独力难成。  
辄持短疏，遍扣[1]大檀：  
诚哉劝资，慨然乐助。  
叠石横空[2]。  
杜预[3]建时，从古有跨溪通道；  
相如[4]题后，岂今无惭风漱石？  
还爱月盈河，  
水流碧草环中过，人在苍龙[5]背上行。  
桥梁万代，福祿无穷。”

---

[1]扣：一作“叩”。

[2]此句后疑少一句话。

[3]杜预：晋朝京兆杜陵人。字元凯。官河南尹、度支尚书。力赞伐吴，继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镇襄阳。征发民工，兴修水利，灌田万余顷，被称为“杜父”。太康元年率兵灭吴，以功封当阳县侯。博学、多谋略，人称杜武库。自谓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传集解》，为流传至今最早的左传注解。《晋书》有传。

[4]相如：即司马相如。汉成都人。字长卿。武帝时，因献赋被任命为郎。曾通使邛、笮有功。著作有《子虚》、《上林》、《大人》等赋，以讽喻为名，铺张皇帝打猎和观赏歌舞的享乐生活，以及游仙故事。文字华丽雕琢，成为汉魏以后文人赋体的模仿对象。《史记》、《汉书》皆有传。

[5]苍龙：一作“青龙”。

写罢，二人迤逦行至崇真寺夜宿。次日[1]，到洗马池闲玩。题云：

“昔日曾闻洗马池，悠然此景在西溪。  
风生水面波纹细，日上[2]堤边树影低。  
水底青天沉翡翠，波中明月浸琉璃。  
何如花下退朝[3]去，喜看鸳鸯戏石矶。”

自是济公只在永兴寺、崇真寺、清溪道院几处盘桓，不觉过了四个月。时值初冬天气，济公觉道身冷，思量“我出来长久，须回寺去。”于是别了长老并徐提点，便向石人岭来。

时见上天竺忏首同一道人坐地，见济公来，二人起身相见。忏首曰：“汝在何处？长老差人各处寻觅。”济公曰：“我在永兴寺住了四个月，恐长老见嗔，今日故回。汝等何往？”忏首曰：“你不知。我寺讲主[4]九月二十夜著贼偷得一空，闻知西溪街上郑先生卜得好卦，故令我问课回来。”济公曰：“我实不知。既如此，同你去望他。”

二人落了石人岭，迳至宁棘庵。讲主正在方丈中烦闷。济公向前施礼，曰：“失彩[5]，失彩！”讲主曰：“久不相会！何故不来看我？”济公曰：“我依今日偶遇忏首说，特来望你。”讲主曰：“老僧挣了一世，今一夜皆空。”济公曰：“出家人，要财物何用？待他偷去，倒省得记挂！”讲主曰：“我积趲[6]来，要修僧房、起钟楼，今被偷去，与外人说不得，只好自知，故此烦闷。”济公乃曰：“如此，我作一律，替你解闷。”题云：

---

[1]次日：一作“次早”。

[2]日上：一作“日落”。

[3]退朝：同“退潮”。

[4]讲主：讲经的座主。

[5]失彩：运气不佳。

[6]积趱：同“积攒”。

“哑吃黄瓜[1]苦自知，将丝就纵落人机。

低田缺水遭天旱，古墓[2]安身著鬼迷。

贼去关门无物了，病深服药请医迟。

竹筒种火空长炭，夜半描龙画向谁？”

讲主大笑，曰：“妙哉，双关二意！我肚中多闷，你休回去，在此相伴，解叹[3]我也好。”济公曰：“只怕无酒吃。”讲主曰：“别物无有，惟酒你吃不了。”济公曰：“既有酒，莫说一两月，便是一两年，也在此。”众人大笑。

自是济公又在天竺过了两月。看看腊近，讲主留过年。济公曰：“这却使不得！须回寺过年。”

---

[1]黄瓜：一作“黄连”。

[2]古墓：原作“古菓”，据《醉菩提》改。

[3]解叹：解除心中郁闷之气。

## 27、回寺过年

乃别讲主，向净慈寺来。山门口撞见监寺曰：“济公！一向在何处？”济公曰：“我在老婆房里。”监寺曰：“你是风子，我不理你！”

济公迳入方丈，见长老，向前施礼。长老曰：“不与老僧说知，一直出去半载，是何道理？”济公曰：“偶然闲走，望长老慈悲。”长老道：“我却不怪，反被众人笑。”济公曰：“今后再不敢如此。”

自此济公只是坐禅念经。

## 28、化笋尝新

时值三月天气，济公对长老说：“我从归寺，并不曾出门。今欲出去望相识，特禀长老。”长老曰：“你去，只可一两日便回。”济公曰：“谨领。”乃离方丈，迳投万松岭来。至毛太尉府，令门公通报，太尉忙出迎接。入座，茶罢，太尉曰：“自从同太后娘娘到你寺，已半载余矣。”济公曰：“向日深亏相公，完成这庄[1]胜事。近思酒饮，特来相探。”太尉曰：“你且坐。今日园子[2]掘得些笋，将一半进朝，一半在此。令煮来与你尝新。”济公大喜，一上吃大半碗，道：“滋味极美。佛语云‘一寸二寸，官员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吃；和尚要吃，直待织壁。’我依亏太尉，得尝新。长老在寺，梦也梦不见。我且剩几块，持归奉长



老。”太尉道：“此是残剩，另将一盘来，用荷叶包固。”济公提荷叶包作谢，遂行，一路向净慈寺来。

山门下首座曰：“手里包儿，莫非狗肉？”济公道：“不是。包内之物，你们梦也梦不见。”众曰：“却是甚么？”济公把包儿塞将过去，曰：“你且闻一闻。”迳入方丈。长老曰：“你今如何便回？”济公曰：“我一迳毛太尉府中去，却好尝新笋。我讨得一包，与长老尝新。”长老曰：“难得你！”济公令侍者取一盘来，将荷叶包解开，倾在盘内，托上长老面前。长老吃了三二块，人各分些。

---

[1]庄：同“桩”。

[2]园子：园丁。一本作“园中”。

众僧皆来讨笋吃。长老曰：“有数这些，都分了。”济公曰：“我依在毛太尉府中说禅机，漏[1]将笋来，你们只顾白口要吃。”长老曰：“你说甚么禅机？”济公曰：“一寸二寸，官员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吃；和尚要吃，直待织壁。”长老曰：“绝妙，绝妙！”众僧曰：“你化些来，与我们尝新也好！”济公曰：“众僧有将新笋为题，作得一诗，我依便去化两担来。”长老便作一绝，云：

“竹笋初生牛犊角，蕨芽新长小儿拳。

旋挑野菜炊香饭[2]，便是江南二月天。”

济公曰：“今日不许，明日也无。后日还你两担。”长老曰：“这新笋初生，如何论担？”济公曰：“休要管。”

次日，济公迳投万松岭毛太尉府里来。到厅[3]坐定，济公曰：“昨日蒙赐笋，长老吃了，众僧都讨，我依一时说了口，今日故来化缘[4]两担。”太尉曰：“若过十余日，出得广时，便有；如今初放标[5]，何能论担？”园子曰：“昨夜颇暖，都钻出头来。”太尉喜曰：“将疏头来，与你笋！”济公请纸笔，一挥而就，云：

“锦屏破玉，偏宜我等斋盂；

粉节出墙，已属他人风月。

正好拖泥掘出，哪堪带露担来。

盐油锅内，炙就黄金，

汤水釜中，煮成白玉。

满满盛来，没底碗子；

齐齐吃去，无心道人。

趁嫩正好结缘，没后难得[6]进口。

山僧尽尝，滋味鲜甜；

施主专享，福禄永固。”

太尉喜曰：“今日方透芽，且养它一夜，明早掘去，还多得些。”济公曰：“正好，正好！”太尉当晚留济公在府歇了。次早同济公步入竹园中，只见掘起约有五担。拨[7]五个当直[8]人挑送。济公谢了太尉，投净慈寺来。

众僧在山门下，遥见济公领五担笋来，急报长老。济公曰：“笋便化了，你等可出五百文钞还脚钱[9]。”长老曰：“老僧自有。”令侍者取钞五百文，付五个送笋人去讫。长老令煮笋，与众僧吃，吃罢尽散。

---

[1] 漏：一作“诱”。

[2] 香鉢：即“香饭”。

[3] 厅：一作“厅上”。

[4] 化缘：向人募化，以结佛缘。

[5] 放标：长芽，露出头来。标，树梢。

[6] 难得：一作“哪得”。

[7] 拨：调拨，差遣。一作“分付”。

[8] 当直：一作“当值”。

[9] 还脚钱：一作“酬劳送笋五人”。

## 29、题诗惹祸

却说济公猛思灵隐寺昌长老已死，不去送得丧，闻得印铁牛做长老，要去望他。离寺过六条桥，徐步行至灵隐寺前，见侍者曰：“烦希通报。”侍者入方丈曰：“净慈寺济书记来访。”长老曰：“疯子，不要睬他！你去回报不在。”侍者报济公，济公大怒，便走到西堂[1]房里望小西堂，亦不在。问行童借笔，去冷泉亭下，作诗一律，云：

“几百年来灵隐寺，如今却被铁牛阇。

蹄中有漏难耕种，鼻孔撩天不受穿。

道眼何如驴眼瞎，寺门常似狱门关。

冷泉有水无鸥鹭，空使留名在世间。”

写罢，付行童，仍于西堂粉壁题云：

“小小庵儿小小窗，小小房儿小小床。

出入小童并小行，小心伏事小西堂。”

济公别了行童，自回寺。却说灵隐寺有人入白，长老怒曰：“临安府赵太守是我故交，洩他砑[2]去净慈寺门外两傍松树，破他风水。”

---

[1] 西堂：指曾于其他寺院任住持，而今客居于本寺者。又称西庵。寺院之前任住持，则与之对称，而称东堂、东庵。以东方为主位、西方为宾位（客位），迎他山之退院者，令居于西堂，而待之若宾客，故有此称。

[2] 砑：音 zhǎ，砍成碎片。

### 30、高才解围

却说德辉长老一日共济公在方丈中，忽见侍者报曰：“山门外赵太守带百余人要砍两傍松木！”长老曰：“如何是好？”济公曰：“长老休慌，待我去见他！”长老曰：“这官人十分利害。汝去见他，须用小心！”济公曰：“我师宽心。”言讫出山门。

太守在外叫：“和尚！”济公向前施礼。太守曰：“你便是甚么济颠？久闻你善赋诗，今来见我。有何话说？”济公曰：“闻知相公要伐敝寺松木[1]，有诗呈上：

亭亭百尺接天高，曾与山僧作故交。

满望[2]枝柯千载茂，可怜刀斧一齐抛。

窗前不睹龙蛇影，耳畔无闻风雨嚎。

最苦早间飞去鹤，晚回不见旧时巢。”

太守见诗大喜。见山环翡翠，屋隐烟霞，令济公作诗，云：

“白石磷磷积翠岚，翠岚深处结茅庵。

煮茶迎客月当户，采药出门云满篮。

琴挂葛弦鸣素志[3]，窗开风拂罢清谈。

今朝偶识东坡老，四大皆空不用参。”

太守叹赏不足，曰：“下官亦续一律，云：

不作人间骨肉僧，霜威隐隐骨稜稜[4]。

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法界清。

得句逃禅宁缚律，即心是性不传灯。

我来问道无余事，云在青天水在瓶。”

须臾斋毕，太守自回。长老入方丈，谓众僧曰：“今日若非济公，谁人解得？”

---

[1] 松木：一作“松树”。

[2] 满望：一作“满眼”。

[3] 一作“花被鸟拈疑佛笑”。

[4] 稜稜：音 l é ng l é ng，威严貌。

### 31、济颠收徒

却说济公闲行至长桥，见卖饅飠儿门上贴着斗书[1]，吃了一惊，走入见王婆在棺材边哭。王婆曰：“阿公和你素好，后日出殡，你来送丧，就请你下火。念阿公平日之面，说两句禅机，令他西方去。”济公曰：“如此准来。”

行到长桥上坐着。只见卖萝卜的沈乙，挑了空担来，曰：“师父，多时不见！同你饮一碗，何如？”济公曰：“甚好！”二人走入酒店坐定。沈乙筛酒，济公一上吃了几碗。济公曰：“难得你这片好心。我看你巴巴碌碌[2]，何时是了？不如随我吃碗安单饭[3]也罢！”沈乙曰：“我久怀此意。若师父肯提携，今日便跟师父。”

济公引沈乙来寺参见长老。济公曰：“弟子寻得一徒弟在此，望长老容留。”长老遂与他摩顶受记，改名沈万法。

---

[1] 斗书：一、二尺见方的字纸，此处指讣告。

[2] 巴巴碌碌：辛辛苦苦，忙忙碌碌。

[3] 安单饭：凡僧侣游方到寺，皆可请求挂单暂住。如挂单已久，知其行履确可共住者，即送入禅堂，称为安单，此后该僧即正式成为丛林清众之一员。安单在这里指出家，济公让沈万法吃碗出家饭。

### 32、火焚虱子

次日饭后，济公令沈万法扒些火来。万法曰：“要火做什么？”济公曰：“我今日闲坐，烘几个虱子。”少刻，万法掇一盆火来。济公脱下直裰，在火上一烘，两个虱子做一块钻出来。济公曰：“虱子也有夫妻。我欲咬死，又恐污了口，不如就火中烧化。”便放虱子火中，口念云：

“虱子听我语，汝今当记取：

类于虫蚁中，只与血肉[1]处。  
清静不肯生，来生[2]我袴[3]里。  
大不大[4]如麻[5]，亦有夫和妇。  
宛转如是生，咂我何时悟？  
我身自非欠[6]，你岂能坚固？  
向此一炉火，且莫生惊怖。  
抛却蠕动躯，莫复来时路。  
咦！  
烈焰光中爆一声，刹刹沉沉[7]无觅处。”

---

[1] 血肉：一作“骨肉”。

[2] 生：一作“藏”。

[3] 袴：“裤”的异体字。

[4] 不大：一作“仅一”。

[5] 麻：一作“蔴”。

[6] 欠：当为“久”。

[7] 刹刹沉沉：当为“刹刹尘尘”。简称“刹尘”。刹尘，比喻象微尘那样多的国土，无数国土也。刹，音 chà，梵语刹多罗的省称，本义土或土田，国土。尘，微尘。

### 33、王公转世

是日，济公吩咐沈万法道：“我去长桥，送王公丧了便回。”迳去。  
丧事将起身，济公曰：“我一发替他指路。”口念云：

“饕餮儿王公，秉性最从容。

擂豇擂了百[1]来担，蒸饼蒸了千余笼。

用了多少香油，烧了万千柴头。

今日尽皆丢散，日常主顾难留。

灵棺到此，何处相投？

咦！

一阵东风吹不去，鸟啼花落水空流！”

一壁起材，行至方家局[2]烧化。济公手提火把，道：

“大众听著！

王婆与我吃粉汤，要令王公往西方。

西方八万四千里，如今且只在余杭[3]。”

念罢，只见一后生来在王婆面前作揖，乃是女儿邻舍。先是，王婆有一女嫁在余杭，比时有孕，不来送丧。昨夜五更，养得一个男儿[4]，肋下有四硃字[5]，写道：饴饬王公。因此特央邻人报生。王婆听得大喜，众人惊骇。济公被众人围住，便跳在桌上，打个跟斗，露出下面物事来。众人大笑，济公趁笑间，一迳走了。

---

[1] 百：一作“干”。

[2] 方家局：一作“方家峪”。

[3] 余杭：县名。在今浙江省。

[4] 男儿：一作“儿子”。

[5] 硃字：同“朱字”，红色的字。

### 34、醉中报警

乃入清波门，来新官桥下沈平斋生药铺[1]里。他家妈妈尊敬济公，见济公，忙请入内。坐定，茶罢，妈妈便令安排酒来。将一只大碗安在济公面前，济公一上吃了十余碗，已有醉意，养娘[2]又托出一碗辣汁鱼来。妈妈道：“再吃几碗。”济公又吃了十数碗。十分酩酊[3]，作谢妈妈，撞到清波门，一交跌倒，把门的并过往人围住。其中有认得的道：“这是净慈寺济书记。能吟诗，极好，只是吃酒没正经。”济公听见说，做起来曰：“谁人说我没正经？”便歌云：

“本是[4]修来四果[5]身，

疯颠作逞混凡人。

能施三昧神通[6]力，

便指凡人出世津。

经卷无心看，

禅机有意亲。

醉时喝佛骂天真。

浑身不见[7]些儿好，

一点灵光绝胜人。”

认得的扶起济公，搀到十里松，又跌倒了。直到净慈寺报知，长老叫沈万法急出山门，到十里松，向前道：“师父！回寺去。”济公曰：“贼牛！驼[8]我去。”

把沈万法吐了一头一脸。沈万法驼到厨下面床上，放师父睡了，方去洗脸。济公跳将起来，高叫：“无明[9]发呀呀呀！”众僧都道济公酒狂。济公曰：“驼我见长老！”又叫：“无明发呀呀呀！”众僧不晓得，都去睡了。济公不住口，连叫到三更时分，罗汉堂琉璃灯烧着幡脚，火起。济公绕廊下叫：“无明发呀呀呀！”敲各房门，众僧撩乱[10]起来，各自收拾。猛火随风，焰焰腾腾，延烧佛殿两廊各僧房。济公曰：“烧得这秃驴们好！”

---

[1]生药铺：卖生药的店铺。生药，采来后没有经过精炼的中药。通常多指植物性的，如甘草、黄芪等。

[2]养娘：宋元时乳母或女佣的称呼。

[3]酩酊：音 mǐngdīng，形容喝酒醉得很厉害。

[4]本是：一作“我本”。

[5]四果：阿罗汉。

[6]神通：佛教术语。即依修禅定而得的无碍自在、超人间的、不可思议之作用。共有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漏尽等六种神通，统称六通。

[7]不见：一作“不觉”。

[8]驼：同“驮”。

[9]无明：原指痴暗之心，佛教里常将它比作火，能烧毁功德，所以称“无明火”。

[10]撩乱：纷扰杂乱。撩，音 liáo。

## 35、德辉西归

忽然弓兵入来，捉住两个监寺出官，只不见长老。这火直烧到次日午时还未灭，止留得山门不烧。众僧对济公曰：“许多佛力，因何不能护持？”济公口占四句云：

“无名[1]一点起逡巡[2]，大厦千间尽作尘。

非是我佛不灵感，[3]故要楼台一度新。”

话间，官府救火，就将两个监寺枷在长桥上。众僧在火场上商议，不知长老何处，怎生救得两个监寺。济公曰：“监寺且迟迟，寻长老要紧。”众僧曰：“必定睡熟在方丈，烧死了。”侍者曰：“我们真个不曾见长老出方丈门。”济公说：“既然如此，且著[4]火工去扒地。”扒了多时，并无踪迹，只见一块砌平砖上面，惟留下八句诗云：

“一生无利亦无名，圆顶方袍自在行。

道念只从心上起，禅机俱向舌根生。

百千万劫假非假，六十三年真不真。

今向无名丛内去，不遗一物在南屏。”

济公曰：“长老自归天台山去了。”

且令火工收拾些烧不尽木头，搭起几间茅屋，众僧安身。

---

[1]无名：一作“无明”。下文皆同。

[2]逡巡：徘徊不前，此处形容火势初起的样子。

[3]此句一作“我佛有灵还有感”。

[4]著：同“着”，派，叫，使，让。

### 36、搭救监寺

济公行至厨下，见一大锅热汤，高叫：“此间好热汤！且来洗面，我有一只[1]曲儿，唱与你们解闷。”唱云：

“净慈寺，盖造是钱王。  
佛殿两廊都烧了，  
止留得两个金刚。  
佛也闷，放起玉毫光，  
平空似教场。  
却有些儿不折本，  
一锅冷水换锅汤。”

众僧齐笑：“你便风狂！两个监寺枷在长桥，你须救他。”济公一程走到长桥，见两个监寺枷在那里。济公曰：“你两个板里钻出头来，好象架子上安砲灯[2]。”监寺曰：“阿哥！你不救我们，反来戏谑！”济公曰：“我救你，救你！”迳往毛太尉府中。太尉接见，曰：“回禄[3]，回禄！”济公曰：“说不得。”

二人坐定，太尉便交[4]安排酒吃。至半酣，济公曰：“我依多感太尉，在此吃酒。两个监寺枷在长桥，望太尉一救。”太尉曰：“不妨。我写封柬去与赵太守，就放。”

次早，济公对太尉曰：“我依且去火场上看看。”行至寺门，只见两个监寺回来。众僧大喜，问道：“如何得放？”监寺说：“亏了济公！央毛太尉一柬，吩咐赵太守，因此放回。”众僧俱谢济公。

---

[1] 只：一作“个”。

[2] 砲灯：同“炮灯”，古代一种圆形的灯。

[3] 回禄：本是传说中的火神，后用作火灾的代称。

[4] 交：同“叫”。一作“令”。

### 37、商请方丈

首座曰：“兀谁做得本寺长老？”济公曰：“必须是蒲州报本寺松少林长老可做。”监寺曰：“此长老实好，只是年纪高大，如何肯来？”济公曰：“你们要他来，必须买酒请我。”监寺曰：“此系大家之事。见今[1]无钱，哪得酒请你！我自修书，令人去请。”济公曰：“请不来时，休怪我笑！”一程望太尉府去了。

寺中众僧修成书柬，令传使往蒲州报本寺，见了长老，呈上书柬，长老曰：“老僧年迈，如何去得？”传使再三求请，长老曰：“非为他故，实难行动。”令知客[2]管待斋毕，传使辞谢。回至本寺，将前事备陈一遍。首座曰：“必须济公写书，再令传使去。”众僧曰：“是”，便买一埕酒[3]请济公。一上吃了十余碗，济公曰：“前日请少林长老，传使回来如何说？”首座曰：“前日空走了一遭，今特要你写书柬子。”济公即时写成，封固递与传使，起身来到蒲州投见。长老曰：“老僧前日吩咐去了，如何又来？”传使曰：“济书记今有简板在此呈上。”长老拆开，一见大喜，书云：

“象法浸凋，宗风淡薄。



往往来来无发落，纷纷漫漫自寻芳。  
须仗本色[4]高人。  
今日大家公议，恭惟少林大和尚：  
行光先哲，德庇后昆，  
施佛教之铃槌，展僧人之鼻孔。  
休负诸山之望，莫辞一水之劳。  
惠日峰前，识破嶮崖[5]之句；  
南屏山畔，愿全灵壁[6]之光。  
慨顺人情，勿劳牵鼻。”

少林长老看罢，曰：“此回只得去走一遭。”便令擂鼓撞钟，聚大众，选有德行者住持本寺。挂了牌，分付传使先回：“交济书记休要[7]出去，老僧收拾行李，只在月内便到。”传使作别，先回本寺报知。

---

[1] 见今：同“现今”。目前，眼下。

[2] 知客：为禅林中司掌迎送与接待宾客之职称。又作典客、典宾。

[3] 一埵酒：一坛酒。埵，音 chéng。

[4] 本色：一作“本邑”。

[5] 嶮崖：即“险崖”，高峻陡峭的悬崖。

[6] 灵壁：一作“灵隐”。

[7] 休要：一作“休得”。

### 38、怒打酒坛

众僧大喜，留济公在寺。济公曰：“若不出去，哪得酒吃？”一迳便走，叫他不住。监寺曰：“若留他，每日哪有钱买酒？不留他，长老来又不欢喜。”首座曰：“容易！我有一大空坛，寄在人家，将去盛了湖水，泥了坛头，只做酴的酒，直待长老来方开，可取一笑。”监寺曰：“最好！”便寻济公回来。首座曰：“济公！我们无钱，酴一坛好酒，你看过了，直待长老来方开。”济公曰：“不妨！你们酴来。”须臾，两个火工扛到济公面前。济公曰：“打开来，尝一尝！”首座曰：“新泥的，开了要出气！”济公曰：“也说得是。”便掇一掇，道：“也了得[1]我一醉。”令火工扛在草屋下安著。

过了数日，有人报长老到，众僧都出远接。少林长老到寺，众僧参拜长老毕，就与济公讲话。济公曰：“不要慌，且了正事。”便将一块砖打开泥头，但闻水气，大怒，一下打碎了坛，骂道：“这伙秃驴，分明弄我！”少林长老听得，问曰：“做甚么？”侍者曰：“济公要酒吃，作闹。”长老曰：“济公要酒吃，胡乱买两瓶请他。”忽济公到长老面前，曰：“可奈这班秃驴弄我！”长老曰：“休要与他们一般见识，我自买酒请你。”济公曰：“不曾与长老接风，甚么道理，反要长老买酒请我！”

---

[1] 了得：够，尽够。一作“只得”。

### 39、重兴净慈

少刻酒来，济公吃了。长老曰：“老僧初到，不知本寺曾立被烧募缘榜疏否？”济公曰：“这般秃驴，各自做家火[1]，哪管正事！”长老曰：“今日你就与我写。”令侍者取文房四宝来，济公挥笔立就，文不加点，云：

“伏以祝融[2]作爨[3]，照一万顷之平湖；  
风伯[4]助威，卷五百间之大厦。  
烈焰星飞于远汉，嚣尘雾锁于层峦。  
各携云锡以随身，共驾牛车而出宅。  
向来金碧，并作烟煤。  
过门孰不惊心？闭眼犹疑是梦。  
切念阿罗汉不能冷坐，放起玉毫光；  
可怜调御师[5]也被熬煎，失却金花座。  
虽经世数，未厌人情。  
钟鼓重警，发于虚空；  
香火复追，崇于先帝。  
毗耶城[6]里，从来大有檀那；  
给孤园[7]中，指日可成兰若[8]。  
金刚不坏，铁塔证明。”

长老看了大喜，叫侍者把榜挂在山门，往来看者如蚁。越数日，济公曰：“我已化了明日艺主[9]。”至次早，果见朝廷差太尉押到宝钞[10]三万贯，言夜梦金身罗汉募缘，故朕完成盛事。长老众僧谢恩讫，库司收了三万贯钞，斋了太尉，送出山门。择日兴工，诸府州县官员、财主无不布施。未二年，殿宇、房廊、屋舍皆已落成。

---

[1] 做家火：积攒个人用品。家火，指日用器物，同“傢伙”、“家伙”。

[2] 祝融：火神名。

[3] 作爨：作烧火的人，指发起这场火灾。爨，音 cuàn，爨人，灶下烧火之人。

[4] 风伯：风神。字飞廉，能兴疾风。

[5] 调御师：佛的别称。

[6] 毗耶城：又称毗舍离城，意译为“广博严净”，在中印度。此处借指杭州。

[7] 给孤独园：又称祇园，全称祇树给孤独园，是佛讲经说法的精舍。此处借指净慈寺所在地。

[8] 兰若：僧人所居之处。其义即空净闲静之处。

[9] 艺主：一作“施主”。

[10] 宝钞：元明时称纸币为“宝钞”。宋朝时称为“交会”。

## 40、智化安抚

忽一日，济公闲少[1]至雷峰塔望常长老。长老曰：“济公，一向监工辛苦！今日共你作盃[2]。”济公曰：“多感！”长老令侍者置酒于水云轩下，时济公已醉，曰：“我依恼你多，题诗相谢。”乃写云：

“极目烟波远接天，红尘疏处结三椽。

不忧风景来朝没，只恐水云到晚连。

青黛山边飞白鹭，绿杨堤畔泊渔船。

悠然此地真堪乐，半是人间半是仙。”

写罢又饮酒，只见火工来道：“长老有请！”济公忙起身谢了，便回寺。入方丈，长老曰：“那里去来？”济公曰：“我依闲行到常长老寺内，蒙留我饮。”长老曰：“我有酒在此，特请你。”少顷，侍者将酒至。济公又吃了十余碗，醉了，口中道：“本寺多亏长老做主，我依也用心，成得这模样。只有两廊湧壁[3]不完，我心放不下。”长老曰：“既如此，烦你完成亦好。”济公曰：“各处皆化了，惟有临安府新任王安抚，未曾化他。”长老曰：“我闻此官不及第时，去寺院投斋，被僧人哄弄躲过，尝怒题其壁，云‘遇客头如鼃，逢斋项似鹅’，至今恨著和尚。你休化他！”济公曰：“不妨，我务[4]要化他！”

---

[1] 闲少：当为“闲步”。

[2] 作盃：饮酒。盃，同“杯”。盃

[3] 湧壁：一作“影壁”。指塑有各种形象的墙壁。下文同。

[4] 务：一定。

众僧劝不住，济公离寺，迳到府前，立于宣化桥上。安抚正在厅上，望见桥上一和尚探头探脑，吩咐虞侯悄悄地采[1]进来。四个虞侯行至桥上，一把采住，把济公推到厅上跪下。安抚曰：“这秃驴，敢如此大胆！”济公曰：“贫僧是净慈寺书记僧济颠，有段姻缘[2]，只有相公省得，特来计较。”安抚听得，便令放起，“你若说得好，便饶你打；若说得不好，加倍重打！”济公曰：“昔日东坡居士与秦少游、黄鲁直、佛印禅师四人共饮，东坡行一令，要一般物、两个古人名、后两句诗。”众人都替济公担忧。济公不慌不忙道：“相公听著：

苏东坡道：‘笔毫落地无声，抬头见管仲。管仲问鲍叔，因何不种竹？鲍叔曰：只须两三竿，清风自然足。’

秦少游道：‘雪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白起。白起问廉颇，因何不养鹅？廉颇

曰：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黄鲁直道：‘蚌屑落地无声，抬头见孔子。孔子问颜回，因何不种梅？颜回

曰：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佛印道：‘天花落地无声，抬头见弥陀。弥陀问维摩，如何话更多？维摩曰：

遇客头如鳖，逢斋项似鹅。’”

安抚听了大笑，请济公入后堂。坐定，茶罢，便令整酒，安抚陪侍。济公曰：“敝寺因遭风火，今得十方施主鼎建一新。只有两廊湧壁未完，特求相公慨然乐助。”安抚曰：“下官到任未久，哪得布施？”济公曰：“若得发心，不愁无钞。佛语云：‘明中舍，暗中来。’”安抚曰：“既如此，下官有处。”

天晚，安抚留济公宿了。次早，便整理俸钞三千贯，差人押送，济公迳投净慈寺来。长老众僧接见，尽皆喝彩。库司收贮了钞，整斋待来人，回府。一壁[3]请画师装画。

---

[1] 采：摘取，选取，此处指捉拿。

[2] 姻缘：同“因缘”。

[3] 一壁：犹言“一边”、“一面”。

## 41、上梁贺词

济公连日在寺看画，忽思量酒吃，走在九里松。有一人家起盖三间厅屋，要求两句佛语上梁。济公道：“将酒来！”少顷，酒到，济公一上吃了十二、三碗，忙交[1]匠作一齐动手，将梁称起。济公立在凳上，念道：

“今日上红梁，愿出千口丧。

妻在夫前死，子在父先亡。”

那财主听了，心中不悦。谁想济公的话都是顺理。

---

[1] 交：一作“叫”，即“叫”。下同。

## 42、驱尸免祸

题罢出门，过一馄饨铺，店主认识济公，邀入店内，请济公吃馄饨。济公吃了，遂把馄饨为题，借笔写在壁上，云：

“包罗万象，性气粗豪。

清净为根，礼恭叉手。

通身上缝隙无余，

镬汤里倒番筋斗。

把得定，横吞竖吞；

把不定，东走西走。

宜是山僧嚼破时，  
泥牛满地噉[1]哮吼。”

写毕，忽有一人倒路，死在门首。众人扰扰嚷嚷。店主见了，慌说：“这个无头人命，如何是好？”济公道：“不妨！我与你做好事。”遂向死人作颂曰：

“死人你住是何乡？为因何病[2]丧街坊？

我今指与一条路，向前静处好安藏。”

只见那死人扒将起来，迳奔岭脚下死了。店主并四邻十分欢喜。

---

[1] 噉：音 pín，张口。

[2] 为因何病：一作“为何因病”。

### 43、救免雷击

却说济公取路回寺，只见四下云布，一人忙奔躲雨，头上插着号旗[1]。济公便问：“你依高姓？”后生道：“小人姓黄，在竹竿巷卖米[2]。只有一母，见年[3]八十。”济公道：“你平日孝顺么？”后生道：“生身父母，如何不孝顺他？”济公道：“你前世孽重，我救你。随我到方丈来！”摆下桌子，袈裟围了，令后生躲在桌子下。济公桌子上盘膝而坐，念云：

“后生后生，忽犯天嗔。

前生恶业[4]，今生缥身[5]。

老僧救汝，归奉母亲。

诸恶莫作，免得祸临。”

只见老松树一株打碎。那后生起来，作谢而去。

---

[1] 号旗：用作联络信号或某种标志的旗，此处应是后生将遭雷击的标志。

[2] 卖米：卖米。卖，音 tiào。

[3] 见年：现年。

[4] 恶业：一作“恶孽”。

[5] 缥身：缠身。缥，音 Piāo，一作“缠”。

### 44、预言施主

济公一日离寺，到前洋司尼姑寺前。那尼姑一向闻人说济公在灵隐寺，募缘装佛，终日吃酒，众僧埋怨。大醉，扒上佛头一吐，次日三尊大佛，真金装就——实在是活佛。以此要换铜钟，央浼济公开疏。济公却好走到，门公曰：“院主正交[1]我来请你。”济公曰：“我来正好。”

入内见院主，坐定。济公曰：“要请我，须醉便[2]休。”院主曰：“我们女僧，常不用酒。”济公听得就走。院主曰：“你却忒性急，且坐。”少顷，罗列酒肴。济公一上吃了二十多碗，曰：“如今好了，你要做什么用？”院主曰：“敝寺原有口铁钟，今要铸铜钟，特浼你写个疏头。”济公将过纸笔，便写云：

“师姑铸钟，有铁无铜；

若要圆成，连松智松。”

写罢，不别而行。院主见了不悦。

却说王太尉出丧，到虎跑寺安葬。石太尉二舍人，一名连松，一名智松，兄

弟二人亦来送殡。闲行至尼姑寺内，看见卓子上疏头内有连松、智松四字，大惊，问曰：“何人写的？”院主曰：“济风子！”连松曰：“他真是活佛！预先写兄弟两人名字。既如此，这口铜钟我兄弟一力完成。”院主起身相谢。遂备斋待二人，罢，回。次日二人一力铸[3]成。

---

[1]交：同“叫”。

[2]便：一作“方”。

[3]铸：当作“铸”

## 45、超度妓女

却说济公回寺，有个老儿，赍[1]一片香，来寻济书记。迳入云堂里，只见济公打睡。听得有人脚步，开眼看时，那老儿胸前摸出一片香来，朝着济公便拜，道：“小人特来烦师父与我女儿下火。”济公问道：“兀谁？”老儿道：“小人是抱剑营街行首蓝月英的父亲。不幸我女儿得病身死，来日出丧，今日特请师父下火。”济公应允。

次日，迳觅一只小舡[2]，渡到石岩桥。上了岸，只见那送丧的人都来了。济公随著棺材，到金牛寺前。济公道：“老儿！你要我下火，把几贯钱与我。”老儿道：“有百贯钱在此。”济公道：“不消这许多！我只要五贯钱，买两瓶酒吃了，然后下火。”须臾，酒到。济公吃了，将火把在手，念道：

“绿窗深锁画蛾眉，  
万态千娇谁得知？  
此景此时人已去，  
空对孤鸾独自飞。  
蓝行首，蓝行首，  
梅花标格[3]，蕙[4]性温柔。  
鸳鸯帐里作生涯，  
锦绣丛中为活计。  
卸[5]下石人帽子，  
脱却金刚草鞋；  
用恩情索缚住薄情，  
使五欲[6]箭射入骨髓，  
琉璃瓶子击碎，  
方知总是虚花。  
几年闺阁风流，  
尽属落花流水。  
山僧为汝脱骨洗肠：  
咦！  
扫尽百年脂粉气，  
如今遍体自馨香。”

---

[1]赍：音 jī，携带，持。

[2]小舡：即小船。舡，音 chuán。

[3]标格：风范、品格。

[4] 蕙：一种香草，兰属植物。

[5] 卸：古同“卸”。

[6] 五欲：色、声、香、味、触五种尘境，能令人起贪欲之心，故称五欲。

## 46、解前世冤

斋罢，济公忽思起飞来峰住的张公，走去望他。见了张公，只见张婆在里面走出来，道：“济公，你好反[1]！阿公去年七月间痢疾，争些[2]死了！”济公道：“我时常记挂你们。”张婆遂整酒肴，济公任意吃了，道：“我扰你多，明日做个东道请你。你可到东花园前十字路口来寻我。”济公作谢出门，回寺去了。

却说张公次日迳到园前，不见济公，肚里又饥，只得买些面吃了，出门便寻东厮[3]。正入，抬头只见矮柱上挂着个料绞[4]，张公遂解开海青[5]，束了腰间，一迳回家。看时，十锭白银，三口儿都惊呆了。当晚欢天喜地。

次日天明，只见济公慢慢走来。张公道：“济公，你好不老实，交[6]我丢了一日功夫！那里等得你来？只得自去买了面吃！”济公道：“吃来吃去，还是我请你吃的。明日准准等你！”阿婆道：“昨日真个亏了你，拾得些东西。”济公道：“也勾[7]买酒吃。”作别回寺。

且说张公次日迳到园前，只见济公先在。二人迳入酒店，张公会了钞。二人出店，只见东厮门首许多人扰嚷，团团围住看。张公近前望一望，只见一个人吊死在昨日挂料绞的矮柱上。张公见了，吃了一惊，对济公道：“这个罪过怎么是好？冤业[8]都在我的身上！”济公道：“放心，一些罪过也无！自有一段姻缘，我说与你：你前世是个贩茶客人，这人是个脚夫。因见你是孤客，谋了你五千贯钱，害了你性命。今世起利送来还你，一命填了一命，后世与你无冤仇。因此我要你来这里，替你善解交了这孽。”张公听得说了，嗟呀不已。二人各别，济公自回寺去。

---

[1] 好反：好久不见，犹言“久违”。反，违背，不相见。

[2] 争些：差点儿。

[3] 东厮：厕所之古称。

[4] 料绞：古时吴越民间男子随身携带的一块长五尺、宽二尺的白布，时有描龙绣凤的图案，兼充束腰、垫肩、围裙、坐垫等多种用途，也用来包杂物、缚家什等。

[5] 海青：宽袖的长袍。江苏吴中之地每将广袖之衣称为海青。

[6] 交：同“叫”。

[7] 勾：同“够”。

[8] 冤业：一作“冤孽”。

## 47、贴脊治病

一日，济公入城，来到清河坊升阳宫前王家酒店。原来店主人有女儿，年方一十九岁，害了怯病，已经半年，日轻夜重，服药不效，父母昼夜啼哭。济公便问主人，把前事说了一遍。济公道：“不妨，我医得！你先将两瓶酒来吃了，然后医治。”店主人分付酒保烫[1]酒。济公一上吃了十四、五碗，就交[2]店主人快把女儿的卧房四围窗楞纸糊了，不要一些通风，把香汤浴了女儿，关上房门，

济公与女儿贴脊坐了，口占八句，道：

“癆虫癆虫，身似蜜蜂。  
钻人骨髓，食人血脓。  
患者难救，我为汝攻。  
三昧火[3]发，逐去无踪。”

济公坐了一夜。只见那女子脊梁内虫钻上钻下。此时济公吃了酒，三昧火发，那虫都逼出[4]了。济公忙要收治，不期窗外有人把纸窗刺破，这虫从窟笼[5]里飞走了，至今患者病真药假。王家女子幸遇济公平复，满门拜谢。又将银五两送与，济公一文不要。吃了些酒，作别出门，不在话下。

---

[1]：同“烫”。

[2]交：同“叫”。

[3] 三昧火：因定力而产生的热力之火。三昧，华译为正定，即离诸邪乱，摄心不散的意思。

[4] 逼出：一作“逼出来”。

[5] 窟笼：即“窟窿”。一作“窟孔”。

## 48、大言供状

且说济公在寺照料画工，忽一日起来，见[1]画一个神像在壁间。画工曰：“这是兀谁喜神？”济公曰：“到[2]像我的嘴脸。”画工曰：“你为人好，我白替你画。如今你也自赞几句。”济公道：“容易！”便写云：

“面黄似腊，骨瘦如柴。  
这般模样，只好投斋。  
也有些儿差异，  
说禅不用安排。”

画工大笑。济公将了神子[3]入城，迺到裱褙铺[4]。徐家见济公，千欢万喜，道：“连日少会！且请坐，吃三杯。”济公曰：“难消。”一连吃了三、四十碗，大醉起身，脚高步低，撞到清河坊。正值冯太尉过，虞候[5]喝，济公曰：“你自过去，管我怎的！”渐渐太尉至近，喝道：“你这和尚！系是出家人，如此无礼！”济公曰：“多吃了一碗，在此眠一觉。干你甚事？管我不著！”太尉大怒，曰：“且看管得你著否！”四、五个虞候把济公扛到府中，当厅跪下。太尉曰：“你这和尚！既入空门，须持五戒，却恣意嗜酒，醉卧街坊。是何处僧？好好供来！”济公接过纸笔，供云：

---

[1] 见：一本后有“画工”二字。

[2] 到：即“倒”。



- [3] 神子：肖像画。  
[4] 裱褙铺：装裱字画的店铺。裱褙，贴在衬垫物上借以加固或供陈列；特指粘贴（如一张纸）在结实的材料上作为装订。褙，音 bèi。  
[5] 虞候：宋时官僚雇用的侍从。

“南屏山净慈寺书记僧道济：

幼生宦室[1]，长习儒风[2]。  
自威音王以前[3]，神通三昧；  
至传灯佛[4]下世[5]，语戏辩才[6]。  
暗通三藏[7]法，背记十车经。  
善译[8]五天竺[9]书，能番[10]六国梵语。  
清凉山一万二千人[11]，同过滑石桥；  
天台寺五百余尊者[12]，齐登鹞峰岭[13]。  
圆通[14]才见竖降旗[16]，百僚[17]闻知皆拱手[18]。  
云居罗汉[19]，谩说点头；  
嘉州石佛[20]，休夸大口。  
光剃头，卖响朴[21]，也吃得饭；  
净洗手，打口鼓[22]，也觅得钱。  
蹶强[23]赛过德州[24]人，跷蹊压倒天下汉。  
有时清河坊说些二四[24]，恣逞风狂；  
有时尼姑寺讲些禅机，稍知颠倒。  
放出无限佯狂颠，笑杀文殊狮子吼[25]。  
唱小词，行云遏住[26]；  
对洪饮，酒量难降。  
佛印[27]如此聪明，未尝脚跟点地。  
袈裟常被胭脂染，直裰时闻粉腻香。  
禅床上醉番跟斗，钵盂内每放荤腥。  
禅杖打倒庞婆[28]，共道风流和尚。  
十洲三岛[29]，恣意遨游；  
四海五湖，无些拘束。  
卷衫袖，卖弄多少家风[31]；  
系脚絣[32]，尽得些儿参透。  
今蒙取供[33]，所供是实。

复有一律云：

削发披缁[34]已有年，只同诗酒是姻缘。  
闲[35]看弥勒[36]空中戏，困向毗卢[37]顶上眠。  
撒手便能欺十圣，低头端不顾三贤[38]。  
茫茫宇宙无人识，犹道颠僧遶市廛[40]。”

---

[1] 幼生宦室：从小出生在官宦人家。宦室，官宦人家。  
[2] 长习儒风：长大后学习儒家经典及其风规。儒风，儒家承传下来的风范。

- [3] 威音王以前：又作“威音王佛出世已前”。禅林用语，意同“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开以前”、“空劫以前”等语。禅林常用以指点学人自己本来面目。盖威音王佛乃过去庄严劫最初之佛名，故以表示无量无边的久远之前。
- [4] 传灯佛：盖指释迦牟尼佛。法能破暗，故以灯譬之。释迦牟尼佛将佛法传于众人，故曰传灯佛。一说为“燃灯佛”之误。燃灯佛，又作普光佛、定光佛，曾于过去世为释迦菩萨授记成佛。
- [5] 下世：方言，出世，降生。
- [6] 辨才：同“辩才”，善巧说法的才干。
- [7] 三藏：经、律、论也。经藏，为佛所说的经文；律藏，为佛所制的戒律；论藏，为佛弟子所造的论。
- [8] 绎：即“译”，翻译。
- [9] 五天竺：中古时期，印度全域分划为东、西、南、北、中五区，称为五天竺，又称五印度。依《大唐西域记》卷二载，五印之境，周长九万余里，三面垂海，北背雪山，其地形北广南狭，形如半月，计有七十余国。
- [10] 番：即“翻”，翻译。
- [11] 清凉山一万二千人：清凉山，即今五台山之别名，文殊菩萨道场。《华严经·菩萨住处品》曰：“东北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此处的一万二千人，当指文殊菩萨的法眷属。
- [12] 天台寺五百余尊者：天台寺，指天台宗祖庭国清寺。国清寺建于隋朝，本名天台山寺。尊者，乃阿罗汉之尊称。五百余尊者，即五百罗汉。相传天台山上居有五百罗汉，今山上有五百罗汉石和五百罗汉殿等。
- [13] 鷲峰岭：即灵鹫山。佛尝居此。山顶似鷲，王舍城人因而名之。又王舍城南林中多死人，诸鷲常来食之，还集山头。时人遂名鷲头山。山最高大，多好林泉，圣人住处。
- [14] 圆通：指圣者妙智所证的实相之理周遍一切，通达无碍。圣者证得此境界后，其妙用亦是圆通无碍的。
- [16] 竖降旗：投降。
- [17] 百僚：百官。
- [18] 拱手：两手抱拳，以示恭敬、服从。
- [19] 云居罗汉：禅林用语，形容傲慢自负之状。以云居山上安置有五百罗汉，其下数百公尺之道路上行人惟觉仰之弥高，罗汉则以傲慢自负之状睥睨其下之往来行人。故以云居罗汉比喻自负之人。
- [20] 嘉州石佛：四川省乐山县大佛。嘉州，今四川乐山。
- [21] 响朴：有二解，一作“响卜”，民间杂占之一种。又称“鬼谷子响卜法”。依《鬼谷子》记载：“元旦之夕，洒扫置香于灶门，注水满铛，置杓于水，虔礼拜祝，拨杓使旋，随柄所指之方，抱镜出门，密听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民间多于除夕夜为之。一作“相扑”，因前有“光剃头”三个字，故疑为相扑。相扑，是一种类似于摔跤的体育活动。秦汉时期叫做角抵，南北朝到宋元时期叫做相扑。宋时相扑为百戏之一，极为兴盛。民间艺人常于瓦肆、寺庙前开场表演。大概为防止对手抓住自己的辫子，故要“光剃头”。
- [22] 打口鼓：盖意为“唱鼓词”。鼓词是一种说唱艺术，以鼓为主要伴唱乐器。起于宋代，盛于明清，发展为后之大鼓书。禅宗里的打口鼓则是耍嘴皮子、有言无行之意。

- [23] 蹶强：即“倔强”。
- [24] 德州：地名。约在今山东省。
- [24] 二四：放肆，撒赖。
- [25] 狮子吼：原比喻佛陀说法犹如百兽之王狮子之吼叫声，此处仍指文殊菩萨。
- [26] 这句话的意思是唱小词的声音如此响亮，高入云霄，以致于把流动着的云彩也阻住了。遏，音 è，阻止。
- [27] 佛印：人名。即佛印禅师，名了元，字觉老，嗣于开先善暹，住云居四十余年，德洽缁素。翰林苏轼谪黄州，师住庐山，相与酬作章句。哲宗元符元年寂，寿六十七。宋神宗钦仰其道风，赠号“佛印禅师”。
- [28] 庞婆：唐代著名居士庞蕴的妻子。传说庞居士、庞婆及其子女都是开悟了的人。
- [29] 十洲三岛：都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十洲，指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上述十洲，传说在八方大海中。三岛，即方丈、蓬莱、瀛洲，是传说中东海神仙居住的地方。
- [31] 家风：佛教某个宗派的教学手段，此处应为济公所属临济宗。
- [32] 脚絣：裹脚布。絣，音 bēng，用杂色线所织之布。
- [33] 取供：要求当事人写供词或说口供。
- [34] 披缁：披上缁衣，指出家。缁，缁衣。本为黑色衣服，僧尼所著多为黑色，因以称僧衣。
- [35] 闲：一作“闹”。
- [36] 弥勒：菩萨名。汉译为慈氏，现住在兜率天内院，是一生补处菩萨。将来当于住劫中的第十小劫、人寿减至八万岁时，下生此界，继释迦牟尼佛之后，为贤劫之第五尊佛。
- [37] 毗卢：毗卢舍那佛之略称，即法身佛。
- [38] 十圣、三贤：十地之圣者，地前之三十位，谓之三贤，地上之十位，谓之十圣。
- [40] 市廛：集镇城市，众人聚居的地方。廛，音 chán，古代城市平民一户人家所居的房地，约二亩半左右，后将民居区域通称为廛。

写罢呈上，太尉接过一看，道：“好！”将济公放了。  
济公得放，摇摇摆摆，行到本寺歇。

## 49、超度情痴

次早起来，闲行湖边，只见两口棺木[1]，许多人簇拥，乃是王员外子王宣教、陶师文[2]女陶秀玉，二人往来罚愿[3]：一不娶、一不嫁。父母得知，逼令别行嫁娶。二人计极[4]，于黄昏时分外[5]出涌金门，一双投湖而死。两家各自捞起，买棺盛贮。陶秀玉放在金牛寺，王宣教放在兴教寺，两处火皆不着，来请济公。济公移陶秀玉材，同到兴教寺，起材，念云：

“恭惟陶氏[6]小娘：

手扳银浪，魄散烟波。

饮琼液以忘怀，踏凌波而失步。

易度者人情，难逃者天数。

昨宵低唱阳关[7]，今日浪吟薤露[8]。

母老妹幼，肠断心酸。  
高堂赋客，黄昏无复卷朱帘[9]；  
伴寝萧娘[10]，向晚不能褰绣幌[11]。  
化为水上莲花，现出泥中玉树。  
咦！  
波平月朗[12]绿荫中，莫问王郎归甚处。”

念罢，遂移陶秀玉材往兴教寺同化。济公立于轿上，手执火把道：“大众听  
著：

切见王生宣教、陶氏秀玉：  
原欠前世鸳鸯债负。  
荆棘丛中连理，爱欲池中比目。  
双双共堕波心，两两同沉沙渎[13]。  
今朝带水拖泥，怎免这场劳碌？  
王公呜呼且住，陶母暂停悲哭。  
陡顿[14]这些公案，山僧与你判牒[15]：  
咦！  
凭此火光三昧，各认本来面目！”  
念罢，只见两道红光合作一处。化毕，各散。

---

[1] 棺木：一作“棺材”。

[2] 陶师文：一作“陶斯文”。

[3] 罚愿：即发愿。

[4] 计极：计穷。

[5] ：同“外”。

[6] 陶氏：一作“秀玉”。

[7] 阳关：曲调名。全称《阳关三叠》，又称《渭城曲》。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入乐府，以为送别曲，反复诵唱，谓之阳关三叠。

[8] 薤露：薤叶上的露珠，乃古挽歌名。薤，音 xi è，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鳞茎，鳞茎和嫩叶可食。

[9] 朱帘：一作“珠帘”。

[10] 萧娘：唐人以“萧娘”为女子的泛称，犹称男子为“萧郎”。后代沿用，此处代指伴寝的丫鬟或仆妇。

[11] 褰绣幌：拉开绣帘。褰，音 qi ā n，揭起。幌，帷幔。

[12] 月朗：一作“月照”。

[13] 沙渎：河底有沙的沟渠。渎，音 dú。

[14] 陡顿：《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中作“俄然、突然”解，此处似应理解为“甩脱，抖掉，抖落掉”。

[15] 判牒：文体名。古代判决司法案件等文章，多用四六骈文。此处作动词用，

意为“评判、裁决”。

## 50、自题画像

且说济公仍旧到沈提点宅上相探，提点接见，同到官巷口徐袞家，只见挂着济公神子。提点道：“赞得好！上面空纸，再赞几句如何？”济公再赞云：

“远看不是，近看不象。  
费尽许多功夫，画出这般模样。  
眉如扫帚，一张大口，  
不会非言，只会吃酒。  
看看白头，常常赤脚。  
有色无心，有染无著。  
醉眠不管江海波，浑身蓝缕[1]害风魔。  
桃花柳叶无心恋，月白风清笑与歌。  
倒骑驴子归天岭，钓月耕云自琢磨。”

济公写罢，提点同邀徐公，到通津桥酒楼上。三人依次坐定，痛饮一日，是晚就宿[2]沈提点家。自此济公连日在城中。

---

[1]蓝缕：同“褴褛”，衣服破烂。

[2]宿：一作“歇”。

## 51、超度蟋蟀

且说东花园前土地庙隔壁，有个卖青果[1]的王公，其子王二，专喜养虫蚁。时遇八月，王二一日起五更，出正阳门，捉促织[2]。行到苧麻边，听得一个叫得好。分开苧麻看时，吃了一惊，见这促织在一条火赤练蛇头上。王二取块石头打去，蛇便走了。促织儿已跳在地上。王二腰间取出罩儿，拿了。看时，十分生得好，大喜。回家，交[3]二嫂取碗井水[4]来浴一浴，放在盆内。吃了早饭，拿出与人斗，一连赢了数次，以此闻了名。

一日，带了迳来望仙桥上，但见两对虞候喝道来，乃是张太尉。这太尉亦喜养促织儿，见王二手提两个盆，便令虞候唤进府中。王二将虫儿呈上，太尉一见大喜，曰：“你卖与我，要几多钱？”王二曰：“这个虫儿父亲所爱，相公要买不敢不从。只与父亲说知就来。”太尉曰：“若肯卖，与你三千贯钱，一付[5]寿材板。”王二回家，见父亲说知。王公曰：“不卖怎的？”王二曰：“我去讨赊帐，他差人来讨回话，你说等我回成交。”

---

[1]青果：新鲜水果。宋朝时市场上有青果行。

[2]促织：蟋蟀的别名。

[3]交：同“叫”。

[4]井水：一作“净水”。

[5]付：一作“副”。

却说张太尉心爱这虫儿，差一千办[1]叫[2]栅头[3]同来王二家。王公曰：

“其实好个虫儿！我掇来[4]你看。”掇出盆儿，揭起盖来，促织儿一跳，直跳出门外去，被邻舍鸡儿吃了。干办曰：“王公没了三千贯钱，一副寿材板！”栅头曰：“王二回来，怎肯罢休？”王公曰：“我是爷[5]，他是儿子，不怕他！”二人自去了。

只见王二大醉回来。便问太尉府里有人来否。王公曰：“有个干办同栅头来，要过一目，我掇出去，说不得这样苦：一跳出去，被鸡吃了！”王二听得说，把桌子一掀，碗、碟、盘子尽行打碎，锅子、水缸不留一件，跌得满身疼痛，在地一觉睡到五更，只听促织儿叫，便慌忙扒将起来，窗外射入月光，揭起盆盖一看，正是原旧好的，日间鸡吃的乃是聒子[6]。王二大喜，叫曰：“阿公！你且来，不要躲我！日间鸡吃的乃是聒子！”王公曰：“好呀！”各自去睡。

---

[1] 干办：办事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员。干，音 g à n。

[2] 叫：同“叫”。

[3] 栅头：负责养促织的人。栅，音 zh à 。

[4] 掇来：端来。掇，音 du ō 。

[5] 爷：爹，父亲。

[6] 聒子：本是蝌蚪的别名，此处疑为“蝼蛄儿”，即“蝈蝈儿”，一种昆虫，身体绿色或褐色，翅短，腹大，善于跳跃。

到天亮起来，吃了早饭，提了盆儿，迳投张太尉府中。门公报知太尉，王二到厅。太尉曰：“昨日干办说你的虫儿被鸡吃了？”王二曰：“日昨父亲不知，却将聒子出来，被鸡吃了。这个虫儿在此！”太尉大喜，叫当值唤栅头来看了，交三千贯钱、一副寿材板，使人扛送，王二拜谢自回。

次日就与石太尉虫儿斗，赢了三千贯。一连斗了三十余场，无有不胜，因此取名王彦章。渐养至秋深，大限[1]已到，太尉打个银棺材，盛了香花灯烛供养。

三七日出殡，众太尉都来听济公指路。济公曰：“大众听著！”

促织儿，王彦章，  
一根须短一根长。  
只因全胜三十六，  
人总呼为王铁枪。  
休烦恼，莫悲伤，  
世间万物有无常。  
昨宵忽值严霜降，  
好似南柯梦一场。”

---

[1] 大限：指寿数已尽、注定死亡的日期。

棺至方家峪，张太尉请济公下火。济公手执火把，念云：

“这妖魔，本是微物，只窝在石岩泥穴。  
时当夜静更深，叫彻风清月白。  
直聒得天涯游子伤心，寡妇房中泪血。  
不住地只顾催人织，空费尽许多闲气力。  
又非是争夺田园，何故乃尽心抵敌？”

相见便怒尾张牙，扬须鼓翼，  
斗过数交，赶得紧急。  
赢者搦翅高声，输者走之不及。  
财物被人将去，只落得些食吃。  
纵有金玉雕笼，都是世情虚色。  
倏忽天降严霜，彦章也熬不得。  
今朝归化时临，毕竟有何奇特？  
仗此无名烈火，要判本来面色。  
咦！

托生在功德池边，却相伴阿弥陀佛。”

济公念罢，张太尉曰：“一发相烦撒骨。”济公曰：“个样物事，也要我依费心！”胡乱撮些灰土包了，济公立在船头，手拿促织灰，道：“大众听著！”

一夜青娥[1]降晓霜，东篱菊蕊[2]似金粧[3]。  
昨宵稳贴庄周梦，不听虫吟到耳傍。  
大众！  
万物有用[4]皆有死，鸟雀昆虫亦如此。  
今朝促织已身亡，火内焚尸无些子。  
平生健斗势齐休，彻夜豪吟还且住。  
将来撒在五湖中，听取山僧分付汝：  
冤与孽，皆消灭。  
咦！  
一轮明月浸波中，万里碧天光皎洁。”

---

[1] 青娥：即青女，神话中主霜雪之神。

[2] 蕊：同“蕊”。

[3] 粧：同“妆”。

[4] 有用：疑为“有生”。

济公念罢，把灰向湖中一丢，一阵清风过处，现出一个青衣童子，合掌当胸曰：“感谢我师点化，弟子已得超升！”言讫，风息。是日尽醉。济公回张太尉府中歇了。

## 52、超度小童

次日回寺，路由王太尉府前过，听得里面鼓钹响、哭声吟，堂候官道：“太尉儿子小童死了！”济公走入后堂，正见太尉道：“你来得正好！烦与小童入土则个！”济公道：“这样小孩童，只好烧化了，等他托生去。”太尉道：“也说得是。”就扛出，放下棺材，济公手拿火把，念道：

“神童子，神童子，  
来何迟，去何速！  
咦！  
烈焰光中唤不回，  
银盆又向谁家浴[1]？”

念罢，下火了，太尉请济公吃酒了，辞别回寺。见长老问道：“济公！你连日在何处？”济公将连日事说了一遍，长老大喜。

---

[1] 银盆又向谁家浴：古时有“洗三”之风俗，即婴儿出生后第三天给婴儿洗澡。故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知小童又投胎到哪家去了。

## 53、居士求疏

忽一日，济公立于山门下，觉身上痒，到厨下脱直裰，令沈万法捉虱子。却说一个年少居士，手执一书，迳入寺内，问：“济书记在否？”知客曰：“在厨下。”居士一迳走到厨下，只见一个和尚在那里捉虱，向前施礼曰：“师父莫非济书记否？”济公曰：“你问我何为？”居士曰：“小道是讲西堂之姪[1]、徐道成也。出家数年，今欲剃度，师叔西堂特致书，令小道求师父开疏。”济公接书看了，曰：“你要开疏，何不买酒请我？”徐居士到酒店中去，济公忙披直裰，迳出山门，至王家店中，二人坐定。原来徐居士身边无钱，吃得七、八碗，济公正要吃，居士叫住，还了三贯钱。济公就酒店笔砚，居士取出疏头，济公写云：

“本是居士身，要作比丘相。

祠部[2]价难酬，袈裟又不周。

我劝徐居士，只好罢休休。”

徐居士见了不悦。济公曰：“你要做和尚，须请我吃得大醉！”居士无奈，遂脱下夹道袍，当三贯钞酒，吃了，济公乃提起笔，续二句云：

“出门撞见庞居士，一笑回来光却头。”

徐居士得了疏头，与济公谢别，取路望六条桥来。身上又冷，疏头又写坏了，一路不抬头，到岳坟前，正冲王太尉马头，喝声“拿住！”徐居士跪下，告曰：“相公！小道因往净慈寺浼济公写疏头，被他写坏了，心下闷，因此[3]冲了相公节[4]。”太尉曰：“拿疏头我看。”居士袖中取出呈上。太尉看了大喜，便令虞候带进府。太尉入府升堂，居士跪下。太尉曰：“你真实有缘！太后娘娘昨日与我一百道度牒，未曾舍动，你却好是第一名。”便叫左右取一道付与。居士接得，大喜，拜谢而去。

---

[1] 姪：音 zhí，同“侄”，侄子。

[2] 祠部：宋时管理寺庙官观的政府部门。

[3] 因此：原为“困此”，据文意改。

[4] 节：仪仗队。

## 54、提点求诗

且说济公一日吃早饭了，行至长桥，趁只船划到钱塘门，上岸，望竹竿巷内张提点生药店来。只见张提点妻立于店内。济公施礼曰：“孺人[1]！提点在否？”这娘子所恶是僧道，乃回言“不在！”，济公却待要行，布幔[2]内张提点钻出来，呵呵大笑曰：“济公，久不会！请坐，吃酒！”济公曰：“我依怕你娘子，吃不下！”



提点曰：“街上店中去，可乎？”济公曰：“甚好！”二人迳到升阳宫[3]酒楼上饮酒。济公一上吃了二十多碗，对提点曰：“汝娘子怪我们每日吃酒，我如今有一词，唱与你听：

每日终朝醉似泥，  
未尝一日不昏迷。  
细君[4]发怒将言骂，  
道是人间吃酒儿。  
莫要管，你休痴，  
人生能有几多时？  
杜康曾唱莲花落[5]，  
刘伶好饮舞啰哩。  
陶渊明，赏菊醉东篱，  
今日皆归去，  
留得好名儿。”

- 
- [1] 孺人：古时称大夫的妻子，明清时为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此处是对妇人的尊称。  
[2] 布幙：布幕。幙，音 mù，同“幕”。  
[3] 升阳宫；原作“申阳宫”，据前文改。  
[4] 细君：妻子。  
[5] 莲花落：一种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句子做衬腔或尾声的曲艺，常用竹板打节拍。

提点曰：“绝妙，绝妙！我带有四幅笺纸[1]在此，你与我写四幅吊子[2]，安在家中。你百年之后[3]，也是一念。”济公口里不说，心下思量：“这言语，分明是催我死。”提点袖中取出笺纸，问酒保借笔砚，济公遂写：

其一

几度西湖独上船，篙师识我不论钱。  
一声啼鸟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

其二

湖上春光已破慳[4]，湖边杨柳拂雕栏。  
算来不用一文买，输与山僧闲往还。

其三

出岸桃花红锦英，夹堤杨柳绿丝轻。  
遥看白鹭窥鱼处，冲破平湖一点青。

其四

五月西湖凉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  
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

济公道：“我今日作诗没兴，写亦不美，胡乱将去遮壁[5]。”提点曰：“有劳大笔，再吃几杯。”济公曰：“心下不乐，免饮。”

---

[1] 笺纸：信笺纸，信纸。

[2] 吊子：同“吊挂”，一种悬挂起来供欣赏的陈列品，多指书画作品。

[3]百年之后，即人死之后。

[4]破慳：原指出钱，含有勉强之意。此指春至不久，树木刚吐绿。

[5]遮壁：犹言“补壁”，是将自己的书画作品赠予人时的一种谦虚说法，意谓自己的作品不值什么，就请对方用它来遮壁或补壁好了。

## 55、酬谢茶婆

二人便行，到望仙桥下，有个开茶坊的婆婆，叫做陈干娘[1]，看见济公，便留吃茶。济公曰：“茶到正好。”同提点入去，婆婆点了两杯茶，请济公、提点吃。济公曰：“阿婆！难得你好心，时常请我。没何报答，你去省马庙[2]前杜处士[3]家，讨我神子头儿来，爱好[4]安在家里，以后自有好处。”婆婆道：“他须不肯。”济公便写个贴子与了。明日婆婆去讨，将来看时，却是个病恹恹的瘦和尚。婆子道：“这样冷货[5]，要他何用！”撇在壁边。谁想后来济公死了，众太尉要寻济公神子，叫[6]干办去裱褙铺里买。杜处士曰：“只有望仙桥下陈干娘茶坊里有济公的神子。”太尉就差干办将三千贯与婆子，买了。这是后话。

---

[1] 干娘：对老年妇女的尊称。

[2] 省马庙：一作“白马庙”。

[3] 处士：未仕或不仕的士人。处，音 chǔ。

[4] 爱好：好好地。

[5] 冷货：冷僻少见的货，不畅销的货。

[6] 叫：同“叫”。

## 56、妙才戏题

却说济公谢了茶，出门撞见一个挑海蛎担的，张提点曰：“济公！做只海蛎颂！”随即口念云：

“此物生在东海西，又无鳞甲又无衣。

虽然不入红罗帐，常与佳人做嘴儿。”

提点大笑。此时正是五月天气，忽然一阵好雨。三人入茶坊避雨，见雨伞，济公遂题云：

“一竿翠竹，巧匠批栳[1]，

条条有眼，节节皆穿。

四大假合，柄在人手，

归家放下，并不争先。

直饶瓮泻盆倾下，

一搭杈为不漏天。”

题毕，雨住。行不过数间门面，只听得铙钹之声。提点问：“是甚处做道场？”济公曰：“这是王妈妈家与王公做小祥[2]功德。”提点笑曰：“这们[3]人家，也做功德斋僧！”济公作诗云：

- 
- [1] 批栳：制伞的两道工艺程序。批，将竹子劈成细条。栳，音 luán，将竹片弯成拱形。
- [2] 小祥：祭名。父母死后一周年的祭礼。当是王公子女为王公举办。
- [3] 这们：这么样的。

“唐家闾里[1]闲游赏，妈妈家中请和尚。  
三百衬钱[2]五味[3]食，羊毛出在羊身上。”  
提点大笑曰：“还他道场钱也无！”济公又云：  
“妈妈好善结良缘，斋僧不论圣和凡。  
经资斋衬明舍施，少间[4]暗里送来还。”

- 
- [1] 闾：音 xiàng，古同“巷”，街巷，胡同。
- [2] 衬钱：做佛事时施舍给和尚的钱。
- [3] 五味：即甜、酸、苦、辣、咸，泛指各种味道。
- [4] 少间：过一会儿；隔不多时。

## 57、抢咬麻绳

二人过一古董铺门首，见挂着一幅墨竹[1]。济公口占云：

“数枝淡竹翠生光，一点无尘自有香。  
好似葛陂[2]龙化后，却留清影在虚堂。”

店内有一条三股麻绳，济公拿起，便把口咬。店主人忙抢过手，扯住济公要赔。提点再三劝散了。一路行着，济公道：“他妻该死在这条麻绳上。还有一股不曾咬得。这孽冤还不肯散。”谁想过了数日，古董铺娘子，与丈夫争论，把这条麻绳缢死了。

- 
- [1] 墨竹：单用墨画的竹子。相传始于唐吴道子，一说始于五代郭崇韬妻李氏。至宋，作者渐多。文同，字与可，尤负盛名。
- [2] 葛陂：地名。在今河南新蔡县北。道家传说东汉汝南人费长房投杖于此，杖化为龙。

## 58、酱缸大便

且说济公与提点迤投清波门去，有一人家门前放着一缸酱。济公看一看，扒上大解，地下拾一块炭来，壁上写了四句，云：

“你家酱一缸，内有毒蛇藏。  
若无老僧说，人口俱被伤。”

其家得知，叫苦连声。扛去倒，只见倒出两条火赤练来，吃了一惊，才知济公救了一家性命。

## 59、猛吃辣藟

二人去，走得身上热，提点袖中取出扇来，扇上有小画。济公口占云：

“一枝风柳一蝉鸣，画出规模[1]宛似生。

莫谓其中绝音响，报君消息甚分明。”

题毕，见一后生，挑着担辣羹粉[2]。济公曰：“怎么卖？”后生曰：“五贯一筛。”济公要提点作一辣羹主人。提点曰：“你只顾吃，我还钱[3]。”那后生盛一碗来。济公做两、三口吃了。交[4]只顾盛来，一上吃了半筛。提点曰：“此物只宜少吃。”济公道：“好吃。”又吃了半筛。提点还了那后生钱。

## 60、罗汉归真

二人迳往前去，却好撞见沈万法。济公遂别提点，同沈万法出清波门，回寺。济公分付沈万法：“我不吃晚粥了。”入房眠至初更，肚内碌碌响起，便叫沈万法：“快搀我东厮上去！”沈万法急忙起来，搀至房门外，济公忍不住，却有一火工，打铺在此睡，被济公撒了一头一脸，叫起来。济公曰：“阿哥休要骂[5]，我急了，莫奈何。”火工只得自去洗了。

济公一夜泻到天明，饭食不进。长老得知，自来探望。济公曰：“长老，我年六十岁，不好也。”叫[6]沈万法扶到安乐堂去，渐渐病重，万法只哭。济公曰：“你休得哭，我实亏你，无物可报。你将纸来，我写个疏头，你去王太尉处，讨了度牒。”沈万法曰：“谢天地！得师父病好，却取度牒与我未迟。”济公曰：“我要休矣！你取纸笔来！”

---

[1] 规模：气概、气象，模样。

[2] 辣羹粉：捣碎的加了辣椒的姜、蒜或韭菜碎末儿。羹，音 jī。

[3] 还钱：结账，付账。

[4] 交：同“叫”。

[5] 骂：一作“怪”。

[6] 叫：同“叫”。

沈万法去取纸笔，众僧曰：“沈万法！汝师父平日不曾有衣钵在寺，今既不好，恐有衣钵在外，死后难讨。亦须写留一执照[1]。”沈万法曰：“我师父素不曾有衣钵，怎生问人讨？”监寺曰：“汝师父日常往来者，十六厅朝官、二十四太尉、十八行财主，便要三万贯亦有，何为无衣钵？”沈万法曰：“亦是。”取了二张纸，入安乐堂。济公交[2]将纸笔过来，写下一张求度牒的疏。沈万法又放一张纸在前。济公曰：“再要我写甚么？”万法曰：“众僧说师父有衣钵在外，师父归天之后，胡乱把两件与弟子作忆念。”济公曰：“我写与你。”写云：

“来时无一物，去时无一物。

若要我衣钵，两个光卵核。”

长老曰：“沈万法，你师父平日只贪酒，实无衣钵。将疏头去王太尉府中，取度牒，便是你出身之本。”沈万法复到安乐堂。济公曰：“如何你又来？”沈万法曰：“恐师父要汤水吃。”济公曰：“你去万松岭，报知各太尉，就讨度牒来。”沈万法星飞去了，少刻乃回。

---

[1] 执照：证据，证明。

[2] 交：同“叫”。

济公病势转加。是时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1]也。济公叫起：“无名发来！”众僧只道有火，长老都刹[2]。济公曰：“今日我归去也。可叫一剃头的来，与我剃头。就烦长老与沈万法取一法名，亦就今日剃头。”

长老乃令剃了济公、万法头。济公曰：“我心今已放下。”当时朝官太尉，相识朋友尽至。济公令沈万法烧汤洗浴，取件洁净衣服穿了，却无僧鞋。长老自取一双与济公换了。济公坐禅椅上，令取文房四宝来，写下一绝辞世颂，云：

“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  
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济公写毕，下目垂眉，圆寂去了。沈万法大哭一场。众官、僧、道，俱来焚香。至三日，正欲入龕，时有江心寺全大同长老亦知，特来相送。会斋罢，全大同长老与济公入龕，焚了香，曰：“大众听著！”

---

[1] 五月十六日：据文后所附《湖隐方圆叟舍利铭》的记载，应为五月十四日。

[2] 都刹：一并制止。刹，音 shā。

才过清和[1]昼便长，莲菱[2]芬芳十里香。  
衲子心空归净土，白莲花下礼慈王。

#### 恭惟圆寂书记济公觉灵：

原系东浙高门，却来钱塘挂锡。  
参透远老葛藤，吞尽赵州荆棘。  
生前憨憨痴痴，末后奇奇特特。  
临行四句偈云，今日与君解释。  
从前大戒不持，六十年来狼藉。  
囊无挑药[3]之金，东壁打倒西壁。  
再睹旧日家风，依旧水连天碧。  
到此露出机关，末后好个消息！  
大众且道：如何是末后消息？  
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  
时时示世人，世人俱不识。  
咦！  
玲珑八面起清风，大地山河无遁迹。”

---

[1] 清和：本泛指暮春初夏天气，后来多以为农历四月的别称。

[2] 菱：俗称菱角。两角的叫菱，四角的叫芰（jì）。菱科。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一作“芰”。

[3] 挑药：盖意同抓药、拿药。

全大同长老念罢，众皆叹赏。第二日，启建水陆道场，助修功德，选日出丧。届八月十六日，百日之期，灵隐寺印铁牛禅师与济公起龕。禅师立于轿上，递香云：“大众听著！”

一百光钱挂杖头，前街后巷恣遨游。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休。

恭惟圆寂书记济公觉灵：

世居东浙，祝发[1]西州。  
逆行顺行，凡圣莫测。  
横说竖说，耸动王侯。  
天魔为伴侣，佛祖是冤仇。  
正好逢场作戏，俄然野壑归舟。  
天堂收不得，地狱岂能留？  
大众！  
既不能收，又不能留，毕竟如何？  
咦！  
信少[2]出门行大道，更兼何处不风流！”

---

[1] 祝发：祝，切断之意。故祝发与剃发同，即出家落发之谓。

[2] 信少：当为“信步”。

印铁牛长老念罢，众团头[1]作索起龕。扛至法阴寺山门下，请上天竺宁棘庵长老挂真。宁棘庵长老立于轿上，手持真容，道：“大众听著！”

鹭岭西峰八月秋，桂丛香内积真流。  
上人身赴龙华会，遗下神容记玉楼。

恭惟圆寂书记济公觉灵：

一生只贪浊酒，不顾禅师道友。  
到处恣意疯狂，赢得面颜粗丑。  
眼上安着双眉，鼻下横张大口。  
终朝撒手痴颠，万事并无一有。  
休笑这个规模[2]，真乃僧家之首。  
咦！  
现在曾过天台，认得济颠面否？”

---

[1] 团头：原指行帮头目，此指参与抬棺材的人。

[2] 规模：一作“模样”。

宁棘庵长老念罢，鼓乐喧天，迎丧入虎跑山门烧化。宣石桥长老与济公下火，手拿火把，道：“大众听著！”

济颠济颠，落托[1]多年。  
喝佛骂祖，唤死如眠。  
是天台山李駉马之裔，得灵隐寺远瞻堂之禅。  
以护身符牒为长物，一火还能洞然；  
以丛林规矩为鄙吝，疯狂行遍市廛。

迅手[2]写出大道，向人博换酒钱。  
皮子[3]队里，逆行顺化；  
散圣门前，掘地讨天。  
临命终时，坐脱立亡，已纳败阙[4]；  
末后句中，隔凡成圣，也是搭虔[5]。  
还他本色草料，方能灭尽狼烟。  
咦！  
火光三昧连天碧，狼藉家风四海传。”

---

[1] 落托：同“落拓”，豪放，不受拘束。一作“脱落”，谓桶底脱落，即开悟之谓。

[2] 迅手：顺手。

[3] 皮子：借指动物。

[4] 败阙：破绽。

[5] 搭虔：多余。

宣石桥长老念毕，举火烧着，舍利如雨。众僧拾骨。宁棘庵与济公起骨，道：“大众听著！”

天台散圣无人识，卧柳眠花恣飘逸。  
如今脱却臭皮囊，无位真人赤骨律[1]。  
济书记！  
记得，记得：  
平生不露锋芒，末后尾巴露出。  
咦！  
这个雪骨[2]起风云，一笑出门横玉笛。”

念罢，沈万法捧了骨头，宁长老道：“贫僧一发与他送骨入塔。”道：“大众听著——

冷泉参透瞎堂禅，到处逢人夸唧溜[3]。  
胸藏万卷书，笔扫三千首。  
放憨[4]在短巷长街，说法向茶前酒后。  
火烧舍利灵牙，何啻八斛四斗。  
不撒向月底波心，不殡在山腰谷口。  
今朝率堵[5]以成，且要还他窠臼。  
咦！  
没须锁子两头摇，无缝塔中长保守。”

---

[1] 赤骨律：赤裸裸，空无所有。又作“赤骨立”、“赤骨力”。

[2] 雪骨：比喻品格高洁的人。如“霜筋雪骨”。

[3] 唧溜：音 jī liū，聪明，伶俐。

[4] 放憨：装疯卖傻。

[5] 率堵：即“窣（sū）堵波”，佛塔，存放僧人灵骨的地方。

## 61、别后消息

宁长老念罢，把骨送入塔了[1]，回丧至净慈寺。山门前，只见二行脚僧问曰：“那位是少林长老？”长老曰：“和尚何来？”行脚僧曰：“小僧从六和塔过，遇上刹济书记，有一书、一双僧鞋，令小僧寄与长老。”长老接过一看，大惊曰：“济公临终时无僧鞋，老僧取此一双与他穿，今已烧化，如何又将原物还我？”且拆书看，书云：

“愚徒道济稽首焚香拜手少林大和尚座右：

伏以山遥水远，急难会面。

即辰仲秋，桂子将残，黄花欲放。

城中车马人烟杂，湖上清风明月闲。

区区[2]钻开地孔，推倒铁门，

针尖眼中走将出来，芥菜子内寻条大路。

折了锡杖，不怕上高下低；

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带水。

飏[3]下竹笠，不要衣包；

当行即行，要住便住。

约莫西天十万里，迅步虚空在目前。

正行大道，忽遇魔君。

托寄咫尺之书，送与故人相看。

照管铁笼马，一脚踢倒泰山；

隄防[4]碧树猿，双手劈开金锁。

大笑万山黄叶落，回头千派碧泉流。

冗中不及一一，数字以代面言。

传与南北两山，常教花红柳绿。



又颂云：

睡不着，错认箴篱是木杓。

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断黄金索。

幼年曾到雁门关，老去分明醉眼看。

忆昔面前当一箭，至今犹自骨毛寒。

只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

---

[1] 了：一作“内”。

[2] 区区：旧时谦辞，我。

[3] 颺：音 yáng，被风吹掉。

[4] 隄防：即“提防”。隄，音 dī，同“提”。

二行脚僧在寺安歇，众官员人等各散。忽一日，有钱塘县一走差[1]的，来见长老曰：“小人因往天台下文书，遇见上刹济公，浼小人寄封书在此。”长老接过，拆开看时，内诗二首云：

#### 其一

片帆飞过浙江东，回首楼台渺漠[2]中。

传与诸山诗酒客，休将有限恨无穷。

#### 其二

脚絰紧系兴无穷，拄杖挑云入乱峰。

欲识老僧行履[3]处，天台南岳旧家风。

少林长老曰：“济公如此来去明白！”

走使惊曰：“小人只道是活的，却乃死了！”不在话下。

---

[1] 走差的：公家送信的人。

[2] 渺漠：时地远隔，模糊不清。

[3] 行履：行者进退，履者实践，指日常一切行为。此处指行踪、下落。

## 62、感应无尽

后五十年来，净慈寺崩损，无人去化木植[1]修葺。忽一日，有一范村人送木植来，言说济书记募化来的。长老骇，遂令监寺收了。一寺僧人无不感仰。后济公徒弟沈万法，升至本寺监寺，寿年九十三岁而终。济公累累[2]悬应[3]，

书不能尽。有诗为证云：

“黄金百炼费功夫，下得功夫价自无。  
若是昔年留得种，任君千遍去耕锄。”

---

[1] 木植：木材。

[2] 累累：多次，数目多得无法计算。

[3] 悬应：显示灵感。

**附：湖隐[1]方圆叟[2]舍利铭[3]**

**（出于《北磻文集》[4]**

**释居简[5]**

舍利，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不用阂维[6]法者，故未之有见。都人以湖隐方圆叟舍利晶莹，而耸观听，未之知也。

叟，天台临海李都尉[7]文和[8]远孙，受度于灵隐佛海禅师[9]。狂而疏，介而洁。著语不刊削[10]，要未尽合准绳，往往超诣，有晋宋名缙逸韵。信脚半天下，落魄四十年。天台、雁宕，康庐[11]、潜皖[12]，题墨尤隽永。暑寒无完衣，予之，寻付酒家保。寝食无定。勇为老病僧办药石[13]。游族姓家，无故强之不往。与蜀僧祖觉[14]老略相类。

觉尤诙谐。他日觉死，叟求予文祭之曰：

“於戏[15]！吾法以了生死之际验所学，故曰‘生死事大’[16]。大达大观，为去来，为夜旦。颠沛造次无非定[17]，死而乱耶？譬诸逆旅，宿食事毕，翩然干迈[18]，岂复滞留？

公也不羈，谐谑峻机，不循常度，辄不逾矩[19]。白足[20]孤征，萧然蛻尘[21]。化门既杜，一日千古。迥超尘寰于谈笑间。

昧者昧此，即法徇利，逃空虚[22]，远城市，委[23]千柱[24]，压[25]万指[26]。是[27]滉漾[28]无朕[29]为正传，非[30]决定明训为戏言。坐脱立亡，斥[31]如斥羊，欲张膺[32]浮图之本也。相与集俗而谋曰：‘此非吾之所谓道。灵之迈往，将得罪于斯人；不得罪于斯人，不足以为灵。所谓道也。’”

叟曰：“嘻，亦可以祭我！”逮[33]其往也，果不下觉。举此以祭之，践言也。

叟名道济，曰湖隐，曰方圆叟，皆时人称之。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于净慈，邦人分舍利，藏于双岩之下。铭曰：

壁[34]不碎，孰委擲？疏星粲星[35]烂如日。

蛟[36]不泣，谁泛滥？大珠小珠俱走盘。”

## 注释

- [1] 湖隐：依湖而隐的高士。时人以称济公。
- [2] 方圆叟：时人亦称济公为“方圆叟”。
- [3] 舍利铭：为舍利而写的铭文。舍利，罗汉、高僧等寂后火化，每留有舍利，或如珠，或如花，此是其人生前依戒、定、慧薰修而得，无量功德所成。后人多建塔供奉，上刻铭文，记载本人生平，并以韵文总括全面。铭，一种文体。古代常刻铭于碑版或器物，或以称功德，或以申鉴戒，后演变为一种文体。
- [4] 《北磻文集》：参见注解5。磻，音 jiàn，同“涧”，山间的水沟。
- [5] 释居简：公元1164—1246年，宋代临济宗高僧，净慈寺第37代住持。字敬叟。俗姓王（一说姓龙），潼川府（四川三台）人。筑室灵隐寺北磻三十年，世称“北磻居简”。淳祐六年四月一日示寂，享寿八十三。师现存之著作有《北涧和尚语录》、《北涧文集》十卷、《北涧诗集》九卷、《北涧外集》一卷。其著作对日本的五山文学曾有很大的影响。
- [6] 阇维：音 shé wéi，梵语，一作荼毗。是佛家的一种仪式。出家人去世而火化之，谓之阇维。
- [7] 都尉：官名。
- [8] 李文和，即李遵勖。参见前文“投胎入世”一节之注解。
- [9] 佛海禅师：宋临安府灵隐慧远佛海禅师，即语录中的远瞎堂。临济宗杨岐派高僧，圆悟克勤禅师之法嗣。俗姓彭，眉山（今四川境内）金流镇人。十三岁出家为僧，在圆悟克勤座下开悟。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慧远禅师

奉召入禁中问法，并得赐“佛海禅师”之号。次后多次奉诏入宫，大弘禅道。淳熙三年（1176年）正月十五日圆寂，春秋七十四岁。

- [10] 刊削：削除。此处为斟酌意。刊，原意为斫斫，削除。
- [11] 康庐：即庐山。庐山又名匡山。宋开宝中，为避太祖赵匡胤之讳，改名康山。此处康、庐并称，实则一山也。
- [12] 潜皖：即天柱山，在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又名潜山、皖山，此处亦是潜、皖并称，实即一山。
- [13] 药石：古时指治病的药物和砭石。
- [14] 祖觉：公元1087~1150年。宋代僧。嘉州（今四川乐山县）龙游人，俗姓杨。号痴庵。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出家后参究华严宗旨，依圆悟于钟阜，世称“觉华严”。后居眉州中岩寺，大弘清凉（华严）之教。尝修北宋僧史，著有《华严集解》、《金刚经注》等。绍兴二十年孟夏，示少恙，至五月朔，晨起，众衲环拥，求末后句。师拈之曰：“吾平生口过不少，今尚何言？去！去！吾将少憩焉。”遂瞑目而逝。三日，慈容俨然。火浴后，获舍利，有大如蚌珠，五色者莫计。世寿六十四。
- [15] 於戏：音wūhū，叹词，同“呜呼”。
- [16] 生死事大：佛门用语。指生死问题极为重大，劝人尽快求得解脱之意。
- [17] 颠沛造次无非定：此句从《论语·里仁》中化来：“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次，仓促匆急；颠沛，变乱困苦。仓促匆急的时候不违于仁，变乱困苦的时候亦不违于仁。佛门弟子，则是颠沛造次的时候不违于定。
- [18] 千迈：向前迈进。
- [19] 逾矩：超越规则，打破规则。出自《论语·为政》：“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 [20] 白足：本是刘宋时代之神异僧。关中人，俗姓张，法号昙始。以鸠摩罗什为师，多异迹。足白于面，虽跋涉泥水，未尝沾湿，时称“白足和尚”。此处亦可理解为赤脚。理想的解释是，象白足和尚一样赤脚远行。
- [21] 蜕尘：象蝉脱壳一样离开人世。蜕，原意为蝉、蛇之类脱皮去壳，后被道家 and 佛家借用，谓人之死亡如蝉蜕壳，故美其修行者死去为“蜕”。
- [22] 空虚：旷野。《庄子·徐无鬼》：“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跂然而喜矣。”
- [23] 委：抛弃，舍弃。
- [24] 千柱：指代豪华的建筑物。
- [25] 压：当为“厌”。讨厌，厌弃。
- [26] 万指：意谓万人。《林间录》卷上：“王公复至寺，众横撞大钟，万指出迎。”
- [27] 是：以……为是，认为……是对的。
- [28] 混漾：形容广阔无涯。
- [29] 朕：征兆；先兆。
- [30] 非：以……为非，认为……是错的。
- [31] 斥：抛弃。
- [32] 张麈：揭示假的，显示真的。
- [33] 逮：等到。
- [34] 璧：平而圆，中心有孔的玉。此处指玉。
- [35] 槃星：繁星。
- [36] 蛟：蛟人，神话传说中的人鱼。晋张华《博物志》卷九：“南海外有蛟人，

水居如鱼，不废织绩……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

译白：

凡是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一种善行的人，都有舍利。只是因为不用火化的方法入葬，所以不常得见。本市人因为湖隐方圆叟（济公）的舍利晶莹玉润，而耸动视听，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一点。

方圆叟（济公），是天台山临海郡驸马都尉李文和的远孙。他是在灵隐寺远瞻堂佛海禅师的座下剃度的。为人狂妄疏放，耿介高洁。写文章下笔不用斟酌，总体上看，虽然不太合乎规范，但是往往有普通人所不及的地方，颇有晋宋名僧的风韵。他信脚走遍半天下，穷困潦倒四十年。天台山、雁荡山，庐山、天柱山，（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所题的墨宝尤其意味深长，引人入胜。冬夏都没有完好的衣服，如果有人施舍衣服给他，不一会儿他就拿到酒店里给酒保换酒喝了。他的睡眠和饮食都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他特别勇于为年老或生病的出家人采办医药用品。虽然与名门大族交往，但是如果无事强迫他去，他是不去的。他的为人，与四川僧人祖觉老人有些相似。

祖觉性情尤其诙谐。从前的某一天，祖觉死了，方圆叟（济公）来求我写文章祭悼他。那篇祭文是这样的：

“呜呼！我佛门之法，是专门要在了生死的时候，勘验逝者毕生所学，所以说“生死事大”。特别达观的人，把生死看得如同来去、昼夜一样自然。匆促困苦的时候都处于定中，如如不动，难道死的时候就乱了阵脚吗？人生就好象住旅店，住完了、吃完了，潇洒地抬脚就走，哪里还会滞留在旅店里？祖觉公是不爱受拘束的人，性情诙谐，禅机高峻，不循常理，却从不超越一定之规。他象白足和尚一样赤脚孤身远游，在寂寥中迁化。教化众生之门已经关闭了，祖觉公弃世的那一天，就与我们永诀了。他在谈笑之间（离开了人世，已经）远超于人世间之上了。

那些愚昧的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或借着佛法谋求私利，或逃到旷野之中，远离城市，抛弃豪华的建筑，讨厌人多的场合；或把无稽之谈当作正理，把正理视为戏言。坐脱立亡的人，抛弃自己的躯壳就好似抛弃一只羊一样，（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揭示佛法的根本（心性为真，色身为假）。可是那些愚昧的人却与众人一起议论说：“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死者的神灵所至之处，将会给当事人带来祸福；不能给当事人带来祸福的，就不足以称为神灵了。这才是所谓的‘道’。”

方圆叟（济公）说：“嘻，这篇祭文也可以用来祭我！”等到他去世的时候，（其作略行感）果然不在祖觉之下。我便把这篇祭文拿来祭悼他，以兑现自己的诺言。

方圆叟的名字是道济。“湖隐”和“方圆叟”，都是当时人对他的称呼。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日，道济死于净慈寺。国人把他的舍利分了，（其中的一份）藏在双岩之下。我为他的舍利作铭曰：

“玉璧没有碎呵，是谁把它扔掉了？这些舍利啊，就象天上的疏星和繁星，又象太阳一样发出灿烂的光芒。

鲛人没有哭呵，是谁的眼泪泛滥成河？这些舍利啊，就象大大小小的明珠在盘上滚动。”

## 醉菩提全传

[清]天花藏主人 编次

## 醉菩提序

禅关气清，静处自可通神；妙道凝玄，正容乃以说法。若济颠师者，遇酒肉而不知戒，犯淫色而不知禁，往往嬉笑怒骂，恣情纵逸。人第知颠之为颠，究知极意佯狂，尽是灵通慧性；任情游戏，无非活泼禅机。此颠之终非颠，而圣迹之

不可不传也。夫松涛竹影，花语香风，惟贞敏寂静者始能会悟，而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思欲概以相量不得也。故抱度世婆心者，或托之疯痴，庶有以惊其聋聩而转其愚蒙，示以奇怪而发人深省，其与静处通神、正容说法，盖亦无弗同也。

桃花庵主人 漫题

第一回 静中动罗汉[1]投胎 来处去高僧辞世

诗曰：

爱网[2]无关爱不缠，金田有种种金仙，



禅心要在尘中净，功行终须世上全。

烦恼脱于烦恼际，死生超出死生前，

不能火里生枝叶，安得花开火里莲。

此八句诗，是说那释教门中的罗汉，虽然上登极乐，无灭无生，但不在人世翻筋斗、弄把戏，则佛法何以阐明？神通难于显示，那[3]能点醒这浊世[4]一般的愚庸？如今且说一位罗汉，因一念慈悲，在那西湖上留下五十年圣迹，后来万代瞻仰，莫不称奇道异，你道是谁？

却是大宋高宗南渡，建都在浙江临安府。这浙中有一座天台山最为灵秀，原是个活佛住的去处。这高宗建国在旁，遂改为台州府。这府中有个国清寺，寺中的长老法名一本，道号性空，僧腊已是六十八岁，也是累劫[5]中修来的一尊罗汉，但往往默示禅机，绝不轻易露出本相。

---

[1] 罗汉：为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全称“阿罗汉”，意译为应供、杀贼、无生、无学、真人等。指断尽三界见、思之惑，证得尽智，而堪受世间大供养之圣者。

[2] 爱网：佛教术语。谓为情爱所束缚。

[3] 那：同“哪”。

[4] 浊世：原指乱世。于佛教则指尘世、凡界，乃谓充满五浊之恶世。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

[5] 累劫：多劫。劫，是佛教中的时间单位，为极久远不可计算之悠远岁月。

这一年，正值岁冬，北风凛冽，彤云密布，飞雪扬扬。晚斋后，长老在方丈室中禅椅上，端然独坐。众弟子群侍两旁，佛前香烟霭霭，玻璃灯影幢幢。师弟[1]们相对多时，有一弟子会悟于心，跪在长老面前，道：“弟子蒙师慈，默示静理，今弟子细细参悟，已知静中滋味，有如此之美矣！”长老微笑道：“你虽会得静中滋味，固妙；然有静必有动，亦不可因静中有滋味，而遂谓动中全无滋味也。”弟子惊讶道：“蒙师慈，日示静理，今复云然，岂动中又别有滋味耶？”长老道：“动中若无滋味，则处静者不思动矣。”正说不了，只听得豁喇喇一声响亮，犹如霹雳，众弟子尽吃一惊。长老道：“尔等[2]不必吃惊，此正所谓静中之动也。可细细看来，声从何起？”

[1] 师弟：师父与弟子，师徒。

[2] 尔等：你们。尔，你。

众弟子领了法旨[1]，遂一同移着灯，出了方丈，行至法堂，转上大殿，并无影响。再趲入[2]罗汉堂去，只见一尊紫磨金[3]色的罗汉，连一张彩画的交椅[4]，都跌倒在地。众僧方才明白，原来声出于此，遂回方丈，报知长老。长老也不则声，闭目垂眉，竟入定[5]去了。定不多时，忽回来说道：“适来一声震动，推倒土泥者，乃紫脚罗汉静极而动，已投胎住世矣！幸去不远，异日尔等自有知者。待弥月[6]时，老僧当亲往一看，与之决去住也。”众僧听了，俱各惊异不提。正是：

已知来去来，早辨去时去；

来去两分明，方是菩提路。

话说台州府天台县，有一位宰官，姓李，双名茂春，官拜春芳赞善，为人纯谨厚重，不贪荣利，做了几年官，就弃职归隐于家。夫人王氏，十分好善，但是年过三十，并无子嗣；赞善又笃于夫妻之好，不肯娶妾，夫妻两个日夜求神祈佛。忽一夜，王夫人梦见一尊罗汉，将一朵五色莲花相赠，夫人接来，一口吞下，自此之后，遂身怀六甲。到了十月满足，正是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时分，生下一男，面如满月，眉目清奇。临生之时，红光满室，瑞气盈门。赞善夫妻两个欢喜异常。赞善忙烧香点烛，拜谢天地，一时亲友尽来称贺。

---

[1] 法旨：长老的旨意。

[2] 趲入：转入；迈进。趲，音 xué，转，折身转去。

[3] 紫磨金；又称“紫磨黄金”。古时中国人把黄金中的最上品称为“紫磨金”。紫者，紫色；磨者，无垢浊。

[4] 交椅：古时一种能折叠的椅子。

[5] 入定：入于禅定之意，即掇住驰散之心，进入安定不动的精神状态。

[6] 弥月：满月。弥，满。

到了满月，正在开筵宴客，忽门公来报：“国清寺性空长老，在外要见。”赞善暗想：这性空和尚，乃当世高僧，等闲不轻出寺，为何今日到此？连忙接入堂中，施礼相见。便道：“下官尘俗中，老师法驾宠临，必有事故[1]。”长老道：“并无别事，闻得公子弥月，特来奉贺。但此子与老僧有些来处因缘，欲求一见，与他说个明白。”赞善满心欢喜，忙进内与夫人说知，叫丫环抱著，自己跟出来，送与长老观看。长老双手接在怀中，将手摸著他的头道：“你好快脚！怎冷也不怕，这等大雪，竟走了来！但圣凡相隔天渊，来便来了，切不可走差了路头！”那孩子就像知道的一般，微微而笑。长老又拍他两拍，高声赞道：

“莫要笑！莫要笑！你的事儿我知道。

见我静修没痛痒，你要动中活虎跳。

跳便跳，不可迷了静中窍。

色会烧身，气能败道，钱财只合帮修造。

若忧冻死须菩提[2]，滚热黄汤其实妙。

你来我去两分明，慎莫大家胡厮靠。”

---

[1] 事故；原因。

[2] 须菩提：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阿罗汉。此处借指紫脚罗汉。

长老赞罢，遂将孩子递还丫环，叫她抱了进去。又问赞善道：“公子曾命名否？”赞善道：“连日因庆贺烦冗[1]，尚未得佳名。”长老道：“既未有名，老僧不揣，妄定一名，叫做修元，顾名思义，叫他恒修本命元辰，不识大人以为何如？”赞善大喜道：“元为四德[2]之首，修乃一身之宝，谨领大师台教[3]，感谢不尽。”长老遂起身作别。赞善道：“蒙老师远临，本当素斋，少申[4]款敬。奈今设席宴宾，庖人[5]烹宰，厨灶不洁，以致慢去，尚容亲诣[6]宝刹[7]叩谢。”长老道：“谢何敢当，但老僧即日西归[9]，大人如不见弃，屈至小庵一送，叨宠[8]实多。”赞善道：“吾师僧腊[10]尚未过高，正宜安享清福，为何忽发此言？”长老道：“有来有去，乃循环之理，老僧岂敢有违。”遂别了赞善，回至寺中静坐。过了数日，时值上元，方出法堂升座。命侍者撞钟擂鼓，聚集大众，次第顶礼毕，两班排立。长老道：“老僧不日西归，有几句辞世偈言，宣念与大众听者：

---

[1] 烦冗：事务繁杂。

[2] 四德：《易经》中称“元、亨、利、贞”为“四德”。《易·乾·文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3] 台教：教诲。尊敬的说法。台，敬辞。用于称呼对方或跟对方有关的行为。

[4] 少申：稍微表示一下。申，表明，表达。

[5] 庖人：厨师。庖，音 páo，厨房。

[6] 诣：到，往。

[7] 宝刹：对佛教寺院的美称。

[8] 叨宠：得到您的恩宠。叨，音 tāo，承受。古汉语中用于对受人恩惠及礼物表示感谢的谦词。

[9] 西归：辞世的委婉说法。

[10] 僧腊：出家年数。此处借指对方的年龄。

正月半，放花灯，大众年年乐太平。  
老僧随众已见惯，归去来兮话一声。  
既归去，复何疑，自家心事自家知。  
若使旁人知得此，定被旁人说是非。  
故不说，只成呆，生死之间难用乖。  
山僧二九西归去，特报诸山次第来。  
生死来，休惊怖，今古人人有此路。  
黄泉白骨久已非，唯有青山还似故。  
水有声，山有色，阎罗老子无情客。  
奉劝大众早修行，先后同登极乐国。

长老念罢，大众听得西归之语，尽皆惶惶，一齐跪下，恳求道：“弟子辈根器顽钝，正赖师慈，指示法教，幸再留数十载，以明慧灯之不灭！”长老道：“慧灯如何得灭？因彼灵光，故老僧隐焰。死生定数，岂可稽留？可抄录法语，速报诸山，令十八日早来送我。”吩咐毕，遂下法堂。众僧只得一面置龕，一面传报。

到了十八日，诸山人等，尽来观送；李赞善与众宰官亦陆续俱至。性空长老沐浴更衣，到安乐堂禅椅上坐下，诸山和尚，并一应人等，俱簇拥侍立。长老呼其亲信五个弟子至前，将衣钵之类尽行付与，吩咐道：“凡体虽空，灵光不隔，机缘若到，自有感通。你五人谨守法戒，毋得放纵！”五弟子不胜悲恸，叩领法旨。长老又略定片时，忽开目道：“时已至矣！快些焚香点烛，礼佛念经。”众僧依言。不一时，礼诵毕。长老令取纸笔，大书一偈，道：

“耳顺年逾又九，事事性空无丑；

今朝撒手西归，极乐国中闲走。”

长老写毕，即下目垂眉，霎时圆寂。众各举哀，请法身<sup>[1]</sup>入龕毕，各自散去。

---

[1] 法身：本指佛三身之一，此处借指长老的遗体。

到了二月初九日，已是三七，又请大众举殓。这一日，天朗气清，远近毕至。

大众举龕而行，只见幢幡[1]前引，经声随后。直至山化局，方停下龕子。在松林深处，五弟子请寒石岩长老下火。长老手执火把，道：“大众听者！”

火光焰焰号无明，若坐龕中惊不惊？

回首自知非是错，了然何必问他人？

恭惟圆寂紫霞堂下，性空大和尚，本公觉灵：

原是南昌儒裔，皈依东土禅宗。

脱离尘俗性皆空，真是佛家之种。

无喜无嗔和气，有才有学从容。

名山独占乐其中。

六十九年一梦。

咦！

不随流水入天台，趁此火光归净土！”

寒石岩长老念罢，遂起火烧著龕子。一霎时烈焰腾空，舍利如雨。忽见火光丛中，现出一位和尚，随火光而起，下视众人道：“多亏了汝等。”又叫赞善道：“李大人！汝子修元，乃佛家根器，非宰官骨相，但可为僧，不宜出仕。切勿差了，使他错了路头！倘若出家，可投印别峰，或远瞻堂为师，须牢牢记取，不可忘怀。”赞善合掌向空道：“蒙老佛慈悲指示，敢不遵依？”再欲问时，那和尚法相，已渐渐地向青云内去了。那赞善因听了长老在云衢嘱咐的话，遂紧记在心，不敢暂忘。后来那修元果真的在灵隐寺出了家，做出许多奇事。直教：动静玄机凝妙道，去来踪迹显神通。毕竟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 幢幡：音 chuáng fān，旌旗之属。竿柱高秀，头安宝珠，以种种之彩帛庄严之者曰幢；长帛下垂者曰幡。

## 第二回 茅屋两言明佛性 灵光一点逗禅机

话说李赞善晓得儿子修元，有些根器，遂加意抚养。到了八岁，请了个先生，同妻舅王安世的儿子王全，两个同在家中读书。那修元读得高兴，便声也不住，从早晨直读到晚；有时懒读，便口也不开，终日只得默坐，瞪著眼睛只管想，想得快活，仰面向天，哈哈大笑。有人问他，却又遮遮掩掩的不说。到了十二岁，早无书不读，文理精通，吟诗作赋，无般不会矣。

这一日，时值清明，先生例该放学回家。赞善设席款待，又备下束修礼物，

命修元同表兄王全，带了从人，送先生回家。二人送了先生到家，复身回来，打从一个寺前经过。修元问从人道：“这是何寺？”从人回道：“这是台州府有名的祇园寺。”王全听了，便道：“祇园寺原来就在此处，闻名已久，今日无心遇著，我与贤弟，何不进去一游？”修元道：“表兄所言，正合我意。”

二人遂携手而入，先到大殿上瞻仰了佛像，随即遍绕回廊，观玩景致，信步走到方丈中来。早有二个侍僧拦住道：“有官长在内，二位舍人[1]若是闲游，别处耍耍罢！”修元道：“方丈乃僧家客坐，人人可到，就算有长官在内，我二人便进去相见，何妨？”遂昂昂然地走将进去。只见左边坐著一位官长，右边坐著本寺道清长老，两边排列著几十个行童，各执纸笔在那里想。

---

[1]舍人；公子，少爷。

修元走近前，把手来一拱，道：“请问大人与老师，这许多行童，各执纸笔，在此何为？”那官长未及开言，这长老先看见他两个衣貌楚楚，知道是贵家子弟，不敢怠慢，遂立起身来，答应道：“此位大人因有事下海，舟至黑水洋，蓦然波浪狂起，几至覆没，因许了一为僧之愿，方得平安还家。今感谢佛天，舍财一千贯，请了道度牒，要披剃一僧，故集诸行童，在此检选。因诸行童各有所取，一时检选不定，便做了一首词儿寓意，要众行童总续两句，以包括之。若包括得有些意思，便剃他为僧。故众行童各执纸笔，在此用心。”

修元道：“原来如此，乞赐此位大人的原词一观，未识可否？”那位官长见修元语言不凡，遂叫左右将原词付与修元，道：“小舍人要看，莫非能续否？”修元接来一看，却是一首《满江红》词儿：

世事徒劳，常想到，山中卜筑。共啸傲，明月清风，苍松翠竹。静坐洗开名利眼，困眠常饱诗书腹。任粗衣、淡饭度平生，无拘束！

奈世事，如棋局；恨人情，同车轴。身到处，俱是雨翻云覆。欲向人间求自在，不知何处无荣辱？穿铁鞋，踏遍了红尘，徒碌碌。

修元看毕，微微一笑，遂在案上提笔，续题二句道：

“净眼看来三界，总是一椽茅屋。”

那官人与道清长老看了修元续题之语，大有机锋，不胜惊骇，遂逊[1]二人坐下，命行童奉茶。长老道：“请问二位舍人尊姓大名？”修元指著王全答道：“此即家表兄，乃王安世之子王全也，学生乃李赞善之子，贱字修元便是。”长老听了，又惊又喜道：“原来就是李公子，怪道下笔如此灵警，却是带来的宿慧[2]。”那官人见长老说话有因，问其缘故？长老道：“大人不知，十余年前，国清寺性空长老归天之日，曾谆谆对李赞善大人说：‘小公子是至人转世，根器不凡，止可出家，不宜入仕。’据李公子所续二语看来，那性空之言，岂非是真？”那官长听了大喜，道：“若能剃度得此位小舍人为僧，则胜于诸行童多矣。”修元听得二人商量要剃度他，遂辞谢道：“剃度固是善果，但家父只生学生一人，岂有出家之理！”长老道：“贫僧揣情度理，以为相宜，然事体重大，自当造宅，见令尊大人礼请，今日岂敢造次！但难得二位公子到此，欲屈在敝寺，暂宿一宵，再聆珠玉[3]何如？”修元道：“学生二人有父母在堂，从不敢浪游，今因送业师[4]之便，偶过上刹，偷闲半晌，焉敢宿留？”遂起身辞出。长老只得亲自送出山门，珍重而别。

[1]逊：恭请。

[2]宿慧：前世带来的慧根。

[3] 珠玉：比喻妙语或美好的诗文。

[4] 业师：指教育过自己的老师。

那兄弟两个回家，赞善问道：“汝二人归来何晚？”修元道：“为因先生留饮，又路过祇园寺，进去一游，到耽搁了多时。”赞善道：“入寺不过游玩，有何事耽搁？”修元遂将官人有愿，要剃度一僧，及众行童争功续句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道：“长老道是孩儿续句惊拔，苦要孩儿出家，被孩儿唐突[1]了两句，彼尚未死心，只怕明日还要来缠扰父母。”赞善听了，沉吟半晌。修元不知其意，便道：“他明日来时，大人不必悬辞，孩儿自有答应。”赞善道：“那道清长老乃当今尊宿[2]，汝亦不可轻视了他，出言唐突。”修元道：“孩儿怎好唐突他，只恐他道力不深，自取唐突耳。”父子二人商量停当。

到了次日，才吃了早膳，早有门公来报道：“祇园寺道清长老，在外求见老爷。”赞善知道他的来意，忙出堂，相见毕，坐定了，赞善便问道：“老师法驾枉临，不知有何事故？”长老道：“贫僧无故也不敢轻造[3]，只为佛门中有一段大事因缘，忽然到了，特来报知，要大人成就。”赞善道：“是何因缘？敢求见教。”长老道：“昨有一位贵官，发愿剃度一僧，以代焚修，一时不得其人，因做了一首词儿，叫众行童续题二语，总括其意，以观智慧；不道众行童并无一人能解其意，适值令公子入寺闲游，看见了，信笔偶题二语，恰合机锋。贫僧问知是令公子，方想起昔日性空禅师云衢嘱咐大人之言；实是菩提有种，特来通知大人，此乃佛门中因缘大事，万万不可错过。须及早将令公子披剃为僧，方可完一种公案。”赞善道：“性空禅师昔日叮嘱之言，焉敢有负！即今日上人成全盛意，感佩不胜。但恨下官独此一子，若令其出家，则宗祧[4]谁继？所以难于奉命。”长老道：“语云：‘一子出家，九族升天’，九族既已升天，又何必留皮遗骨在于尘世？”

---

[1] 唐突：冒犯；亵渎。

[2] 尊宿：德尊年长者。

[3] 造：造访，到访。

[4] 宗祧：即宗庙，祖先之庙。祧，音 tiāo，远祖之庙。

赞善尚未回答，修元忽从屏后走将出来，向道清施礼道：“感蒙老师指示前因，恐其堕落，苦劝学生出家，诚乃佛菩萨度世心肠，但学生窃[1]自揣度，尚有三事未曾停当[2]，有辜老师一番来意。”长老道：“公子差矣，出家最忌牵缠，进道必须猛勇。不知公子尚有那三事未曾停当？”

修元道：“窃思古今无钝顽之高僧，学生年未及冠，读书未多，焉敢妄参上乘之精微？此其一也。天下岂有不孝之佛菩萨？学生父母在堂，上无兄以劝餐，下无弟以代养，焉敢削发披缁，弃父母而逃禅？此其二也。其三尤为要紧：夫灯灯相续，必有真传，学生见眼前丛林[3]虽则众多，然上无摩顶[4]之高僧，次少传心之尊宿，其下即导引指迷之善知识[5]尚不可得见，学生安敢失身于盲瞎

乎？”长老听了，哈哈大笑道：“若说别事，贫僧或者不知；若说此三事，则公子俱已停当矣，又何须过虑？公子虑年幼无知，无论前因宿慧，应是不凡，即昨日所续二语，已露一斑，岂是钝顽之辈！若说出家失孝，古人出身[6]事君，且忠孝不能两全，何况出家？成佛作祖后，父母生死俱享人天之大乐，岂在晨昏定省[7]之小孝？至于从师，得能如五祖、六祖之传固好，倘六祖之后无传，不几慧灯绝灭乎？抑后师前、少师老可也[8]。贫僧为衲[9]已久，事佛多年，禅机颇谙[10]一、二，岂不能为汝之师而虑无传耶？”

- 
- [1] 窃：私下；私自。多用作谦词。
- [2] 停当：妥当；完备。音 tíngdang。
- [3] 丛林：指僧众聚居之寺院，尤指禅宗寺院，故又称禅林。
- [4] 摩顶：佛用手抚摩弟子之头顶。通常不是为了付嘱大法，就是为了授记。
- [5] 善知识：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众生远离恶法、修行善法的人。反之，以邪道教导众生之人，称为恶知识。知识，乃朋友之义，非博知博识之谓。
- [6] 出身：指入仕途。
- [7] 晨昏定省：又作“昏定晨省”，语见《礼记·曲礼》：“昏定而晨省”，指人子侍奉父母的日常礼节，晚上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省，音 xǐng，探望，问候。
- [8]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后人可以向前人学习，少年人可以向老年人学习。抑，表选择之语气，或许。师，以……为师。
- [9] 为衲：出家。衲，本为僧衣，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后用为僧徒的自称或代称。
- [10] 谙：熟悉，精通。

修元微微笑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1]。老师既谙禅机，学生倒有一言动问，老师此身住世几何年矣？”此时长老见修元出言轻薄，微有怒色，答道：“老僧住此世已六十二年矣。”修元道：“身既住此世六十二年，而身内这一点灵光，却在何处？”长老特然[2]被问，不曾打点，一时间答应不出来，默默半晌无语。修元道：“只此一语，尚未醒悟，焉能为我师乎？”将衣袖一拂，竟走了进去。长老不胜惭愧，急得置身无地。赞善再三周旋，只得上前陪罪道：“小儿年幼，狂妄唐突，望老师恕罪！”长老因乏趣，无颜久坐，相辞还寺。

回去之后，一病三日，不能起床。众弟子俱各惶惶无策。早有观音寺内的道净长老闻知，前来探问。道清着[3]行童邀入相见。道净问道：“闻知师兄清体欠安，不知是寒是热，因何而起？故特来拜候[4]！”道清蹙着眉头道：“不是受寒，也非伤热，并不是无因而起。”道净道：“果然为着何事而起，何不与我说个明白？好请个医生来下药。”不因道清长老对道净长老说出几句话来，有分使：

高才出口，惊倒了高僧古佛；

机缘触动，方识得宿器灵根。

毕竟道清长老害的端的是何症候，且听下回分解。

---

[1]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语出《孟子·离娄上》。意思是，大多数人的毛病在于，



不知谦虚求教于人，相反喜欢教人、指点别人。

[2] 特然：突然。

[3] 着：差使、打发。

[4] 拜候：拜望问候。

### 第三回 近恋亲守身尽孝 远从师落发归宗

话说道清长老被修元禅机难倒，抱着惭愧回来，卧床不起。道净长老认为病，特来相探，问其缘故。道清长老隐瞒不过，遂将要披剃李修元之事，“被他突然问我灵光何处？我一时对答不来，羞惭回来，所以不好见人”。道净道：“此不过口头禅耳，何足为奇？待我去见他，也难他一难，看是如何？”道清道：“此子不独才学过人，实系再世宿慧，贤弟切不可小觑[1]了他。”

正说不了，忽报李赞善同公子在外求见长老。长老只得勉强同道净出来，迎接进去，相见礼毕，一面献茶。李赞善道：“前日小儿狂妄，上犯尊师，多有得罪，故下官今日特来荆请[2]，望老师释怒为爱！”道清道：“此乃贫僧道力浅薄，自取其愧，与公子何罪？”道净目视修元，接著问道：“此位莫非就是问灵光之李公子么？”修元道：“学生正是。”道净笑道：“问易答难，贫僧亦有一语相问，未识公子能答否？”修元道：“理明性慧，则问答同科[3]，安有难易？老师既有妙谛[4]，不妨见教。”道净道：“请问公子尊字？”修元道：“贱字修元。”道净道：

“字号修元，只恐元辰修未易。”

修元听了便道：“敢请老师法讳[5]？”道净道：“贫僧道净。”修元应声道：

“名为道净，未归净土道难成。”

道净见修元出言敏捷，机锋警策，不禁悚然起敬道：“原来公子果是不凡！我二人实不能为他师，须另求尊宿，切不可误了因缘。”赞善道：“当日性空禅师归西之时，曾吩咐若要为僧，须投印别峰、远瞻堂二人为弟子，但一时亦不能知二僧在于何处？”道净道：“佛师既有此言，必有此人，留心访问可也。”大家说得投机，道清又设斋款待，珍重而别。

---

[1] 小觑：小看，轻视。

[2] 荆请；即“负荆请罪”。背上荆条请求对方责罚，表示真诚地认罪赔礼。

[3] 同科：同等。

[4] 妙谛：高妙的道理。谛，真理。

[5] 法讳；即法名。讳，古时为表尊重而称尊长的名字为讳。

那修元回家，每日在书馆中只以吟咏为事，虽然回绝了道清长老，然出家一个种子，未免放在心头，把功名之事，全不关心。时光易过，倏忽[1]已是十八岁，父母正待与他议婚，不料王夫人忽染一病，卧床不起，再三服药，全无效验，不几日，竟奄然而逝。修元尽心祭葬成礼，比及母服才终，父亲相继而亡。修元不胜哀痛，重又服丧三年，以尽其孝。自此之后，无挂无碍，得以自由。母舅王安世屡次与他议婚，他俱决绝辞脱。

闲来无事，只在天台诸寺中，访问印别峰和远瞻堂两位长老的信息。访了年余，方有人传说：“印别峰和尚在临安径山寺做住持；远瞻堂长老先曾在苏州虎丘山做住持，今又闻知灵隐寺请去了。”修元访得明白，便禀知舅舅，要离家出去寻访。王安石道：“据理看来，出家实非美事，但看你历来动静，似与佛门有些因缘。但汝尚有许多产业，并无弟兄，却叫谁人管理？”修元道：“外甥此行，身且不计，何况产业？总托表兄料理可也。”遂择定了二月十三日吉时起身。王安石无奈，只得与他整治了许多衣服食物，同王全相送了一程。修元携了两个从人，带了些宝钞，拜别了王安石与王全两个亲戚，飘然出行，离了天台，竟往钱塘而走。

---

[1] 倏忽：很快地。

不数日，过了钱塘江，登岸入城，在新宫桥下一个客店里歇了。到了次日，吃了早饭，带了从人，往各处游玩。但见人烟凑集，果然好个胜地，但是风光景物毫未洽心[1]。至晚回来，问着主人道：“闻有一灵隐寺，却在何处？”主人道：“这灵隐寺正在西山飞来峰对面，乃是有名的古寺。”修元道：“同是一寺，为何这灵隐寺出名？”主人道：“相公有所不知，只因唐朝有个名士，叫做宋之问，曾题灵隐寺一首诗，内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之句。这诗出了名，故连寺都成了古迹。”修元道：“要到此寺，从何路而往？”主人道：“出了钱塘门便是西湖，过了保叔塔，沿着北山向西去便是岳坟，由岳坟迤迤再向南，便是灵隐寺了。这灵隐寺前，有石佛洞、冷泉亭、呼猿洞，水明山秀，佳景无穷。相公明日去游，方知其妙。”修元道：“贤主人[2]所说，乃是山水，但不知寺中可有甚高僧么？”主人道：“寺中虽有三五百众和尚，却是不听得有甚高僧。上年住持死了，近日在姑苏虎丘山请了一位老僧来，叫做甚么远瞻堂，闻得这个和尚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只怕算得是个高僧吧！”修元问得明白，暗暗欢喜，当夜无话。

到了次早起来，仍是秀士[3]打扮，带了从人，竟出钱塘门来。此时正是三月天气，风和日暖，看那湖上的山光水色，果然景致不凡。修元对从人道：“久闻人传说西湖上许多景致，吾今日方才知道。”又就西湖北岸上，走入昭庆寺来。看见大殿上供奉着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音，心中有感，口占一颂道：

---

[1] 洽心：合心，留心。

[2] 贤主人：对店主人的美称。

[3] 秀士：德行才艺出众的士人。

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  
既是名为观自在[1]，何须拈弄许多般。

又沿着北山而行，到了大佛寺前。入寺一看，见一尊大佛，只得一头并半截身子，又作一颂道：

背倚寒岩，面如满月；  
尽大地人，只得半截。

题毕，又往西行走，到了岳坟，又题一首道：

风波亭一夕，千古岳王坟；  
前人岂恋此，要使后人闻。

又见了生铁铸成秦桧、王氏，跪在坟前，任人鞭打，又题诗一首道：

诛恶恨不尽，生铁铸奸臣；  
痛打亦不痛，人情借此伸！

题毕，又向南而行。不多时，早到飞来峰下，冷泉亭上。见亭上风景清幽，动人逸兴，便坐了半晌。

---

[1] 观自在：为观世音菩萨的别名。

[2] 逸兴：超逸豪放的兴致。逸，超出一般。

未及入寺，正流览[1]间，忽见许多和尚，随着一位长老，从从容容的入寺去。修元忙上前，向着落后的一个僧人施礼道：“请问上人，适才进去的这位长老是何法号？”那僧人回礼答道：“此是本寺新住持远瞻堂长老，相公问他有何事故？”修元道：“学生久仰长老大名，欲求一见。不识上人能为引进否？”那僧人道：“这位长老，心空眼阔，于人无所不容，相公果真要见，便可同行。”修元大喜，就随了僧人，步入寺来，到了方丈。那僧人先进去说了，早有侍者将修元邀请进去。修元见了长老，便倒身下拜。长老问道：“秀才姓甚名谁，来此何干？”修元道：“弟子自天台山不远千里而来，姓李名修元，不幸父母双亡，不愿入仕，一意出家。久欲从师，不知飞锡[2]何方，故久淹尘俗。近闻我师住持此山，是以洗心涤虑，特来拜投，望我师鉴此微诚，慨垂青眼。”长老道：“秀才不知，‘出家’二字，何易轻谈？岂不闻古语有云‘出家容易坐禅难’，不可不思前虑后也。”修元道：“一心无二，则有何难易？”长老道：“你既是从天台山而来，那天台中三百余寺，何处不可为僧，反舍近而求远？”修元道：“弟子蒙国清寺性空佛师西归之时，现身云衢，谆谆嘱咐先人，当令修元访求老师为弟子，故弟子念兹在兹，特来远投法座下，盖遵性空佛师之遗言也。”长老道：“既是如此，汝且暂退。”命侍者焚香点烛，危坐禅床，入定而去。

---

[1]流览：同“浏览”。

[2]飞锡：僧侣行脚游历各处。锡，即锡杖，比丘十八物之一，为僧侣外出时携行之物。

半晌出定，说道：“善哉！善哉！此种因缘，却在于斯。”此时长老虽叫修元暂退，他却未曾退去，尚立在旁边。长老开目看见，问道：“汝身后侍立者何人？”修元道：“是弟子家中带来的仆从。”长老道：“你既要出家，仆从却不能代你为僧，可急急遣归。”修元领命，遂吩咐从人，将带来的宝钞取出，纳付长老常住，

以为设斋请度牒之用。余的付与从者，作归家路费。从人道：“公子在家，口食精肥，身穿绫锦，童仆林立。今日到此，只我二人，盘缠有限，已自冷落凄凉，今若并我二人遣归，公子独自一人，身无半文，怎生过得？还望公子留我二人在此服侍。”修元道：“这个使不得，从来为僧俱是孤云野鹤，岂容有伴？你二人只合速回，报知母舅，说我已在杭州灵隐寺为僧。佛天广大，料能容我，不必挂念。”二仆再三苦劝，修元只是不听。二人无可奈何，只得泣别回去不提。

却说远瞻堂长老入定之后，知道修元是罗汉投胎，到世间来游戏。故不推辞，叫人替他请了一道度牒来，择个吉日，修备斋供，点起香花灯烛，鸣钟击鼓，聚集大众。在法堂上，命修元长跪于法座之下，问道：“汝要出家，果是善缘，但出家容易还俗难，汝知之乎？”修元道：“弟子出家，乃性之所安，心之所悦，并非勉强，岂有还俗之理？求我师慈悲披剃。”长老道：“既是如此——”因将他顶发分开，绾成五个髻儿，指说道，“这五髻前是天堂，后是地狱，左为父，右为母，中为本命元辰，今日一齐与你削去，你须理会。”修元道：“蒙师慈指示，弟子已理会得了。”长老听了，方才把金刀细细与他披剃。剃毕，又手摩其顶，为他授记道：

佛法虽空，不无实地；

一滴为功，片言是利；

但得真修，何妨游戏？

法门所重，广大智慧；

僧家之戒，酒色财气。

多事固愚，无为亦痴；

莫痴莫愚，赐名道济。

远长老披剃毕，又吩咐道：“道济！你从今以后，是佛门弟子了，须守佛门规矩。”道济道：“佛门规矩不知从何守起？”长老道：“且去坐禅。”道济道：“弟子闻佛法无边，如斯而已乎？”长老道：“如斯不已，方不如斯！”遂命监寺送道济到云堂去坐禅。道济不敢再言，只得随了监寺，到云堂内来。

不因修元此番出家，有分教：

三千法界[1]，翻为酒肉之场。

五百阿难[2]，受尽懊糟[3]之气。

正是：

俗情原浅薄，岂识道心坚？

到得成因果，方知各一天。

毕竟不知道济坐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 法界：此处指清净之禅堂。

[2] 阿难：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此处借指灵隐寺的出家众。

[3] 懊糟：烦恼。

#### 第四回 坐不通前真苦恼 悟得彻后假颠狂

却说道济随着监寺，到云堂中来，只见满堂上下左右，俱铺列着禅床，多有人坐在里面。监寺因指着一个空处，道：“道济！此处无人，你可坐罢！”道济就要扒上禅床去，却又不知该横该竖，因向监寺道：“我初入法门，尚不知怎生样坐的，乞师兄教我。”监寺道：“你既不知，我且说与你听着：

也不立，也不眠。

腰直于后，膝屈于前。

壁竖正中，不靠两边。

下其眉而垂其目，交其手而接其拳。

神清而寂，心静情安。

口中之气入而不出，鼻内之息断而又连。

一尘不染，万念尽捐。

休生怠惰，倾倚[1]招愆[2]。

不背此义，谓之坐禅！”

这道济听了这一番说话，心甚恍惚[3]，然已到此，无可奈何，只得勉强扒上禅床，照监寺所说规矩去坐。初时犹有精神支撑住了，无奈坐到三更之后，精神疲倦。忽然一个昏沉，早从禅床上跌将下来，止不住连声叫起苦来。监寺听见，慌忙进来说道：“坐禅乃入道初功，怎不留心，却贪着睡，以致跌下来？论起禅规，本该痛责，姑念初犯，且恕你这一次；若再如此，定然不饶！”监寺说完自去。

---

[1] 倾倚：倾斜。倚，斜靠着。

[2] 招愆：招致过错。愆，过错，罪过。

[3] 恍惚：原指精神不集中，神志不清，此处意为糊涂、不明白。

道济将手去头上一摸，已跌起一个大疙瘩来了。无可奈何，只得挣起来又坐，坐到后来，一发睡思昏昏，不知不觉，又跌了下来。监寺听见，又进来数说[1]

了一番，不期道济越坐越挣挫[2]不来，一连又跌上两跤，跌得头上七块八块的青肿。监寺大怒道：“你连犯禅规，若再饶你，一发怠惰了！”遂提起竹篦道：“新剃光头，正好试试！”就照头一下，打得道济抱着头乱叫道：“头上已跌了许多疙瘩，又加这一竹篦，疙瘩上又加疙瘩，叫我如何当得起？我去告诉师父！”监寺道：“你跌了三四次，我这打得你一下，你倒要告诉师父，我且再打你几下，免得师父说我卖法！”提起竹篦又要来打。道济方才慌了，道：“阿哥！是我不是，饶我罢！”监寺方冷笑着去了。

渐渐天明，道济走起来，头上一摸，七块八块的无数疙瘩，连声道：“苦恼！苦恼！才坐得一夜，早已满头疙瘩。若坐上几月，这颗头上那里安放得这许多疙瘩？真个苦恼！”只是入了禅门，又不好退悔，且苦苦熬去。又熬了两月，只觉禅门中苦恼万千，趣味一毫也没有。因想道：“我来学佛，指望明心见性，有些会悟。今坐在聋听瞎视中，与土木何异？且在家时，醇醲[3]美酒，香脆佳肴，尽我受用。到此地来，黄齏淡饭，要多吃半碗也不能，如何过得日子？不如辞过了长老，还俗去罢，免得在此受苦。”立定了念头，急急地跳下禅床来，往外就走。走到云堂门首，早有监寺拦住道：“你才小解过，为何又要出去？”道济道：“牢里罪人，也要放他水火，这是个禅堂，就管得恁的紧？”监寺没法，便道：“你出去，须要速来！”道济也不答应，出了云堂，一直的走到方丈来。那远长老正在入定，伽蓝神早已告知其故，连忙出殿，忽见道济已立在面前。遂问道济：“你不去坐禅，却来此做甚？”道济道：“上告吾师，弟子实实不惯坐禅，求我师放我还俗去罢。”长老道：“我前日原曾说过，出家容易还俗难。汝既已出家，岂有还俗之理？况坐禅乃僧家第一义，你为何不惯？”道济道：“老师但说坐禅

之功，岂不知坐禅之苦？待弟子细说与老师听：

---

[1] 数说：责骂，数落。

[2] 挣挫：即“挣阨”，犹言挣扎，勉力支撑。

[3] 醇醲：音 chún nóng，指酒味纯正浓厚。

坐禅原为明心，这多时，茫茫漠漠，心愈不明。

静功指望见性，那几日，昏昏沉沉，性愈难见。

睡时不许睡，强挣得背折腰驼；

立时不容立，硬竖得筋疲力倦。

向晚来，膝骨伸不开；

到夜深，眼皮睁不起。

不偏不侧，颈项戴无木之枷；

难转难移，身体坐不牢之狱。

跌下来，脸肿头青；

扒起时，手忙脚乱。

苦已难熬，监寺又加竹篦几下；

佛恩洪大，老师救我性命一条！”

长老笑道：“怎将坐禅说得这等苦恼？此非坐禅不妙，皆因你不识坐之妙，快去再坐，坐到妙方知其妙。自今以后，就坐得不如法，我且叫监寺不要打你，你心下何如？”道济道：“就打几下也还好挨，只是酒肉不见面，实难打熬[1]。弟子想佛法最宽，岂一一与人计较？今杜撰[2]了两句佛语，聊以解嘲，乞我师垂鉴！”长老道：“甚么佛语，可念与我听。”道济道：“弟子不是贪口，只以为：一块两块，佛也不怪；一腥两腥，佛也不嗔；一碗两碗，佛也不管。不知是也不是？”长老道：“佛虽不怪不嗔，但你岂不自家惭愧？皮囊有限，性命无穷，决不可差了念头！”道济不敢再言。正说话间，听得斋堂敲云板，侍者奉上粥来，长老就叫道济同吃。道济一面吃，一面看长老碗中，只有些粗糙麸筋，黄酸藟菜，并无美食受用，感叹不胜，遂口占四句道：

小黄碗内几星麸，半是酸藟半是瓠；

誓不出生违佛教，出生之后碗中无。

---

[1] 打熬：支撑，忍耐。

[2] 杜撰：臆造，虚构。

长老听了道：“善哉！善哉！汝既晓得此种道理，又何生他想？”道济言：“不瞒吾师说，晓是晓得，只是熬不过。”长老道：“你来了几时？坐了几时？参悟了几时？便如此着急，岂不闻：

月白风清良夜何？静中思动意差讹[1]；

雪山巢顶芦穿膝，铁杵成针石上磨。

道济听了道：“弟子工夫尚浅，愿力未深，怎敢便生厌倦，不习勤劳。但弟子自礼师之后，并未曾蒙我师指点一话头，斯半喝[2]，叫我道济日坐在糊涂桶中，岂不闷杀！”长老道：“此虽是汝进道猛勇，但觉得太性急了些。也罢！也罢！可近前来。”道济只道有甚话头吩咐，忙忙地走到面前，不防被长老兜脸的一掌，打了一跌，道：“自家来处，尚不醒悟！倒向老僧寻去路，且打你个没记性！”那道济在地下，将眼睁了两睁，把头点了两点。忽然爬将起来，也不开口，紧照着

长老胸前，一头撞去，竟将长老撞翻，跌下禅椅来，径自向外飞奔去了。长老高叫：“有贼！有贼！”众僧听得长老叫喊，慌忙一齐走来问道：“贼在那里？不知偷了些甚么东西去？”长老道：“并非银钱，也不是物件，偷去的是那禅门大宝！”众僧道：“偷去甚么大宝？是谁见了？”长老道：“是老僧亲眼看见，不是别人，就是道济！”众僧道：“既是道济，有何难处？待某等拿来，与长老取讨！”长老道：“今日且休，待我明日自问他讨罢。”众僧不知是何义理，大家鹌鹑突突[3]的散去。

---

[1] 差讹：音 chā'ě，错误，差错。

[2] 斯半喝：劈头大喝一声。是禅宗接引学人的一种方法。斯，劈、砍。此三字一本作“半句偈”。

[3] 鹌鹑突突；同“糊糊涂涂”。

却说这道济被长老一棒一喝，点醒了前因，不觉心地洒然[1]，脱去下根[2]，顿超上乘。自走出方丈，便直入云堂中来，叫道：“妙妙妙！坐禅原来倒好耍子！”遂扒上禅床，向着上首的和尚一头撞去，道：“这样坐禅妙不妙？”那和尚慌了，道：“这是甚么规矩？”道济道：“坐得不耐烦，要耍何妨？”又看着次首的和尚也是一头撞去，道：“这样坐禅妙不妙？”这个和尚急起来道：“这是甚么道理？”道济道：“坐得厌烦了，玩玩何碍？”满堂中众和尚看见道济这般模样，都说：“道济！你莫非痴了？”道济笑道：“我是不痴，只怕你们倒是痴了！”那道济在禅床上口不住，手不住，就闹了一夜，监寺那里禁得他住。到次日，众僧三三五五都来向长老说。长老暗想道：“我看道济来见我，何等苦恼，被我点化几句，忽然如此快活，自是参悟出前因，故以游戏吐灵机。若不然，怎能够一旦活泼如此，我且去考证他一番，便知端的。”遂令侍者去撞钟擂鼓，聚集大众。长老升坐法堂，先令大众宣念了一遍《净土咒》。长老方宣言道：“我有一偈，大众听着：

昨夜三更月甚明，有人晓得点头灯；

蓦然想起当时事，大道方知一坦平。

长老念罢，道：“人生既有今世，自应有前世与后世。后世未来，不知作何景界[3]，姑置勿论。前世乃过去风光，已曾经历，何可不知？汝大众虽然根器不同，却没一个不从前世而来。不知汝大众中亦有灵光不昧，还记得当时之本来面目者否？”大众默然，无一人能答。

---

[1] 洒然：洒脱，无拘无束。

[2] 下根：下等的根器，指根性很钝弱的人。

[3] 景界：景况、境界。

此时道济正在浴堂中洗浴，听得钟鼓响，连忙系了浴裙，穿上直裰，奔入法



堂来。正值长老发问，并无一个回答，随即上前长跪道：“我师不必多疑，弟子在睡梦中，蒙师慈唤醒，已记得当时之事了。”长老道：“你既记得，何不当大众之前，将底里[1]发露[2]。”道济道：“发露不难，只是老师不要嫌我粗鲁！”那道济就在法座前，头着地，脚向天，突然一个筋斗，正露出当前的物事来。大众无不掩口而笑，长老反是欢欢喜喜的道：“此真是佛家之种也！”竟下了法座，回方丈室而去。

这些大众晓得甚么？看见道济颠颠痴痴，作此丑态，长老不加惩治，反羡慕[3]不已，尽皆不平。那监寺和有职事诸僧到方丈中来，禀长老道：“众职事僧设立禅规，命其持守。今道济佛前无礼，师座发狂，已犯佛门正法。今番若恕了他，后来何以惩治他人？望我师万勿姑息[4]！”长老道：“既如此，单子何在？”首座忙呈上单子，要长老批发[5]。长老接了单子，对众僧道：“法律之设，原为常人，岂可一概而施！”遂在单子后面批下十个字道：

“禅门广大，岂不容一颠僧！”

长老批完，付与首座。首座接了，与众僧同看了，皆默默退出，没一个不私相埋怨。自此以后，竟称“道济”做“济颠”了。正是：

葫芦不易分真假，游戏应难辨是非。

毕竟不知济颠自此之后，做出许多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

[1] 底里：真情，底细。

[2] 发露：显现，显露。

[3] 羡慕：羡慕赞叹。

[4] 姑息：苟且求安，无原则地宽恕别人。

[5] 批发：指示发落。

## 第五回 有感通[1]唱歌度世 无执著拂棋西归

话说道济自翻筋斗，证出本来[2]，那些大众不叫他道济，却都叫他做济颠了。这济颠竟将一个“颠”字，认做本来面目，是后穿衣吃饭，屙屎撒尿，都带着三分颠意。大众见他搅扰禅堂，都来告禀长老，长老只是安慰大众，绝不惩治。济颠一发任意，疯疯痴痴，无所不为。有时到冷泉亭上，引着一班孩子拨趿戏耍；有时到呼猿洞里呼出猿来，同他对翻筋斗；有时合了几个酒鬼，去上酒店，唱山歌胡闹，再无一日安眠静坐。

忽一日，大众正在大殿上，香花灯烛，替施主诵经，济颠却吃得醉醺醺，手里托着一盘肉，走到佛面前，踏地坐下，口中唱一回山歌，又吃一回肉。监寺不胜愤怒，喝道：“这是佛殿庄严之地，况有施主在此斋供，你怎敢在此装疯搅扰，

成何规矩？还不快快走开！”济颠嚷道：“放屁！我吃肉唱歌，比着施主斋供你们这班秃驴念的经还利益许多，怎不逐他们，倒来逐我？”监寺见逐他不动，欲禀长老，又因长老屡屡护短，谅来不听，无可奈何，只得转央了施主，同见长老，将济颠搅乱佛堂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长老道：“既是这等，待我唤他来吩咐。”遂命侍者将济颠唤至方丈来，数说道：“今日乃是此位施主，祈保母病平安的大道场，你为何不发慈悲，反打断众僧的功果[3]，是何道理？”济颠道：“这些和尚只会吃斋讨衬钱，晓得甚么焚修？弟子因见施主诚心，故来唱一个山歌儿，代他祈保祈保，可奈那班盲子，反来逐我！”长老道：“你唱的是甚么山歌，就能祈保？”济颠道：“弟子唱的是：

‘你若肯向我吐真心，包管你旧病儿一时好。’”

---

[1]感通：神妙不测，无感而不通。

[2]本来：即自性、佛性，又称本来面目。

[3]功果：即功德，此指做祈福消灾法事。

长老听了点点头儿，众僧正要上前分说，不道那施主的家里人，慌慌地来报道：“太太的病已好，坐起在床，叫快请官人回去哩！”施主听了，又惊又喜，道：“太太卧床不起，怎地一时便能得好了？”家人道：“太太睡梦中闻得一阵肉香，不觉精神陡长，就似无病一般，竟坐了起来。”施主听了，看着济颠道：“这等想起来，老师竟是活佛了，待某拜谢！”说还未了，济颠早一路筋斗，打出方丈，不知那里去了。正是：

漫道真人不露踪，显然无奈是神通；

因愁耳目昭彰[1]去，装瞎看人又作聋。

济颠经此一番，早有人将他的行事，传到十六厅朝官耳朵里去，那众太尉闻他的名儿，都与他往来，当不得他疯疯颠颠，终日在顽蠢队中游戏，这些俗眼，又早被他瞒过。

忽一日，长老在方丈中闲坐，那济颠手拿着一盏伞灯，引着许多小孩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乱从从[2]地跟着济颠。济颠口里唱着山歌儿，一同舞进方丈来。长老道：“济颠！你怎这等没正经，吵闹此清静禅堂，惹得大众说长说短，连累老僧受气。”济颠道：“我师不可听信这般贼秃胡言乱语说梦话，禅堂原是清静，弟子何尝吵闹？今日是正月半，元宵佳节，难逢难遇的，弟子恐辜负了好时光，故作乐耍子，此乃人天一条大路，可来可去，与这班贼秃有甚相干？却只管来寻争吵闹，望我师作主。”长老道：“你们是是非非，我也不耐烦管。今日既是正月半，不可无一言虚度。”遂令侍者撞钟擂鼓，聚集众僧，都到法堂上焚香点烛。长老升座，念道：“大众听著！

正月半，是谁判？

忽送一轮到银汉。

闹处莫入头，

静处着眼看。

从来虚空没边岸。

相呼相唤去来休，

看取明年正月半！

长老念罢，正要下法堂，济颠忙上前道：“我师且少待，弟子有数言续于后：

正月半，莫要算！

一算便要立公案。

两年为甚一年期，

一般何作两般玩？

今年尚是好风光，

只恐明年成彼岸！

长老遂令侍者将语录抄了，告报诸山，才下法座。大众不知其意，都拥着济颠来问。济颠早一个筋斗，又打出山门去了。

---

[1] 昭彰：远扬。

[2] 乱从从：犹言乱哄哄。

却说这远长老原是个大智慧的高僧，见济颠举动尽合禅机，自己的衣钵有传，故放下念头，随缘度去。

时光迅速，不觉过了一年，又值正月半，忽临安府知府来拜，长老忙请入方丈中来。相见毕，长老道：“相公今日垂顾[1]，不知为着何事？”知府道：“并无别事，只因政务清闲，特来领禅师大教。”长老道：“既是相公有此闲情，请同到冷泉亭上去，着盘棋子何如？”知府道：“知己忘言，手谈[2]更妙！”二人遂携手，同到冷泉亭上来，排下棋局，分开黑白，欣然对着。一局尚未终，只见众侍者纷纷来报说：“诸山各刹方丈中的长老都到了！”说未了，又有侍者来报道：“佛殿上十六厅的朝官都来了！”长老惊问道：“为何今日大众都来？”侍者道：“想是吾师去年正月半升法座时，曾有‘相呼相唤去来休，看取明年正月半’语

录，抄报诸山，故众人认了真，尽来相送。”长老笑道：“我又不死，来做甚么？”侍者道：“我师既尚欲慈悲度世，何不作一颂，打发大众回去？”长老想了一想道：“既是众人都来了，怎好叫他回去！”就对知府道：“相公请回吧！老僧不得奉陪了。”遂立起身来，将棋子拂了一地，口中念道：

一局残棋犹未了，又被波岩[3]请涅槃。

---

[1] 垂顾：到访。垂，敬语，多用于尊称长辈、上级对自己的行动。

[2] 手谈：下围棋的婉转说法。

[3] 波岩：疑为“波旬”，意思是恶魔。

长老遂回方丈，洗了浴，换了洁净衣服，走到安乐堂禅椅上坐下。此时诸山和尚，并一应人等，皆来拥看。长老叫人去寻济颠来，众人去寻了半晌，那里见济颠个影儿。长老道：“既寻他不见，也罢了！只是贫僧的衣钵无人可传，必须他来方好！”众僧道：“我师法旨留与济颠，谁敢不遵？”长老道：“还有一事，下火亦必要济颠，不可违了。”说罢，遂合眼垂眉，坐化而去。众僧正在悲痛，忽见长老养在冷泉亭后的那个金丝猿，忙忙地跑将来，看着长老灵座，绕了三匝，哀鸣数声，立地而化。众僧尽皆惊异，方知这长老道行[1]不凡。但不见济颠回来，多议论纷纷，尽说长老待他甚厚，济颠却将长老待得甚薄，不知是甚缘故？只得合龕子，将长老盛了。

守候了五七日，并不见济颠回来，大家等不得，将要抬龕子举殡，只见济颠一只脚穿著一只蒲鞋，一只手提着一只草鞋，口里哩哩咧咧地唱着，不知些什么。从冷泉亭走入寺来。众僧迎上前，数说道：“你师父何等待你，今日圆寂了，亏你忍心，竟不来料理！大众等你不得，今日与师父举殡，专望你来下火，你千万不要又走了别处去。”济颠笑道：“师父圆寂，有所不免，有什么料理用着我？若要我哭，我又不会；今日下火，那师父之命，我自然来的，何消你们空着急！”转说得众人没能开口。那时众僧钟鼓喧天，经声动地，簇拥着龕子，抬到佛国化局，松柏亭下，解下扛索，请济颠下火。济颠乃手执火把道：“大众听着：

师是我祖，我是师孙；

着衣吃饭，尽感师恩。

临行一别，弃义断恩；

火把在手，王法无亲。

咦！

与君烧却臭皮囊，

## 换取金刚不坏身！

念罢，举火烧着龕子，烈火腾腾，烧得舍利如雨。火光中忽现出远瞻堂长老，看著济颠道：“济颠！济颠！颠虽由你，只不要颠倒了佛门的堂奥[2]！”又对众人道：“大众各宜保重！”说完，早化阵清风而去。众人看得分明，无不惊异。事毕，各各散去。

---

[1] 道行：僧道修行的功夫。

[2] 堂奥：堂的深处，比喻含义深奥的意境或事理。

众僧齐对济颠道：“如今师父死了，禅门无主，你是师父传法的徒弟，须要正经些，替师父争口气！”济颠骂道：“你见我哪些儿不正经，要你们这般胡说？！”众僧道：“你一个和尚，啰哩啰哩的唱山歌，是正经么？”济颠道：“水声鸟语，皆有妙音，何况山歌！难道不唱山歌，念念经儿就算正经？”众僧道：“你是一个佛家弟子，与猴犬同群，小儿作队，也是正经么？”济颠道：“小儿全天机，狗子有佛性，不同他游戏，难道到伴你这班袈裟禽兽胡混么？”众僧见他说的都是疯话，便都不开口。单是首座道：“闲话都休说了！但是师父遗命，叫将衣钵交付与你，你须收去。”济颠道：“师父的衣钵，我久已收了，这些身外的物件，要他何用？”首座道：“这是师父严命，如何违得？你纵不要，也须作个着落[1]。”济颠道：“既是这等说，且抬将出来看。”首座遂叫行者将盛衣钵的箱子笼子，都抬到面前放下。济颠道：“既是老师父的遗物，凡在寺中的和尚都有分，须齐集了，一同开看，方见公道。”首座道：“这是师父遗命传与你的，你便收去罢了，何必又炫人耳目？”济颠道：“你不要管，且叫众人同看明白了，再作道理。”首座只得叫人撞钟擂鼓，将合寺大众聚将拢来。济颠遂将箱笼一齐打开，叫众僧同看，只见黄的是金，白的是银，放光的是珊瑚，吐彩的是美玉，艳丽的是袈裟，温软的是衲头，经儿典儿，是物皆存；钟儿磬儿，无般不有。众僧见了，一个个眼中都放出火来，只碍着是老师父传与济颠的，不好开口来争。大家都瞪着眼睛看，那首座便对济颠道：“济师兄，我有句话儿替你说，你且听着。”

不知首座怎的说来，且听下回分解。

---

[1]着落：事情有归宿、有结果。

## 第六回 扫得开突然便去 放不下依旧再来

却说那首座对着济颠说道：“济颠兄！这些衣钵，原是老师父传与你的，你若收去，就不必说；若是不要，是存在常住里公用，还是派匀了，分与众僧？”济颠道：“我却要他何用？常住自有，何消又存？既予众僧，谁耐烦去分他？不如尽他们抢了去，倒还爽快些！”那些众和尚听说一个“抢”字，便一齐动手，你抢金子，我抢银子，打成一团；我拿袈裟，你拿衲头，搅作一块。不管谁是师父，谁是徒弟，直抢得爬起跌倒，争夺个不成体统。济颠哈哈大笑，只拣抢得多的光头上去凿栗爆。那些和尚凭他打凿，只是乱抢，一霎时，抢个精光。济颠道：“快活！快活！省得遗留在此，作师父的话柄。”却又疯疯颠颠到各处去耍子了。

且说临安各寺有个例头[1]，凡是住持死了，过了数日，首座便要请诸山的僧众来“会汤”，以就商议别请长老住持之事。那一日，灵隐首座请了各山僧众，照例“会汤”。提起济颠行事，那首座道：“这济颠乃是远长老得意弟子，任他疯颠颠，再也不管。今不幸长老西归，这济颠心无忌惮，益发疯得不成样子，倘请了新长老来，岂不连合寺的体面都坏了？敢求列位老师劝戒他一番，也是佛门中好事。”众僧道：“这个当得[2]，快着人请了他来！”监寺遂着人分头去寻，直寻到飞来峰牌楼下，方见他领着许多小儿，在溪中摸鹅卵石耍子。侍者叫道：“今日首座请诸山僧众会汤，那处不曾寻得你到！”济颠道：“既是会汤，定然是请我吃酒，快去！快去！”便撇下了众小儿，同侍者一径走入方丈来，只见众僧团团空座着，并无酒食。济颠哈哈大笑道：“我看你这班和尚泥塑木雕般坐着，这方丈竟弄成个子孙堂[3]了！”

---

[1]例头：旧例，规矩。

[2]当得：可以。

[3]子孙堂：古代佛寺或道观为了迎合老百姓的需要而设置的专供信众求子的殿堂。

众僧正要开口劝他，不道他戏颠颠的，开口便唐突人，反不好说得。还是首座道：“你且莫疯，师父死了，你须与师父争气才是。”济颠道：“若要我与师父争气，把你这些不争气的和尚都赶了出去方好。”首座道：“众僧奉佛法，日夕焚修，有何不好，你要赶逐？”济颠道：“且莫说别事，只你们方才会汤吃酒，怎就不叫我一声，难道我不是有分的子孙？”首座道：“非是不叫你，今日是寺中的正事，寻了你来，未免发疯搅乱，岂不误了我们的正经。”济颠道：“看你这一班秃驴，只会弄虚文，装假体面，做得甚么正事。长老才死得几日，就有许多说话，总是与你们冰炭不同炉，罢！罢！罢！拚着这座丛林，凭你们败落了罢。”遂走到云堂中，收拾了包袱，拿了禅杖，与诸山和尚拱一拱手道：“暂别！暂别！”又走到师父骨塔边，拜了几拜，道：“弟子去去再来！”拜罢，头也不回，大踏步走出了灵隐寺，来到西湖上，过了六条桥，见天色已晚，就投净慈寺，借宿了一宵。

次早，到浙江亭上，乘了江船，取路回台州。一径到母舅王安世家来。王家见了，是然[1]合家欢喜。济颠先拜见了舅舅、舅母，又与王全哥、嫂都相见了，方才坐下。王安世问道：“闻得你在灵隐寺做了和尚，不道身上弄得这般模样了！”济颠道：“出家人随缘度日，要好做甚？”母舅道：“不知你在寺中，怎的过日子？”济颠道：“也不看经念佛，只是信口做几句歪诗，骗几碗酒吃，过得一日，便是一日。”母舅道：“你既要酒吃，何不住在家中？”济颠道：“家中酒虽好吃，只觉得没禅味。”那母舅见他身上破碎，明日就叫人做了几件新衣与他。济颠那里肯换，只说旧衣穿得自在。惟有叫他吃酒，再不推辞。闲了便到天台诸寺去游赏，得意时，随口就做些诗赋耍子。

---

[1]是然：犹言自然、当然。

光阴易过，不觉已过一年。忽一日，对母舅道：“我在此耽搁已久，想着杭州风景，放他不下，我还去看看。”母舅道：“你常说与本寺僧不合，不如只在家里罢！”济颠道：“这个使不得！”遂朗吟四句道：

“出家又在家，不如不开花；  
一截做两截，是差是不差？”

母舅、舅母晓得留他不住，只得收拾些盘缠，付与济颠。济颠笑道：“出家人随缘过日子，要钱银何用？”遂别了母舅、舅母，并王全兄嫂，依旧是一个包裹，一条禅杖，乘了江船，原到浙江亭，上了岸，心里想道：“我本是灵隐寺出身，若投别寺去，便不像模样。莫若还回灵隐去，看这伙秃驴如何待我？”算计定了，一径的走到飞来峰，望着山门，走入寺来。早有首座看见，叫道：“济公，你来了么？如今寺中请了昌长老住持，甚是利害！不比你旧时的师父，需要小心。”济颠道：“利害些好，便不怕你们欺侮我。”首座道：“你不犯规，谁欺侮你！”遂同济颠到方丈来拜见长老。

首座禀道：“此僧乃先住持的徒弟道济，因游天台去了，今日才回。”昌长老道：“莫不就是吃酒肉的济颠么？”济颠应道：“正是弟子，向日果然好吃几杯酒儿，如今酒肉都戒了。”昌长老道：“既往不追，若果戒了，可挂名字，收了度牒，去习功课。”济颠答应了。遂朝夕坐禅念经，有两个多月，并不出门。

不期时值残冬，下起一天大雪来，身上寒冷，走到香积厨下来向火，露出一双精腿。那火工心上看不过，说道：“你师父留下许多衣钵与你，你倒叫众人抢去。如今这般大雪，还赤着两只精腿，却有谁来顾你？”济颠道：“冷倒不怕，只是熬了这几时不吃酒，真个苦恼子。”火工见他说得伤心，便道：“你若想酒吃，我倒有一瓶在此，请你吃也不打紧，但是恐怕长老晓得了要责罚。”济颠道：“难得阿哥好情，我躲在灶下略吃一碗，长老如何得知？”火工见他真个可怜，遂取出酒来，筛了一碗与他。济颠接上手，三两口便吃完了，赞道：“好酒！好酒！赛过菩提甘露，怎的再得一碗便好！”火工见他喉急[1]，只得又筛了一碗与他，他咂咂嘴，又干了，只嫌少。火工没法，只得又筛了一碗。济颠一连吃了三碗，还想要吃，火工忙将酒瓶藏过，说道：“这酒是久窖[2]的，有身子[3]，这三碗只怕你还做出来。如今雪住了，你倒不如瞒着长老，寺外去走走吧！”济颠道：“说得有理。”遂悄悄的走出寺来。

---

[1]喉急：着急。

[2]久窖：窖藏很久。窖，音 yìn，地下室。

[3]身子：酒力、酒劲。

刚离得山门几步，恰撞见飞来峰牌楼下的张公，迎着问道：“闻你已回寺，缘何好久不见？”济颠跌脚道：“阿公！说不尽的苦！你知道我是散诞[1]惯的，自台州回来，被长老拘束得一步也不许出门。今日天寒，感得火工好意，请我吃了三碗，只是不够，故私自出来，寻个主人。”张公道：“不如且到我家去吃三杯，再去寻别的，何如？”济颠道：“阿公若肯请我，便是主人了，何用又寻？”大家说得笑了，一同走到飞来峰下。

那张婆正在门前闲看，看见张公领了济颠来到，千欢万喜的道：“和尚！如何一向不见？请里面去坐！”张公道：“闲话慢讲，且快去收拾些酒来吃要紧。”张婆道：“有！有！有！”忙到厨下去爇[2]了两碗豆腐，烫出一壶好酒，摆在桌上，叫儿子筛酒与和尚、张公两个对吃。济颠道：“难得你一家都是好心，如何消受[3]？”张婆道：“菜实不堪，酒是自家造的，和尚只管来吃不妨。”济颠谢了，你一碗，我一碗，大家吃了十五、六碗，济颠晓得有些醉意，叫声聒噪，便要起身。张婆道：“现今长老不许你吃酒，如今这般醉醺醺的回去，倘被长老责罚，连我们也不好看，倒不如权在此过夜，待酒醒了回去罢。”济颠道：“阿婆说得是！”是夜就在张公家，同他儿子过了一夜。

---

[1] 散诞：放诞不羁。

[2] 爇：音 ā o，古同“熬”，煮。

[3] 消受：禁受，享受。

次早起来，见天色晴了，想一想道：“我回去一毫无事，多时不曾进城，许多好朋友都生疏了，今日走去，各家望望也好。”遂别了张公，一径往岳坟一路来，忽撞见两队头踏[1]一呼喝而来，济颠立在旁边一看，恰正是相好[2]的王太尉。济颠就走到街心，拦着轿子道：“太尉何往？”太尉看见是济颠，吩咐住轿，走下来相见了，问道：“下官甚是念你！为何多日不见？”济颠遂将回天台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太尉道：“今日下官有事，要往天竺去，不得同你回去。你明日可来我府中走一次，下官准准在家候你。”济颠道：“多谢！多谢！”太尉依旧乘轿而去。济颠遂进了钱塘门，一径往炭桥河下沈提点家来。到了沈家，早有管门的出来，看见是济颠，忙道：“里面请坐！我家官人甚想念你，不期他昨日出门，今日尚未回来，请师父坐坐，待我去寻他同来。”济颠道：“你去找他，不如我去寻他。”正要转身，不期[3]长空又飘下几点雪来，一时诗兴发作，遂讨笔砚，在壁上题了一首《临江仙》的词儿：

凜冽彤云生远浦，长空碎玉珊珊。梨花满目泛波澜。水深鳌背冷，方丈老僧寒。

渡口行人嗟此境，金山变作银山。琼楼玉殿水晶盘。王维称善画，下笔也应难。

题完了，又想道，这等寒天大雪，他昨夜不归家，定然在漆器桥小脚儿王行首家里歇宿，等我寻他去来。遂离了沈家门首，竟往漆器桥来，正是：

**俯仰人天心不愧，任他酒色又何妨？**

毕竟济颠到王行首家，又做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

[1]头踏：旧时官吏出行时的前列仪仗。

[2]相好：关系亲密，感情好。

[3]不期：不料，想不到。



却说济颠一直走到小脚儿王行首家来，那奶子正站在门首，济颠问道：“沈提点在你家里么？”奶子道：“沈相公昨夜来的，方才起来，去洗浴了。你要会他，可到里面去坐一会儿等他。”济颠道：“既是就来，我便进去等他一等。”遂一直的上了楼，到王行首房里一看，静悄悄的，王行首尚未起床。济颠走到床前，轻轻地揭开了暖帐，见那王行首仰睡着，正昏昏沉沉的梦魇[1]。济颠在踏板上，取起一只小绣鞋儿来，揭开了锦被，轻轻地放在她阴户之上，遂折转身走下楼来，却正好撞着沈提点洗浴回来，便叫：“济公！久不见你，甚是想念，今日却缘何到此？”济颠道：“我自天台回来，特到你家探问，说你昨夜不曾回家，我猜定在这里，故此特来寻你。”沈提点道：“来得好，且上楼共吃早饭。”

此时王行首已经醒了，见阴户上放着一只绣鞋，正在那里究问奶子，是谁上来？奶子道：“再无别人，必是这济和尚！”忽见沈提点同济颠走进房来，王行首看着济颠笑道：“好一个出家人，怎嫌疑也不避，这等无礼！”济颠道：“并非僧家无礼，却有一段因缘。”王行首道：“明是胡说，有甚因缘？”济颠道：“你才梦中曾见些甚么？”王行首道：“我梦见一班恶少年，将我围住不放。”济颠道：“后来怎么了？”王行首道：“我偶将眼一闭，就都不见了。”济颠道：“却又来！这岂不是一段因缘？”遂取纸笔，写出一首《临江仙》的词儿来，道：

“蝶恋花枝应已倦，睡来春梦昏昏。衣衫卸下不随身。娇痴生柳祟，唐突任花神。

故把绣鞋遮洞口，莫教觉后生嗔。非干和尚假温存，断出生死路，绝却是非门。”

---

### [1] 梦魇：做恶梦，在梦中受惊扰，倍感压抑。

沈提点看了大笑道：“原来是这段因缘！点醒了你一场春梦，还不快将酒来，酬谢济师美意！”正说间，奶子托了三碗点冻酒[1]来，每人一碗。济颠吃了道：“酒倒好，只是一碗不济事。”王行首道：“这一碗我不吃，索性你吃了罢。”济颠拿起来又吃了。奶子又搬上饭来，三个人同吃了，济颠叫一声：“多谢！多谢！”就要别去，沈提点道：“得便[2]时，千万到我家来走走，我有好酒请你！”说罢，别了。

济颠想着王太尉约我今日去，且去走一遭。就一径从清河坊走来。行到升阳宫酒楼前，忽见对门一个豆腐酒店，吃酒的人甚是闹热。又见天上又飘将雪花下来。因想道：“我方才止吃得两碗酒，当得甚事，不如且在这店中，买几碗吃了再去。”遂走进店中，捡一个座头坐下。酒保来问道：“师父吃多少？”济颠道：“随便拿来，我且胡乱吃些。”酒保摆上四碟小菜，一盘豆腐，一壶酒，一副碗箸[3]。济颠也不问好歹，筛起来便吃。须臾之间，吃完了一壶。觉得那酒又香又甜，叫酒保再烫一壶来，又吃完了，再叫酒保去烫。酒保道：“我家的酒味道虽好，酒性甚浓。凭你好量，也只好吃两壶，再多就要醉了。”济颠道：“吃酒不图醉，吃他做甚？不要管它，快去取来。”酒保拗他不过，只得一壶一壶，又送了两壶进来。济颠尽兴吃完，立起身要去，怎奈身边实无半文，一双眼睛只望着门前，等个施主，等了半晌，并没个相识的过。酒保又来催会钞[4]，济颠没法，只得说道：“我不曾带来，容我赊去送来罢。”酒保道：“这和尚好没道理，吃酒

时一壶不罢、两壶不休，迟了些就发言语，怎么会起钞来，就放出賒的屁来！”济颠道：“我是灵隐寺的僧人，认得我的多，略等等，少不得有人来代我还。你再不放心，便随我去取了何如？”酒保道：“我店中生意忙，那有许多工夫？倒不如从直[5]些，脱下这破直裰来当了，省些口舌。”济颠道：“我是青菜馄饨，只有这片皮包着，如何脱得下来？”两个正在门首拉扯，不期对门升阳宫楼上，早有一个官人看见，便叫跟随的道：“你去看这酒保扯住的和尚，好似济公，可请了他来。”那跟随的忙到对门一看，果是济颠，忙道：“官人请你！”济颠见有人请，才定了心，对酒保道：“如何？我说认得我的多，自有人来替我还钱，快随我来。”酒保无奈，只得同到对门楼上来。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沈提点的兄弟沈五官同着李提点两个。济颠道：“你们在此吃得快活，我却被酒保逼得好苦。若再看见迟些，我这片黄皮，已被他剥去了！”两个听了，都大笑起来。沈五官吩咐家人，将钱打发了酒保。济颠道：“多谢阿哥，替我解了这个结。”沈五官道：“雪天无事，到此赏玩，正苦无人陪吃。你来得恰好，可放出量来痛饮一回。”济颠道：“酒倒要吃，只因被他拉扯了这一场，觉道没兴。我且做首诗，解嘲解嘲。”遂信口念道：

---

[1]点冻酒：同“点刹酒”，见《济颠禅师语录》。

[2]得便：方便，有空闲。

[3]碗箸：碗筷。箸，筷子。

[4]会钞：结账，付钱。

[5]从直：直截了当。

“见酒垂涎便去吞，何曾想到没分文；  
若非撞见庞居士，扯来拖去怎脱身？”

二人听了大笑道：“解嘲得甚妙，但不知此时，还想酒吃么？”济颠道：“这样天寒，怎不想它？”又朗吟四句道：

“非余苦苦好黄汤，无奈筛来触鼻香；  
若不百川作鲸吸，如何润得此枯肠？”

沈五官道：“你说鲸吸百川，皆是大话；及到吃酒时，也只平常。”济颠道：“这是古人限定的，贫僧如何敢多饮？”又朗吟四句道：

“曾闻昔日李青莲[1]，斗酒完时诗百篇；  
贫僧方吟两三首，如何敢在酒家眠？”

二人听了，又大笑道：“这等算起来，酒量倒被做诗拘束小了。我们如今不要你做诗，只是吃酒，不知你还吃得多少？”济颠道：“吃酒有甚么底止[2]！”又吟四句道：

“从来酒量无拘管，好似穷坑填不满；  
若同毕卓[3]卧缸边，一碗一碗复一碗。”

沈五官见济颠有些醉意，私下同李提点算计道：“这和尚酒是性命了，不知他色上如何？今日我们也试他一试看。”便叫当值的，去唤了三个唱的来，每人身边坐一个。沈五官道：“济公！我见你虽吃酒，诗虽做，总是孤身冷静。今特请这位小娘子来陪你，你道好么？”济颠连道：“好！好！好！”遂又朗吟四句道：

“不是贪杯便宿娼，风流和尚岂寻常；  
袈裟就是梅檀气，今日新沾兰麝香。”

沈五官见济颠同娼妓坐着，全无厌恶之心。因戏对济颠道：“这里是酒楼，不比人家；济公便同这位娘子到房里去乐一乐也无妨。”李提点又耸谏[4]道：“济公既勇于诗酒，又何怯于此？”济颠笑一笑说道：“我是肯了，只怕还有不肯的在。”又朗吟四句道：

“燕语莺声非不妍，柳腰花貌实堪怜；  
几回欲逐寻香蝶，怎奈禅心似铁坚。”

沈五官道：“好佳作！济师虽是如此，但阴阳交媾，是人生不免的，出家人也该尝一尝滋味。”济颠也不复辩，又朗吟四句道：

“昔我爹娘作此态，生我这个臭皮袋；  
我心不比父母心，除却黄汤都不爱。”

---

[1]李青莲：即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2]底止：尽头、底限。

[3]毕卓：晋朝人，好饮酒，常酩酊大醉。曾为高官，因清廉，退休后无钱买酒，夜里到邻舍偷酒喝，醉倒在酒缸边。天明被邻居发现，大家感慨不已，传为佳话。

[4]耸谏：撻掇。

济颠吟罢，大家欢笑，叫人重烫热酒，说说笑笑，直吃到天晚，方才起身。李提点先别去了。沈五官打发了唱的，对济颠道：“今日晚了，你回寺不及，我同你到一个好处宿罢。”此时济颠醉了，糊涂答应。沈五官叫从人扶着他，一径到新街上刘行首家来。虔婆接着沈五官，十分欢喜，又问道：“官人如何带这个醉和尚来？”沈五官道：“晚了回寺不及，故同来借宿，你若不嫌他是和尚，便着个人陪他也好。”虔婆笑道：“这个何妨？”便唤出两个女儿来相见，就叫安排酒肴。沈五官道：“我们已醉，不消得了。”虔婆吩咐大姐同济颠去睡，二姐陪五官去睡不提。

却说大姐见济颠醉了，闭目合眼的坐在堂中椅子上不动。只得上前笑嘻嘻的叫道：“醉和尚！快到房中去睡了罢！”济颠只是糊糊涂涂的，大姐叫了半晌不动，只得用手去搀了起来，慢慢的扶入房去。济颠到底不醒，大姐没法，只得又将他扶到床上去。济颠也坐不定，竟连衣睡倒，大姐见他醉的不堪[1]，遂扯他起来，替他解带子、脱衣裳。推来攘去，不一时，早把济颠的酒弄醒了。睁开眼来，见是一个妓女在身边，替他脱衣服，叫一声：“哎唷！这是那里？”大姐笑道：“这是我的卧房，是沈五官送你来的。你醉了，叫我费这许多力气。快快脱了，好同睡！”济颠着了急道：“罪过！罪过！”忙忙地立起身来，开了房门，往外就走。

大姐讨了个没趣，只得自去睡了。那济颠走出房门听一听，外面才打二更，欲要开门走出去，恐被巡更的捉住，忽看见春台旁边，有个大火箱，用手摸一摸，余火未烬，还有些暖气，便扒上去，放倒头连衣睡了。到了五更后，听见朝天门钟响，忙爬起来，推窗一看，月落星稀，东方早已发白；想起夜来之事，不禁大笑，看见桌上有现成的纸笔，遂题一绝道：

“床上风流床上缘，如何当得口头禅；  
昨宵戏就君圈套，白舍虔婆五贯钱。”

题毕，举眼看见桌上还放着昨夜取进来未曾吃的一壶酒在半边，移到面前闻一闻，馨香触鼻，早打动了他的酒兴，也不怕冷，竟对着壶嘴，一吸一吸的吃个干净，自觉好笑，又题一绝道：

“从来诸事不相关，独有香醪真个贪；  
清早若无三碗酒，怎禁门外朔风寒？”

济颠题毕，遂拽开大门，一径去了。虔婆听得门响，急忙起来，到内堂一看，只见台上一壶酒，只剩了空壶，惟留下一幅字纸，不知何故。走到房里去看，和尚也不见，大姐独自个睡着，尚不曾醒。虔婆叫醒了，问她夜来之事。大姐道：“那和尚醉得不堪，故我将错就错，替他脱衣裳，勾引他上桩[2]，谁想他醒了，竟跑出房去，倒叫我羞答答的不好开口。不知他后来便怎的过这一夜。”正说不完，沈五官也起身，同了二姐到来看济颠，问知这些缘故，又看了所题二诗，啧啧的赞道：“德行如此，方不枉做了个出家人！怪不得十六厅朝官，多敬重他。”这正是：

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

沈五官亦辞别出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不堪：不成样子。

[2]上桩：上钩。

## 第八回 施绫绢乞儿受恩 化盐菜济公被局[1]

却说济颠在刘行首家住了一夜，不像模样，故起个早，踏着冻，走出了清波门。思量身上又寒，肚里又饥，莫若到王太尉家去，讨顿早饭吃了，再算计。遂一径望着万松岭一路走来。打从陈太尉府前走过，那门公见了，就邀住了，说：“师父那里去？我家老爷甚是想你，且坐坐去！”慌忙进去通报了。太尉走出厅上，请济颠相见。济颠忙上前问讯。太尉道：“如何久不相见？”济颠道：“是从远先师西归，受不过众和尚的气，回天台去了年余。回来就要来望太尉，又被新长老拘束得紧。三日前，承火工的好情，私下请我吃了三碗，吃得兴动，故此瞒了长老，私自出来了两日。今日就便[2]来望望太尉。”太尉道：“你空心出来，必定肚饥了。”叫取汤来。济颠道：“贫僧汤倒不消。”太尉笑道：“不要吃汤，

想是要吃酒了！”遂叫当值的整治了许多酒肴出来。

济颠也不作客，竟大啖大嚼，一连吃了十五、六碗酒，道：“够了！够了！且别了太尉回寺去。”太尉道：“你腹中虽然饱了，我看你身上穿这领破直裰，又赤条条的露着两只精腿，岂不怕冷？”济颠道：“冷是冷，但这个顽皮袋，没甚要紧，且自由他！”太尉道：“你虽如此说，我倒替你看不过。我如今送你一疋[2]绫子，一个官绢；一两银子，做裁缝钱。你去做件衣服穿穿。”济颠道：“一个穷和尚，穿着绫绢衣服，甚不相宜。但太尉的一团好意，不好拂得，只得要领了。”太尉叫人取出来，付与济颠。济颠道：“贫僧受了太尉这等厚惠，何以报答？也罢！太尉明年上冬，有一场大灾，我替你消了罢！”因向太尉讨出一个香盒，并纸笔来，去在人背后，不知写些甚么，放入盒内，封盖好了，亲自付与太尉道：“可将此盒供养在佛座之前，倘明年有灾时，可开来看，照字而行，包管平安。”此时太尉也还似信不信，不期到了明年上冬，太尉忽染一个发背[3]，大如茶瓯，痛不可忍，百医不效，忽想起济颠封的香盒来，忙取来开看，却正是一个医发背的方。那太尉如法医治，便立见功效，方知济颠是个神僧。此是后话，不提。

---

[1]局：设局、设圈套陷害。

[2]疋：同“匹”。

[3]发背：中医学病名。生于背部（督脉部位）的有头疽。有上、中、下之分。上发背生于天柱骨下，中发背生于背心，下发背生于腰部对脐处。

却说济颠得了绫绢银两，拜别了太尉出门，正要回寺，才走下万松岭，看见五六个乞儿，冻倒在那里，号寒泣冷。济颠甚是不忍，道：“苦恼子！苦恼子！人都怜我身上寒冷，谁知又有寒冷过我的？可怜！可怜！”遂走近前问道：“你们冻倒在此，可要人周济[1]么？”众乞儿听见“周济”二字，都挣着爬起来看时，却是个穷和尚，身上褴褛，也同我们差不多的人儿，叹了一口气，又都睡倒。济颠道：“我问你们要周济不要，怎的看我一看，不则[2]一声，又困倒了？”众乞儿道：“我们饥寒如此，怎不望人周济？我看你这和尚，穷得与我们也差不多，说甚么大话！”济颠道：“怪道你们冻得这般模样，原来一味的欺人。我虽是个穷和尚，却有那财主的货物在此。”遂在怀中取出绫子官绢，袖子里摸出这一两银子，拿在手中道：“这不是？”众乞儿见了，便都不怕寒冷，一齐爬起来，围着济颠道：“老师父！你身上单薄薄的，难道不留些自己做衣穿，倒舍与我们？”济颠道：“我若自要做衣穿，又叫你们做甚么？但是这绫绢，你们不合用，可拿到城里市上去换些布匹，分匀了做衣裳方好。”说罢，将绫绢银两，一齐付与众乞儿，自己径回灵隐去了。众乞儿惊惊喜喜，俱道是活佛出现，救度众生，忙忙入城去换布不提。

却说那济颠回寺，刚进得山门，就撞见了首座，问道：“你连日不见，长老甚是查问，你却在何处？”济颠道：“我被长老拘束得苦了，熬不过，故走出寺去耍子耍子。不瞒你说，我连日在升阳楼吃酒，新街里宿娼。”首座大怒道：“罢了！罢了！一个和尚，吃酒已是犯戒，怎么又去宿娼？快到方丈去，与长老说个明白，省得后来连累我！”就一把把济颠拖进方丈来，禀上长老道：“济颠不守禅规，私自逃出去，饮酒宿娼，理当责治！”长老问济颠道：“你果有此事么？”济颠道：“不过一时游戏，怎的没有？”长老道：“别事可游戏，宿娼如何也游戏得！”命侍者打他二十，侍者领命，将济颠拖翻在地，揭起直裰，不期济颠不穿裤子，将身子一扭，早露出前面那件物事来，倒引得众僧掩口而笑。长老看见，遂问首

座道：“闻这厮出家久了，怎如此无礼，一些规矩也不知？”首座道：“这都是先师护短，道他疯颠，纵容惯了，因此一味放肆。”长老道：“他既疯颠，打他亦无益，且放他起来，饶他去罢！”济颠得放，跳起身来，走出方丈，哈哈大笑道：“你们这般恶秃驴，拖我去见长老，指望打我。长老有情，却又不打我，只觉拖得没趣！你若是个好汉子，须替我跌三跤。”众僧道：“你是个疯子，谁来睬你！”济颠道：“你这般贼牛，只会说寡嘴[3]，却又怕我！”自此益发疯颠，在寺搅乱。

---

[1] 周济：在物质上给以帮助，接济。

[2] 则（声）：吭（声）。

[3] 说寡嘴：空口说白话。

众僧都纷纷来与长老算计，要逐他出寺。长老道：“他虽则疯颠，却是先师传衣钵的徒弟，怎好无端逐他！”监寺道：“我有一计，使他自己安身不牢，何如？”长老问：“甚么计较？”监寺道：“先年寺中原有个盐菜化主，每日化来，常住公用。因这个职事，最难料理，无人承当，故此废了。长老何不委他做个化主，叫他日日去化。他若化不来，自然怕羞，没嘴脸回寺了。”长老道：“此计虽妙，只恐他不肯承当。”监寺道：“这个不难，他最贪酒，只消请他吃个快活，再无不承当之理。”长老听了，叫众僧备酒，一面叫侍者寻了道济来。济颠走入方丈，见了长老。长老道：“众僧买酒，在此请你。”济颠道：“众僧与我都是冤家，今日为何肯发此菩提心[1]请我？必有缘故。求长老说明了，好吃。”长老道：“我初到此住持，不晓得前边的事体，众僧俱说先年寺中原有个盐菜化主，化来供给，近来无人，故此常住淡薄[2]。今欲仍旧立一化主，十方去化，要你开一疏头，因此买酒请你。”济颠道：“这个不难，乐得吃的，吃得快活，文章做得快当[3]！”长老道：“既是请你，自然尽你吃！”遂令行童取出酒食，摆在他面前，放下一只大碗。济颠大喜道：“每日瞒着长老，只觉吃得不畅。今日长老请我，才吃得燥皮[4]！”拿起碗来，一上手吃了二、三十碗，还不肯住手。长老道：“酒虽吃，疏头也要做，休得醉了误事。”济颠道：“不难！不难！快取笔砚来，待我做了再吃罢！”侍者即摆上文房四宝，推开册子，浓浓的磨起墨来。济颠也不思索，提起笔来写道：

“伏以世人所急，最是饥寒；

性命相关，无非衣食。

然一丝挂体，尚可经年；

无数粒充肠，难挨半日。

若无施主慈悲，五脏庙便东塌西倒；

倘乏檀那慷慨，方寸地必吞饥忍饿。

持斋淡薄，但求些咸味尝尝；

念佛饥肠，只望些酸羹嗒嗒[5]。

欲休难忍，要买无钱。

用是[6]敬持短疏，遍叩高门：

不求施舍衣粮，但只化些盐菜。

若肯随缘，虽黄叶亦是菩提；

倘能喜舍，纵苦水莫非甘露。

莫道有限篱蔬，不成善果；

要知无边海水，尽是福田。

若念和尚苦恼子，早发宰官欢喜心。

总算来，一日三十贯财，供入常住；

远看去，终须有无量福，遍满十方。

非是妄言，须当着力！

谨疏。”

---

[1] 菩提心：求取正觉、成佛度生的心。

[2] 淡薄：清贫。

[3] 快当：敏捷，不拖拉。

[4] 燥皮：同“臊皮”，开心义。燥，音 sào。

[5] 嗒嗒：犹言咂咂嘴儿。嗒，音 t à。

[6] 用是：因此。

济颠写完呈上，长老看了，喝采道：“妙文！妙文！”叫行童再取酒来筛。济颠心下快活，又吃了十来碗。

正在兴头上，长老道：“你这疏头，实是做得有些窍妙[1]。今一客不烦二主，一发俛你做个化主罢！”济颠道：“我是疯子，如何做得化主？”监寺接口道：“济师兄，长老托你，你却休要推辞！你认得十六厅朝官、十八处财主。莫说一日八贯，便是八十贯，也化得出来。”济颠道：“我认得朝官财主，原只好骗他些酒吃

吃，如何化得动他的钱钞？”长老道：“你且胡乱化半年三个月，我再找人代你罢！”济颠此时已吃得醺醺然，便道：“我吃了你们的酒，料推不过，就做个化主罢！”长老大喜，便叫点起香花灯烛，铺下红毡，请济颠坐了，受长老三拜。济颠取了化缘册，走出方丈来，暗想道：“此番举动，明明是做成圈套，想逐我出寺，不如取了度牒，往别处去罢！”遂回方丈，禀上长老道：“既做化主，未免要各处去化；若无度牒，人只道我是个野和尚，谁肯施舍？”长老道：“这也想得是。”即令监寺取出度牒，交与济颠收了。济颠见天色已晚，遂到禅堂里去睡了一夜。正是：

“朝夕焚修求佛度，佛在当面识不破；  
非是禅心荆棘多，总为贪嗔生嫉妒。”

毕竟不知济颠明日出寺，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窍妙：巧妙。

## 第九回 不甘欺侮入净慈 喜发慈悲造藏殿

却说济颠过了一夜，到了次早，走出山门，一路里寻思[1]道：“这伙秃驴合成圈套，逐我出寺，我想强勉[2]住在这里，也无甚风光。那净慈寺德辉长老，平素与我契合，若去投他，必然留我。”定了主意，遂一径往净慈寺来。入见长老问讯，长老便问：“济公何来？”济颠道：“弟子的苦一时说不尽，那灵隐寺众和尚，与弟子不合，都想要逐我出来，昨日将我灌醉了，举我做盐菜化主。弟子一时失口应承，我今日无面目再回寺去，只得来投长老，望长老慈悲留我。”长老道：“留是怎不留你，但你是灵隐寺子孙，未曾讲明，昌长老面上须不好看。待我明日写一柬去劝他。他若有甚参差[3]，那时留你，便两家都没得说了。”济颠道：“我师见得极是！”当晚就留济颠在方丈中暂时歇下。次早写了一封书，差一个传使，送到灵隐寺，面见昌长老呈上。昌长老拆开一看，只见上写道：

“南屏山净慈寺住持比丘德辉稽首师兄昌公法座前：

即今新篁渐长，绿树成荫，恭惟道体安享禅规，倍增清福，不胜庆幸！

兹启者：散僧道济，昨到敝寺言，蒙师慈差，作盐菜化主，醉时应允，醒却难行，避于侧室，无面回还。特奉简板，伏望慈悲，念此僧素多酒症，时发颠狂，收回前命，责其后修。倘觑薄面，恕其愚蒙，明日自当送上。”

昌长老大怒道：“道济既自无能，怎敢受我三拜？这等无礼，我寺里决不用他！”就在简板后批着八个字道：



### “似此颠僧，无劳送至!”

遂将原书付与传使带回，禀知长老。长老大怒道：“这畜生可恶！我又不属你管，怎这等无礼！他既如此拒绝，我偏收你在此！只要与我争气，就升你做个书记僧，一切榜文、疏头，俱要你做！”济颠一一应承，谢了长老，自去选佛场坐禅念经，相安无事。

---

[1] 寻思：想，思考。音 xúnsi。

[2] 强勉：勉强。

[3] 参差：音 cēncī，不和睦、不融洽，此处义为不同意。

过了月余，忽一日闲步出山门，信着脚，走到长桥堍下，只见卖饅饅儿的王公，在门前擂豆，抬头看见了济颠，便叫声：“济公，为何多时不见？”济颠道：“说也话长，如今却喜得被灵隐寺赶到净慈来，与你是邻舍了！”王公道：“如此却好！我此时买卖做完，没甚事，同你下盘棋耍子，何如？”济颠道：“使得！使得！赢了你，将一盘饅饅儿请我；我输了，光头上让你凿一个栗爆何如？”王公大笑道：“好！好！好！”就掇出条凳子来，放在门前，取出棋子，一连下了五、六盘，济颠却输了一盘。王公道：“出家人，怎好凿你的栗爆，只与我写一面招牌罢！”济颠道：“不是诈你，我无酒，却写得不好。”王公道：“要吃酒不打紧！”就叫对门方家酒店里，烫将酒来。济颠一动手，便是十五、六碗，才问道：“你要写甚招牌？”王公拿出一副纸来道：“就是卖饅饅儿的。”济颠提起笔来，写下十个大字道：

### “王家清油细豆大饅饅儿”

王公自贴了这个招牌，生意日兴一日，后事不提。却说济颠别了王公，趁着酒兴，一径走到万松岭，来望毛太尉。毛太尉接见问道：“为何许久不来？”济颠道：“一言难尽。被灵隐寺逐出，今在净慈寺做了书记，终日碌碌[1]，故不得工夫来看太尉。”太尉道：“今日天色热，闲得无聊，你来得恰好。且同你到竹园中乘凉吃酒去。”济颠道：“蒙太尉盛情，贫僧也不敢推辞。”毛太尉听了，笑将起来。两人到了竹园，风景快心[2]，你一杯，我一盏，直吃到抵暮方罢。毛太尉就留济颠在府中住了，一连盘桓[3]了六、七日，济颠方辞了毛太尉，又去望陈太尉。太尉接了进去，相见道：“闻你在毛太尉家，正怪你不来。今既来了，也要留你五、七日，才放你去。”济颠笑道：“只要有酒吃，便住一年又何妨？”太尉道：“别的还少，酒是只怕你吃不尽！”二人说说笑笑，早已排上酒来。二人对吃，直到醉了方歇，醒了又吃，略缠缠就是三、四日。济颠猛想起道：“长老把我当个人看待，我私自出来了这十余日，他心上岂不嗔怪[4]！”遂苦苦辞了陈太尉，急急回寺。

---

[1] 碌碌：忙碌，有许多事要做。

[2] 快心：感到畅快或满足，称心。

[3] 盘桓：徘徊，逗留住宿。

[4] 嗔怪：责怪，不高兴。

刚刚到长桥边，早遇着寺里的火工来寻，埋怨道：“你那里去这半月？把长老十分着恼[1]，累我们那里不寻到。快去见长老，省得他心焦！”济颠听了，急急走入方丈，跪在长老面前，道：“弟子放荡了几日，诚然有罪！望我师慈悲饶恕！”长老道：“我怎生样[2]嘱咐你，你为何一些儿也不改前非？且说你这几日在于何处，莫非又涉邪淫？”济颠道：“弟子怎敢复堕前愆，只因多时不曾出门，把相识[3]多疏了。故到万松岭，蒙毛太尉好情，留住了五、七日，又承陈太尉美意，又留住四、五日，故此耽搁了。”长老道：“胡说！他们是朝廷显官[4]，你怎能与他来往？既这般敬重你，前日檀板头叫你做盐菜化主，你为何又辞他做不得？”济颠道：“盐菜化主有甚做不得？只是不服气化来与这伙秃驴吃！若像长老这等相爱，休说盐菜，一日便要十个猪也化得！”长老道：“你且休要夸口。我这寺中原有个寿山福海藏殿，如今坍坏了。若得三千贯钱，便能起造。你能化么？”济颠道：“不是弟子夸口，若说化三千贯，只消三日便完。但是也须要请我一醉！”长老大喜道：“你既有本事，三日内化出三千贯钱，理该请你！”即命监寺去备办酒食，长老亲陪济颠吃酒。这济颠一碗不罢，二碗不休，直吃得大醉。长老道：“今日该开缘簿，但你醉了，明日写罢！”济颠道：“师父不知，弟子与李太白一般，酒越多文越好。”遂叫行童取过笔砚，并化缘簿来，磨得墨浓，提起笔来，一挥而就：

“伏以佛日永辉，法轮常转。  
惟永辉，虽中天者有时而暂晦；  
赖常转，故圯[5]地者无旧不重新。  
窃[6]见南屏山净慈寺，  
承东土之禅宗，禀西湖之灵秀。  
从来殿阁轩昂，增巍峨气象；  
况是门墙高广，添轮奂[7]风光。  
近因藏殿倾颓，无处存寿山福海；  
是以空门寥落，全不见财主贵人。  
因思法轮不转，食轮怎得流通？  
倘能佛日生辉，僧日自然好度。  
弘慈愿力，仰伏慈悲：  
施恩须是大圣人，计工必得三千贯。  
舍得欢喜，人天踊跃；  
成之容易，今古仰瞻。  
有灵在上，感必能通；  
无漏随身，施还自受。  
莫道非诚，此心可信；  
休言是诳，我佛证盟。”

募缘化主书记僧道济 谨疏。”

济颠写完，长老见句句皆有禅机，不胜大喜，又叫侍者筛酒与他吃。济颠吃得大醉，方才去睡了。

---

[1]着恼：生气，发怒。

[2]怎生样：怎么、怎样。

[3]相识：彼此认识的人，朋友。

[4]显官：高官。

[5]圯地：坍塌在地。圯，音 pī，毁坏，塌坏，坍塌。

[6]窃：用作表示自己的谦词。

[7]轮奐：盛大，鲜明，亮堂。多形容建筑物雄伟壮观、富丽堂皇。轮，高大的样子。奐，繁富的样子。

次早起来，就到方丈中来见长老道：“弟子今日出门去化，包管三日内化完。我师须要宽心，不可听旁人的闲话。”长老道：“此乃佛门善事，只要你诚心去化，便宽限[1]几日也不妨。”济颠道：“不妨！不妨！只要三日！”竟拿了缘簿，走出了寺门，一径投万松岭毛太尉府中来。毛太尉道：“济公！为何来得恁的[2]早？”济颠道：“因有一心事睡不著，故赶早来求太尉。”太尉道：“你有甚事求我，却起这大早来？”济颠道：“敝寺向来原有一寿山福海的藏殿，不意年久倾颓，今长老发心重造，委我募化三千贯钱。想我是个疯颠和尚，那里去化？故特来求太尉。”遂将缘簿呈上。太尉道：“我虽是个朝官，那里有三千贯闲钱做布施？你既来化，我只好随多少助你几十贯罢！”济颠道：“几十贯成不得事，望太尉一力完成！”太尉道：“既如此说，且消停[3]一两个月，待下官凑集。”济颠道：“长老限我三日内便要，怎讲得一、两个月的话？”太尉见逼紧了，转笑将起来道：“你真是个疯子！三千贯钱，如何一时便有？”济颠道：“怎说没有？太尉只收了缘簿，包你就有！”遂将疏簿丢在案上，抽身便走。太尉忙叫人赶上，将疏簿交还他。济颠接了，又丢在厅上地下道：“又不要了你的，怎这等慳吝[4]？”说完，竟一直出去了。太尉拾起缘簿，再叫人赶时，已不知去向矣。太尉吩咐门上，今后休放济疯子进来，省得缠扰。

不知济颠怎化得这三千贯钱来，且听下回分解。

---

[1] 宽限：放宽期限。

[2] 恁的：这么、这样；如此。恁，音 rèn。

[3] 消停：原意为安静、安稳，此处意为“等待”。

[4] 慳吝：吝啬。

## 第十回 现金身太后施钱 转轮回蛤蟆下火

却说济颠将缘簿丢与毛太尉，竟自回寺。首座问道：“你出去了半晌，化得些么？”济颠道：“多已化了，后日皆完。”首座道：“今日一文也无，后日那能尽有？”济颠道：“我自会化，不要你忧。”说罢，竟往禅堂里去了。首座说与长老，长老也半信不信。到了次日，众僧又来说道：“济颠自立了三日限，今日第二日了，也不出去化，多分[1]是说谎骗酒吃。”长老道：“济颠虽说疯颠，论理也不好骗我，且到明日再看。”

不期到了第三日，毛太尉入朝随驾，见一个内侍[2]，寻着毛公道：“娘娘宣你！”毛太尉忙跟了内侍，到正宫来，叩见太后。太后道：“子童昨夜三更时分，梦见一位金身罗汉，对我说道，西湖净慈寺有一座寿山福海藏殿，近来崩坍，来要化我三千贯钱修造。他说疏簿现在毛君实处。子童醒来，甚是奇异。故着汝来问，不知果有此事否？”太尉听了，惊倒在地，暗想济公原来不是凡人，遂奏道：

“两日前，果有净慈寺书记僧道济，拿一缘簿，要奴婢替他化三千贯钱，奴婢一时拿不出，故回了他去，不道他弄神通来化娘娘。”太后问道：“这和尚平日可有甚好处？”太尉道：“平日并不见有甚好处，但只是疯颠颠颠的要吃酒。”太后道：“真人不露相，这定然是个高僧。他既来化子童，我宝库中有脂粉钱三千贯，可舍与他去修造。但此金身罗汉，不可当面错过。你可传旨备驾[3]，待子童亲至净慈寺行香[4]，去认他一认。”太尉领了懿旨[5]，一面在宝库中支出三千贯钱来，叫人押着，点齐嫔妃彩女，请娘娘上了鸾驾[6]，自骑马跟在后面，竟往净慈寺来。

---

[1] 多分：多半。

[2] 内侍：太监。

[3] 备驾：备车。

[4] 行香：进香，烧香拜佛。

[5] 懿旨：太后或皇后的诏令。

[6] 鸾驾：皇帝的车驾。此处指太后的车驾。鸾，同“銮”，音 luán。

这日济颠只坐在灶前捉虱，首座看他光景不像，走来问道：“你化的施主如何了？”济颠道：“将近就到。”首座笑着去了。又过了半晌，早有门公飞跑的进来报道：“外面有黄门使来说，太后娘娘到寺来行香，鸾驾已在半路了！”众僧慌了手脚，长老急急披上袈裟，带了毗卢帽[1]，领着合寺僧人，出了殿门跪接。恰好凤辇[2]已到了，迎入大殿。太后先拈了香[3]，然后坐下。长老引众僧参见毕，太后开口道：“子童昨夜三更时分，梦见一位金身罗汉，要化三千贯修造藏殿。子童梦中已亲口许了，今日特特[4]送来，命住持僧可查明了。”长老忙同众僧一齐叩谢布施。太后道：“我此来虽为布施，但实欲认认这尊罗汉。”长老又跪奏道：“贫僧合寺虽有五百僧众，却尽是凡夫披剃，不敢妄称罗汉，炫惑[5]娘娘。”太后道：“罗汉临凡，安肯露相？你可将五百众僧聚集来我看，我自认得。”

长老领旨，命众僧抬着香炉，绕殿念佛，一个个都要从太后面前走过。此时济颠亦夹在众僧内。刚走到太后面前，太后早已看见，指着说道：“我见的罗汉，正是此僧。但梦中紫磨金色，甚是庄严，今日为何作此幻相？”济颠道：“贫僧是个疯颠的穷和尚，并非罗汉，娘娘不要错认了！”太后道：“你在尘世混俗和光[6]，自然不肯承认，这也罢了；但你化了子童三千贯钱，却将何以报我？”济颠道：“贫僧是个穷和尚，只会打筋斗，别无甚么报答娘娘，只望娘娘也学贫僧打一个筋斗转转罢！”一面说，一面就头向地，脚朝天，一个筋斗翻转来，因未穿裤子，竟将前面的物事都露了出来。众嫔妃宫女见了，尽皆掩口而笑。近侍内臣见他无礼，都赶出佛殿来，要将他捉住。不料他一路筋斗，早已不知打到那里去了。长老与众僧胆都吓破，忙跪下奏道：“此僧素有疯颠之疾，今病发无礼，罪该万死！望乞娘娘恩赦[7]！”太后道：“此僧何尝疯颠？真是罗汉！他这番举动，乃是愿我转女成男之意，实是禅机，不是无礼。本该请他来拜谢，但他既避去，必不肯来，只得罢了。”说罢，遂上辇还宫。长老引众僧送太后去了，方才放下了一块石头。因叫侍者去寻济颠，那里见个影儿。长老因对众僧道：“济颠要藏殿完成，故显此神通，感动太后。今太后口口罗汉，故又作此疯颠掩人耳目。你们休要将他轻慢！”众僧听了，方才信服。

---

[1] 毗卢帽：乃黄檗宗僧所用之帽。因帽上有毗卢佛像，故称为毗卢帽。

- [2] 凤辇：太后、皇后专用的车乘。辇，古代用人拉着走的车子，后多指天子或王室坐的车子。
- [3] 拈香：即于诸佛菩萨及祖师像前烧香、上香。拈，用指取物。
- [4] 特特：特地。
- [5] 炫惑：矜夸以惑众。
- [6] 混俗和光：混在世俗中，不露锋芒，与世无争。
- [7] 恩赦：开恩赦免。

却说济颠出了寺门，先同众小儿在西湖上采了一回莲耍子，又到石岩桥，望古荡里走去。到了教场桥，只见许多人在那里围着看，他也挤上去一看，原来是一只癞蛤蟆，落在尿缸裏，浸得膨胀死了。济颠叹道：“苦恼子，苦恼子！只也是轮回一转。叫人取个火来，寻些乱草，我与你下火。”遂作颂道：

“这个蛤蟆，浸得膨胀。  
在生猖狂，到死倔强。  
既已瞑目张牙，何不跣趺合掌？  
佛有大身小身，物有人相我相。  
一念悟来，离诸业障。  
咦！  
青草池边寻不见，分明夜月梨花上。”

烧完了，只见半空中现出一个青衣童子来，叫道：“多谢师父慈悲，已得超生[1]矣！”众人看得分明，尽皆喝采。

济颠正待转身，忽背后一个和尚拖住道：“小僧是崇真寺里僧人砧基便是，这里西溪安乐山永兴长老，屡欲师父一见，再不能够；今日相遇，且到敝寺去盘桓几日着！”济颠就随着砧基到永兴寺来。永兴寺长老大喜，忙请入方丈，一面献茶，一面令侍者整治酒肴出来，三人共饮。济颠遇了酒友，十分得意，竟吃了一夜。

次日，又叫人到清溪道院，请了徐提点到来相陪。那徐提点又是个酒道士。大家吃得十分有兴。过了两日，又同砧基到崇真寺里玩了几天，吃酒做诗。

不知不觉的，在永兴、崇真二寺，与清溪道院几处，就盘桓了四个月，早已是初冬天气，身上觉寒，方想道：“我出来长久，也该回去看看长老。”遂别了砧基并徐提点三人，竟向石人岭来。刚走到岭上，又撞见上天竺的忏首。济颠问道：“师兄那里来？”忏首道：“不要说起！我庵里讲主昨夜被贼偷个精光，今找我西溪街上郑先生家问卜来。”济颠道：“既是讲主失盗，我也该去看他一看。”二人遂同落了石人岭，径至寒棘寺。那讲主正在纳闷，见了济颠，忙施礼道：“为何久不来相会？”济颠道：“不然今日也还不来，因知你失财烦恼，故特来宽慰。”讲主道：“老僧挣了一世，一夜皆空，怎教我不恼！”济颠道：“出家人要财物何用？待他偷去，倒省得记挂，我如今作诗一首，替你发一笑，解解烦恼何如？”讲主道：“你既有此美意，请念来与我听。”济颠随念道：

“哑吃黄连苦自知，将丝就纵落人机；  
低田缺水遭天旱，古墓安身着鬼迷。  
贼去关门无物了，病深服药请医迟；

竹筒种火空长炭，夜半描龙画向谁？”

讲主听了，笑道：“双关二意，说得倒有趣。我如今心中十分愁闷，你须在此暂住一、两月，替我解叹解叹方好。”济颠道：“若有酒吃，便住一两年也不妨。”讲主道：“别的都被偷去，惟酒尚在，只怕你吃不了！”

两个又大笑。

不知济颠住下作何行状？且听下回分解。

---

[1]超生：脱离恶道，转生善道。

### 第十一回 解僧馋贵人[1]施笋 触铁牛太守伐松

话说济颠在棘宁庵，不知不觉过了两月，看看腊[2]尽，讲主舍不得他，向济颠道：“你一发过了年去吧！”济颠道：“这却使不得！长老岂不嗔怪！”遂别了讲主，径回净慈寺来，走进方丈中，见了长老，拜道：“弟子回来了。”长老道：“你怎不与老僧说知，竟出去了这半年！来去自专[3]，旁人岂不笑我？”济颠道：“弟子知罪，今后再不敢了！”自此在寺过了年，每日只在禅堂中，跟着众人诵诵经，念念佛，混过两、三个月。

倏忽暮春，天气晴明。济颠忽又思动，来禀长老道：“弟子久不出门，许多朋友恐怕生疏了。今日要出去望望，特来禀知，放弟子去走走。”长老道：“放便放你去，但只好两三日，便要回来！”济颠应承了，遂一径投万松岭毛太尉府中来。毛太尉接进去，相见过。太尉道：“自从太后娘娘到你寺中，不觉又是半年了。那日你弄禅机，打筋斗，我甚为你耽忧[4]，恐怕有祸，不期太后娘娘心灵性慧，倒打破了你盘中之谜，反再三的赞叹。”济颠道：“这是我一时疯发了，有甚么禅机？感得佛天保佑，免了这场大祸，又完成了藏殿的功德，故今日特来谢谢太尉。”太尉道：“你来得正好，今日园丁在竹园中掘得些新笋芽儿进来。我见是初出之物，将一半进上朝廷，还留一半在此。待我命庖人煮来，与你尝新，可好么？”济颠道：“可知是好！但做和尚的，此时吃它，未免过分！”太尉道：“笋乃素物，又非荤肴，有何过分？”济颠道：“太尉不知，俗语说得好：‘一寸二寸，官员有分；一尺二尺，百姓得吃；若是和尚要吃，直待织壁。’我做和尚的此时吃他，岂不过份？”说得太尉笑将起来，不一时，庖人煮了笋，又烫了两壶酒来摆上。济颠一到口，便吃了大半碗，又是几碗酒，吃得快活，便说道：“我亏太尉高情，得以尝新。我家长老坐在寺中，梦也还不曾梦见。我且剩几块带回去，与他尝尝，也显得太尉的人情。”太尉道：“只是残剩的，怎好带去？”遂叫庖人又取了一碗来，用荷叶包好，付与济颠。济颠作谢而回。

---

[1] 贵人：地位高的人。

[2] 腊：农历十二月。

[3] 自专：自作主张,独断专行。

#### [4] 耽忧；同“担忧”。

刚到山门前，首座问道：“你手里包儿，莫非狗肉？”济颠道：“虽不是狗肉，却比狗肉更美。”因将包儿往他鼻上一塞，道：“你且闻一闻看！”首座只认做耍他，忙把鼻子掩着躲开。济颠遂一径到方丈来见长老。长老问道：“你今日为何才去便回？”济颠道：“因毛太尉留我吃新笋，我见滋味美，因讨了一包来，请长老尝新，故此不曾耽搁。”遂向侍者讨了一个盘子来，将荷叶包打开，把笋儿倾在盘内，托上来献与长老。长老欢喜道：“物虽微<sup>[1]</sup>，却难得你一片好心！”遂举箸吃了好些，赞道：“果然好滋味！”剩下的，就叫方丈中几个侍者分吃了。

不一时，众僧得知，都来讨笋吃。长老道：“这笋乃道济带归来请我的，只有一盘，如何分散得众人？”众僧道：“这不干长老之事，多是济颠不是！佛法平等，你既自吃了新笋，又带来请了长老，难道就不该化些来请请大众？”济颠道：“你们只轻易说个化字，殊不知化人的东西，有好些烦难。我在太尉府中，不知说了多少禅机，方才有得到口。你们坐在家里，白白的就要想吃。也罢！就将这新笋为题，你们众人做得一首诗出，便苦我不着，去化两担来请你们罢！”众僧听说做诗，俱默然不语。长老道：“他们如何理会得来？待老僧代他们做一首吧！”遂信口题七言一绝道：

“竹笋初生牛犊角，蕨芽新长小儿拳；  
旋挑野菜炊香饭，便是江南二月天。”

济颠道：“好诗！好诗！但他们要吃笋，怎么倒要师父做诗？今我师既代他们做了，我也推辞不得。”因掐着指头算道：“今日谅<sup>[2]</sup>不能有，明日料还也无，挨到后日，还你们两担罢！”长老道：“新生物，多寡有些就罢，如何论得担？”济颠道：“包有！包有！”说罢，又自玩耍去了。

---

[1]微：微小，轻微。

[2]谅：料想。

到次日，又到毛太尉府中。太尉问道：“你今日又来，莫非昨日的酒吃得未尽兴么？”济颠道：“倒不为要酒吃。只因昨日承太尉赐的笋，回去与长老吃了。众僧看见，都馋哩哩要吃，再三求我来化。我看过他们咽残唾，就一时许了化两担与他们，故又来聒噪<sup>[1]</sup>太尉。”太尉笑道：“你这和尚，真不晓事<sup>[2]</sup>！一个才出土的新笋，只好掘些尝尝新，怎么论起担来？”济颠道：“只要太尉肯舍，包管园中广有。太尉若不信，可叫园丁来问便知。”太尉遂叫园丁来问道：“竹园里可曾有发些新笋出来？”园丁禀道：“好叫太尉得知：昨日掘过，一寸也不留。今日看时，满园中遍地密杂杂都攒出头来，大是怪事！”太尉又惊又喜，便对济颠道：“今日方透芽，掘起必少，莫若养他一夜，明日还可多得些，也是你来为众僧化一场。”济颠道：“多谢太尉，如此更好。”太尉遂命备酒，与他同饮，到晚就留在府中歇了。次早起身，太尉同济颠步入竹园，看那园丁将新爆出来的笋芽，尽数掘起，共有五担。太尉吩咐叫五个当值的挑了，跟济公送到寺里去。济

颠谢了太尉，领着这五担笋回寺来。众僧在山门前望见，尽皆欢喜，忙来报知长老。长老赞叹道：“道济作用果是不凡！”一时，济颠同笋到了，长老着人收了笋，取出五百文钱，酬劳了送笋的五个人，一面即命煮笋，与合寺僧人同吃了。众僧俱各欢喜散去不提。

---

[1] 聒噪：打扰。

[2] 晓事：懂事、明白事理。

过了几日，济颠在寺无事，忽思量起灵隐寺昌长老已死，不曾去送丧，又闻得是印铁牛做了长老，不知规矩如何？遂定了主意，要去望望，遂一径走到灵隐寺，烦侍者通报了。长老想道：“他是个疯子，一向被昌长老逐出在外，今日又来做什么？莫非想着旧事，要来缠扰？只不睬他便了！”吩咐侍者回报不在。侍者回复了济颠。济颠冷笑了一声，又走到西堂来见小西堂，那小西堂也回不在。济颠遂问行童，借了笔砚，去冷泉亭下，作诗一律，骂长老道：

“几百年来灵隐寺，如何却被铁牛闢；  
蹄中有漏难耕种，鼻上撩天不受穿。  
道眼岂如驴眼瞎，寺门常似狱门关；  
冷泉有水无鸥鹭，空自留名在世间。”

又做一绝，讥诮西堂道：

“小小庵儿小小窗，小小房儿小小床；  
出入小童并小行，小心服侍小西堂。”

题完，将二诗付与行童，径自回寺。这行童不敢隐瞒，将诗呈与长老。长老大怒道：“这厮自恃[1]做得两首诗，认得几个朝官，怎就敢如此无礼，将我轻薄！难道我就罢了不成！”恨恨的想了一会，想出一计来：那临安府赵知府是我最相好的，待我写书去求他，将净慈寺门外两傍松树，尽行斫去[2]，破了他寺里的风水。他长老晓得是济颠起的祸根，必然驱逐，方泄得我这口恶气！算计定了，遂写书去求赵太守不提。

且说德辉长老这一日正与济颠同坐，说些闲话，忽门公来报道：“不好了！寺中祸事到了！临安府赵太爷，亲自带了百十余人，要斫去寺门两旁的松树！”长老着忙道：“这些松树乃一寺风水所关，若砍去了，眼见得这寺就要败了，如何是了？”济颠道：“长老休慌，等弟子去见他。”长老道：“我闻得这官人十分利害，你须要小心，切不可弄甚恶禅机，去触他之怒，便无法解救了。”济颠道：“我师宽心，万万不妨！”遂从从容容走出山门，向着赵太守施礼道：“净慈寺书记僧道济参见相公[3]！”太守道：“你就是济颠么？”济颠道：“小僧正是！”赵太守道：“闻你善作诗词，讥诮[4]骂人。我今来伐你寺前的松树，你也敢作诗讥诮骂我么？”济颠道：“水腐蠹[5]生。人有可讥诮处，方可讥诮之。相公乃一郡福星，百姓受惠，小僧颂德不遑[6]，焉敢讥诮？相公此来，若果是伐木，小僧不揣，吟诗一首，敢为草木乞其余生。望相公垂鉴。”赵太守道：“你且念来我听。”



济颠遂信口吟道：

“亭亭百尺接天高，曾与山僧作故交。  
满眼枝柯千载茂，可怜刀斧一齐抛。  
窗前不见龙蛇影，屋畔无闻风雨号。  
最苦早间飞去鹤，晚回不见旧时巢。”

---

[1] 自恃：自以为有所依靠；倚仗。

[2] 斫去：砍去。斫，用刀、斧等砍劈。

[3] 相公：对人的尊称。

[3] 讥诮：风言冷语地讥嘲。音 jīqiào。

[4] 蠹：音 dù，蛀虫。

[5] 不遑：来不及。遑，空闲；闲暇。音 huáng。

赵太守听了济颠之诗，沉吟了半晌，道：“你却是个有学问的高僧！本府误听人言，几乎造下一重罪孽！”遂命伐树人尽皆散去，复与济颠作礼道：“果是好诗，字字动人。此地山环翡翠，屋隐烟霞，大有禅林风味。意欲再求一首佳章，与小官参悟，万勿吝教！”

济颠听了，遂信口长吟一律道：

“白石嶙嶙接翠岚，翠岚深处结茅庵。  
煮茶迎客月当户，采药出门云满篮。  
花被鸟拈疑佛笑，琴为风拂宛禅谈。  
今朝偶识东坡老，四大皆空不用参。”

太守听了，叹赏不已，道：“吾师语含宿慧，道现真修。下官有一律奉赠，以博一哂[1]！”亦长吟一律道：

“不作人间骨肉僧，朗同明月净同冰。

闲思吐作诗坛瑞，变相留为法界徵。

从性入禅谁问法？即心是性不传灯。

下根久堕贪嗔梦，今日方才识上乘。”

济颠听了，再三感谢，遂邀太守入寺献斋。太守欣然斋罢，方才别去。

长老见太守去了，方对众僧道：“今日若非济颠，这树危矣！快叫人寻他来谢。”

谁知这济颠诚恐惊动耳目，已脱身去闲走。刚到长桥，忽看见卖馄饨儿王公门上贴着斗书，吃了一惊，忙走入去，只见王婆正坐在棺材边哭。看见了济颠，方说道：“阿公平日与你相好，后日出殡[2]，请你下火，说两句禅机，令他往生

西方，也见得你的情分。”济颠道：“既要我下火，后日准来。”说罢，便走去长桥上闲坐，只见卖萝卜的沈一，挑着空担走来，看见济颠坐在桥上，便道：“多时要请师父吃一壶，再不凑巧。今日有缘，倒撞着师父闲坐，我又无事。同去酒店里吃一碗，何如？”济颠道：“甚好！”二人遂走入酒店坐定，沈一忙叫店家取酒来筛。济颠一连吃了几碗，吃得爽快，看着沈一道：“难得你这片好心请我，我有句话对你说。不知你肯听否？”沈一道：“师父定是好话，且请说来，小人有个不听的理？”

不知那济颠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1] 哂：音 shěn，微笑，讥笑。

[2] 出殡：移棺至墓葬地。

## 第十二回 佛力颠中收万法 禅心醉里指无名

却说济颠对沈一道：“人生在世，只为这臭皮袋要吃。我看你又无老小，终日巴巴碌碌，何时是了？倒不如随我到寺里去，做个和尚，吃碗安顿饭罢！”沈一道：“我久怀此意，但恐为人愚蠢，一窍不通，做不得和尚。若师父肯带挈[1]我，我今日就拜了师父，跟师父到寺里去。”济颠道：“直截痛快，到做得和尚！”吃完酒，就领了沈一入寺来，参见长老道：“弟子寻得一个徒弟在此，望长老容留。”长老道：“也好！也好！”遂命侍者烧香点烛，叫沈一跪在佛前，替他摩顶受记，改名沈万法，正是：

偶然拜师父，便成亲子孙。

何须亲骨肉，宽大是禅门。

次日，济颠无事闲坐，吩咐沈万法到灶下去扒些火来。万法道：“师父要火做甚么？”济颠道：“我身上被这些饿虱子叮得痒不过，今日要寻他的无常[2]。因此要火。”沈万法听了，就去掇了一盆火来，放在面前。济颠脱下直裰来，在火上一烘，早钻出许多虱子来。内中还有两个结做一块不放的。济颠笑道：“原来虱子也有夫妻！我欲咬死他，又怕污了口；欲待掐死你，又怕污了手。不如做个功德，请你一齐下火罢！”遂将直裰一抖，许多虱子都抖入火中。济颠口中作颂道：

“虱子听我言，汝今当记取：

既受气血成，当与皮肉处。

清净不去修，藏污我裤里。

大仅一芝麻，亦有夫和妇。

靠我如泰山，咂我如甘露。

我身自非久，你岂能坚固？

向此一炉火，切莫生惊怖；

抛却蠕动躯，另觅人天路。

咦！

烈火光中爆一声，刹刹尘尘无觅处！”

---

[1] 带挈：带领，提携。

[2] 无常：本指世间一切法生灭迁流，刹那不住；此处是“死”的委婉说法。

济颠复将直裰穿上道：“他不动，我便静。快活！快活！”一面说，一面往外走，一径走到王公家里，恰好丧事起身。济颠对王婆道：“你又不曾请得别人，我一发替你指路罢！”遂高声念道：

“饕餮儿王公，秉性最从容。

擂豆擂了千百担，蒸饼蒸了千余笼。

用了多少香油，烧了万千柴头；

今日尽皆丢去，早日主顾难留。

灵棺到此，何处相投？

咦！

一阵东风吹不去，鸟啼花落水空流！”

众人起材，直抬至方家峪歇下，请济颠下火。济颠手执火把，道：“大众听着：

王婆与我吃粉汤，要会王公往西方；

西方十万八千里，不如权且住余杭。”

济颠念罢，举火。众亲戚中有暗笑的道：“这师父倒好笑！西方路远，还没稽查[1]，怎么便一口许定了住余杭？”正说不了，忽见一个人走到王婆面前作揖道：“恭喜婆婆！余杭令爱[2]昨夜五更生了一位令郎，令婿特央我来报个喜信。”原来，王婆有个女儿，嫁在余杭，因是有孕，故未来送丧。今听说养了儿子，满心欢喜，忙问道：“这儿子生得好么？”那人道：“不但生得好，还有一桩奇事，左肋下有‘饅餮王公’四个朱字，人人疑是公公的后身。”众亲友听了，方惊惊骇骇[3]，知道济颠不是凡人，都来围着他问因果。济颠见众人围得紧，便跳在桌子上，一个筋斗，露出前头的物事来。众人都大笑。济颠乘众人喧笑，便一径走了。

---

[1] 稽查：检查，盘查。

[2] 令爱：称对方的女儿的敬辞。

[3] 惊惊骇骇：即惊骇。惊疑，恐慌。

离了方家峪，进了清波门，一直到新官桥下沈平斋生药铺中来。沈平斋却不在家，那沈妈妈往时最敬重济颠，忙请进堂中奉茶，亲置酒请他。济颠见了酒，不管好歹，一上手便吃了十余碗，已有些醉意。养娘又托出一碗辣汁鱼来，济颠也不推辞，吃一碗酒，又喝些鱼汤，不知不觉吃得十分酩酊，方才作谢起身。沈妈妈见他醉了，嘱咐道：“你往十里松回去，那里路静；你醉了，须要小心些。”济颠糊糊涂涂的应道：“我和尚一个空身体，有甚小心？今夜四更鼓，你们后门头倒要小心！”竟跌跌撞撞的去了。沈妈妈听见济颠说话蹊跷，到了四更天，不放心，叫人悄悄去看，不期果有个贼在那里挖壁洞，那时喊将起来，方逃走了。自此益发敬重济颠，就如活佛。

且说济颠刚走出清波门，身体醉软了，挣不住，脚一滑，早一跤跌倒在地，爬不起来，竟闭着眼要睡。把门军并过往行人俱围拢来看，有的认得，说：“这和尚是净慈寺的济书记！”有的说：“他吟得好诗，做得好文，那个朝官不与他相好！”有的说：“这和和尚没正经，一味贪酒！”内中有一个道：“我要到赤山埠去，净慈寺却是顺路，做我不着[1]，搀了他去罢！”众人道：“好！好！也是好事。”那个人将济颠扶起来，搀着走。济颠走一步，才充一才充[2]，搀他好不吃力！苦苦地搀到十里松，济颠立脚不住，又跌倒了。那里再扶得起！那人无法，只得撇了他，自走到净慈寺报信。沈万法急急的赶到十里松，只见济颠醉昏昏，酒气直冲的睡在地下。沈万法叫道：“师父醒醒！我搀你回寺去！”济颠看见是沈万法，便骂道：“贼牛！你岂不知师父醉软了，却叫我自家站起来！”沈万法无奈，只得将他扶起来站着，自却蹲下身子去，叫他伏在脊背上，然后驮起走。不上十数步，不道那济颠酒涌上来，泛泛的要吐。沈万法道：“师父忍着些，待我一径驮到了再吐罢！”济颠也不言语，又驮着走。不上三、五十步，济颠忽一阵恶心，那些秽物直涌上喉咙来，那里还忍得住，早一声响，吐了沈万法一头一面。沈万法欲要放下来收拾，却恐再驮费力；还亏他有些蛮力，只得耐着秽臭，一径驮入寺中，到厨房中面床上，方才放下，打发他睡了；然后去洗干净了头面，再走来看师父。只见济颠睡得熟熟的，就坐在旁边伺候。

---

[1] 做我不着：也害不着我什么，也耽搁不了什么；顺便。

[2] 才充一才充：跳一跳。才充，音 chòng，跳。

不多时，忽见济颠一轂辘子[1]跳将起来，高声喊道：“无明发呀呀呀！”众僧虽多听见，只认做济颠酒狂，谁来理他？沈万法也糊糊涂涂，又打发济颠睡下。睡不多时，又跳将起来，高叫道：“无明发呀呀呀！”此时已是更余时分，众僧俱已睡了。济颠叫了许久，见无人理他，遂走出来，绕着两廊，高叫：“无明发呀呀呀！”又叫了半晌，着了急，遂敲着各处的房门，大叫道：“无明发呀呀呀！”直叫到三更时分，忽罗汉堂琉璃灯烧着了旛脚，火发起来。及至众僧惊觉，爬起来时，早猛风随火，烈焰腾腾，已延烧到佛殿与两廊各僧房了。众僧方才慌张，忙来救火、抢器物，已是迟了，只急得乱跑。济颠骂道：“我叫了这半夜，都塞着耳朵不听，如今烧得这般秃驴好！只可惜長老匆匆归去，不曾见得一面，送他送。可怜！可怜！”

此时众僧苦作一团，那里还有心来听他说话。直烧到天明，早有许多宫兵入寺来查失火的首犯，已将两个监寺捉将去了。众僧一时烧苦了，捶胸跌脚，都恨恨的道：“我们晨钟夕梵，终日修道，难道许多菩萨，就没有一些灵感，救护救护？”济颠听了大笑道：“你们这班呆和尚，如何得知成毁乃世人之事，与佛菩萨何干？”因口占四句道：“这都因你们——

无明一点起逡巡，大厦千间故作尘；

我佛有灵还有感，自然楼阁一番新。”

可惜偌大[2]一个净慈寺，失了火，从前半夜烧起，直烧到次日午时方住。大殿两廊尽皆烧毁，惟有山门不坏。大家立在山门下查点僧众，虽多焦头烂额，却人人都在，只不见了長老。有的说，想是在方丈中熟睡，被火烧死了。有的说，定是见火紧，逃往寺外去了。众僧分头向各处找寻。

未知長老果在何处？且听下回分解。

---

[1] 一轂辘子：即“一骨碌子”，迅速地滚动翻身。轂辘，音 gūlu，同“轱辘”、“骨碌”。

[2] 偌大：这样大，那么大。音 ruòdà。

### 第十三回 松長老欣飞锡杖[1] 济颠僧怒打水坛

却说这净慈寺因失火不见了長老，众僧分头向各处找寻，并无踪迹。济颠笑道：“你们这班和尚，真个都是呆子！我已说过，長老原从天台来，今日已归天台去了，怎么还寻得他着！”众僧只是不信，都道：“那有此事！就是烧死了，少不得有些骸骨。”就叫火工在方丈瓦砾中扒看。扒了多时，忽扒出一块磨平的方砖来，上有字迹。众僧争看，却是八句辞世偈言：

“一生无利又无名，圆顶[2]方袍[3]自在行。

道念只从心上起，禅机都傍苦根生。

百千万劫假非假，六十三年真不真。

今向无明丛内去，不留一物在南屏。”

众僧看得分明，方知长老是个高僧，借此遁去；方识济颠有些来历，不是乱言。然到此田地，无可奈何，只得与济颠算计，要将烧不尽的木头，搭起几间茅屋，大家草草安身。济颠道：“好！”忽走到厨下，看见屋虽烧去，却剩下一大锅热汤。济颠叫道：“他事且慢算计，此间有好热汤[4]，且落得来洗洗面着！你们不要恼坏了！我有支曲儿，且唱与你们听听，解解闷如何？”遂唱道：

“净慈寺，盖造是钱王，

一霎时烧得精光。

大殿两廊都不见，

只剩下两个泥土的金刚。

佛地与天堂，

平空似教场。

却有些儿不折本[5]，

一锅冷水换锅汤！”

---

[1] 飞锡杖：僧人出行，嘉称飞锡。据《释氏要览》记载，“此因高僧隐峰游五台，出淮西，掷锡飞空而往也。若西天得道僧，往来多是飞锡。”此处指松长老接受净慈寺的邀请，远行至净慈寺，出任方丈。锡杖，乃比丘十八物之一。即比丘行于道路时，应当携带之道具。原用于驱赶毒蛇、害虫等；或乞食之时，振动锡杖，使人远闻即知。于后世则成为法器之一。

[2] 圆顶：又称圆颅。即完成剃发而呈现出家人之形相。此为象征出离烦恼之相。

[3] 方袍：比丘所著之三种袈裟，皆为方形，谓之方袍。

[4] 热汤：热水。汤，热水，开水。

[5] 折本：亏本。折，音 shé。

众僧闻听了，都大笑起来道：“如今这般苦恼，怎你还要疯颠！我们的苦且

搁开再处；但是两个监寺被官府捉去，枷在长桥上，你须去救他一救方好！”济颠道：“这个容易。”遂一径走到长桥，果见两个监寺枷在那里，因笑道：“你两个板里钻出头来，好象架子上安着泡灯[1]。”两个监寺道：“好阿哥！我们枷在此，好不苦恼！你不来救我，反来笑我？”济颠道：“你且耐心捱[2]一会，自然救你！”

说罢，竟往毛太尉府中来。毛太尉接着，说道：“闻你寺中背了回禄[3]，却是苦了。”济颠道：“和尚家空着身子，白吃白住，有甚苦处？只苦了檀越施主，又要累他们重造。如今两个监寺枷在长桥上，这却是眼前剥肤[4]的真苦，须求太尉慈悲，去救他一救。”太尉道：“不打紧，待我写书与赵太守，保管就放。你且安心在此吃两杯，解解闷着。”即叫当值的安排出酒来，与他对吃。济颠吃到半酣，道：“多感太尉高情，留我吃酒。但我记挂这些和尚，在火场上凄凄惶惶[5]的没个理会，且回去看看。”遂别了太尉出来。

行至寺前，只见两个监寺已放了回来，向济颠谢道：“亏了济师兄！”济颠道：“谢倒不必谢得，但是蛇无头而不能行。这寺里僧徒又众[6]，乱哄哄的。若没个好长老料理，却怎生过活[7]？”首座道：“我们正在此商量，不知请那个长老，方住持得这寺？”济颠道：“我想别人来不得，除是蒲州[8]报本寺松少林长老，方有些作用。”监寺道：“这个长老果然是好，但恐他年岁高大，未必肯来。”济颠道：“要他来也不难：只要多买些酒来，吃得我快活。”监寺道：“此系大家之事，况今粥饭尚且不能周全，那有闲钱去买酒请你？你若不肯写书，只得合寺写一公书[9]去请。”济颠道：“倘若公书请不来时，却要被我笑话！寺里既无酒吃，我只得别寻主顾！”遂一径去了。

---

[1] 泡灯：同“炮灯”。一种圆形的灯。

[2] 捱：等待。

[3] 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后用作火灾的代称。

[4] 剥肤：剥除皮肤。比喻痛苦深切。

[5] 凄凄惶惶：悲伤不安。

[6] 众：多，众多。

[7] 过活：维持日常生活。

[8] 蒲州：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蒲，音 pú。

[9] 公书：以集体的名义写的信。

这里合寺僧人，同修了一封公书，叫个传使，竟到蒲州报本寺来，见了松少林长老，呈上请书。长老看了，道：“承众人美意，本该承命而往。但老僧衰迈[1]，如何去得？”传使又再三恳请，长老只是苦辞不允。传使无奈，只得回寺，报知长老不来之事。众僧沉吟不悦道：“他不肯来，却如何处？”首座道：“除非买酒请济颠，叫他写书去，方有指望。”众僧无法，只得设法银子[2]，买了一坛酒来，叫人四下去将济颠寻来，请他吃。济颠见了酒，也不问好歹，一上口便吃了十数碗。吃得有些光景，方问道：“你们这班秃子，平日最是悭吝！今日为何肯破钞请我？想必是请不动松长老，又要我写书去请了？”众僧听了，俱笑起来道：“果是空走一遭，只得又来求你。”济颠道：“吃了你们的酒，是然[3]回不得。”叫取笔砚来，写了一封书，付与传使，然后又吃，直到烂醉方歇。

且说这传使连夜赶到蒲州，复到报本寺来见长老。长老道：“老僧已辞你去了，如何又来？”传使道：“本寺济书记有简板呈上。”松长老接来，拆开一看，

上写道：

“伏以焚修度日，终是凡情；  
开创补天，方称圣手。  
虽世事有成必毁，但天道无往不还。  
痛净慈不幸，净扫三千；  
悲德辉长辞，忽空四大。  
遂致菩提树下，法象侵凋；  
般若声中，宗风冷落。  
僧归月冷，往往来来，如惊栖之鸟；  
人去山空，零零落落，如吹断之云。  
鼓声已失，何以增我佛之辉？  
衣食渐难，大要出如来之丑！  
欲再成庄严胜地，需仰仗本色高人。  
恭惟少林大和尚：  
行高六祖，德庇十方；  
施佛教之铃锤，展僧人之鼻孔。  
是以不辞千里，通其大众之诚；  
敬致一函，求作禅林之主。  
若蒙允诺，瓦砾吐金碧之辉；  
倘发慈悲，荆棘现丛林之色。  
大小皆面皮，休负诸山之望；  
近远悉舟车，毋辞一水之劳。  
慧日峰前，识破嶮[4]崖之句；



南屏山畔，愿全灵隐之光。

伫望现身，无劳牵鼻。”

长老看了，大喜道：“济书记这等郑重，只得要去走一遭。”吩咐传使先回，报知济书记：“叫他休得出路[5]，在寺候我，老僧只在月内准到！”传使谢了，先回报知。众僧大喜，对济颠道：“你千万不要出门，恐松长老到时没处寻你。”济颠道：“若不出门，那得酒吃？”也不睬众僧，竟一径去了。

---

[1] 衰迈：年迈体衰。

[2] 设法银子：即筹措银子。

[3] 是然：真正、实在。是，表示加重语气，强调所肯定的东西。

[4] 嶮，音 xiǎn。

[5] 出路：出门。

监寺与众僧商议道：“若留他在家，每日那有许多钱买酒！不留他，又恐长老来，不见了他，不欢喜。”首座道：“我有一法，且暂时哄着他：拿个大空坛，盛了湖水，泥[1]了坛口，只说是赊来的好酒，待长老来了，方开来请你。等得长老来时，开出水来，也不过一笑。”监寺道：“妙！妙！妙！”忙叫人寻了济颠回来，对他说道：“一向要买酒请你，却奈无钱。今在一个相熟人家，赊得一坛好酒在此。却先讲明：直待长老到了，方开来请你。你心下何如？”济颠道：“既是如此，也要抬出来，我看一看才放心。”首座就叫两个火工，把坛子扛到面前。济颠道：“既已赊来，便打开来，多寡取些尝尝也不妨！”首座道：“这是新泥的，开了就要走气[2]，明日便无味了。”济颠道：“也说得是，这一大坛也尽够我一醉了。”仍叫火工扛到草屋里放着，每日去看上两、三遍。

过了数日，报说长老到了。众僧忙忙出寺去，远远迎接进寺。长老先到草殿上礼了佛，然后众僧请长老坐下，分执事一一参见过。长老就要与济颠讲话。济颠辞道：“有话慢讲，且完了正事着！”忙忙走去，叫火工将酒坛扛了出来，取一块砖头，将泥头敲去，急低下鼻子去闻，却不见酒香；再将碗去舀出半碗来尝尝，竟是一坛寡水！心中大怒，遂拾起砖头来，将坛子打得粉碎，淌了一地的水。众僧在旁边，都掩着口笑。济颠看见，一发急了，乱骂道：“这伙秃驴，怎敢戏我？”松长老听了，不知就理[3]，问侍者道：“这是为何？”侍者道：“济师父要酒吃作闹！”长老道：“济公既要酒吃，何不买两瓶请他？”济颠听见长老叫买酒请他，方上前分辩道：“这班秃驴不肯请我，还说是无钱，情犹可恕；怎将水充作酒来弄我！这样无礼，该骂不该骂！”

长老听说将水充酒耍他，禁不住也笑将起来，道：“该骂！该骂！但你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我自买酒请你！”济颠道：“长老远来，我尚未曾与长老接风[4]，甚么道理，反要长老破钞[5]！”长老道：“我与你同是一家，那里论得你我？”不一会儿已叫人买了酒来。济颠因开坛时，已是垂涎了半晌，喉咙里已咯咯有声，今酒到了面前，那里还忍得住？也不顾长老在前，一连就是七、八碗，吃得快活。想起前事，也自笑将起来，对着长老道：“弟子被这班贼秃耍了！如今想起来，又好恼又好笑——因谄了两首词儿，聊自解嘲，且博长老一笑。”叫取纸笔，写出呈上。长老展看，却是两首《点绛唇》：

“残唾满喉，只道一坛都是酒。指望三瓯，止住涎流口。  
不道糟丘，尽为西湖有。唯而否？这班秃狗，说也真正丑！”

亏杀阿难[6]，一碗才干仍一碗。甘露虽甘，那得如斯满？  
不是饕贪，五脏神[7]灵感。冷与暖，自家打点，更有谁来管？”

长老看了，笑个不了，又赞道：“济公不但学问精微，即游戏之才，亦古今无两！老僧初到，尚未细问：不知本寺被灾之后，这募缘的榜文曾做出张挂么？”济颠道：“这伙秃驴，只想各自立房头、做人家，谁肯来料理这正事？还求长老做主！”长老道：“既是未做，也耽迟不得了，今日就要借你大笔一挥。”济颠道：“长老有命，焉敢推辞？但是酒不醉，文思不佳。求长老叫监寺再买一壶酒吃了，方才有兴！”长老道：“这个容易。”遂又叫人去买来，济颠吃了。  
不知又作何状？且听下回分解。

---

[1] 泥：用泥巴糊封。

[2] 走气：失了酒气。

[3] 就里：个中，其中，其中的详情。

[4] 接风：宴请远来的客人。

[5] 破钞：破费。

[6] 阿难：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此处为济公自指。

[7] 五脏神：本为道教用语，用以称呼五脏之神。后来戏曲小说中多作诙谐的用法，指胃口、食欲。

#### 第十四回 榜文叩阍惊天子 酒令[1]参禅动宰官

话说松长老又买酒来，请济颠吃得醉了，十分快活，便提起笔来写道：

“伏以大千世界，不闻尽变于沧桑；  
无量佛田，到底尚存于天地。  
虽祝融[2]不道，肆一时之恶；  
风伯无知，助三昧之威。  
扫法相，还太虚；  
毁金碧，成焦土。  
遂令东土凡愚，不知西来微妙。  
断绝皈依路，岂独减湖上之十方？  
不开方便门，实实缺域中之一教。  
即人心有佛，不碍真修；  
而俗眼无珠，必须见像。  
是以重思积累，造宝塔于九层；  
再想修为，塑金身于丈六。  
况遗基尚在，非比开创之难；  
大众犹存，不费招寻之力。  
倘邀天之幸，自不日而成。

然工兴土木，非布施金钱不可；  
力在布施，必如大檀越方成。  
故今下求众姓，盖思感动人心；  
上叩九闍[3]，直欲叫通天耳[4]。  
希一人发心，冀万民效力。  
财聚如恒河之沙，功成如法轮[5]之转。  
则钟鼓复震于虚空，香火重光于先帝。  
自此亿万千年，庄严不朽如金刚；  
天人神鬼，功德证盟于铁塔。

- - 谨榜。”

长老看见济颠做的榜文，精深微妙，大有感通，不胜之喜，随即叫人端端庄庄写了，高挂于山门之上。过往之人看了，无不赞羨。

- 
- [1] 酒令：饮酒时助兴取乐的游戏。推一人为令官，余者听其号令，轮流说诗词，或做其它游戏。违令或负者罚饮。自唐以来，盛行于士大夫间。
- [2] 祝融：传说中楚国君主的祖先，名重黎，高阳氏颡顓之后，为高辛氏帝啻的火正（掌火之官），以光明四海而称为“祝融”。后世祀为火神。
- [3] 九闍：九重官门，指帝王宫阙的门。闍，音 hūn，宫门。
- [4] 天耳；天子之耳。
- [5] 法轮：比喻佛法。其义有三：（一）摧破之义，因佛法能摧破众生之罪恶，犹如转轮圣王之轮宝，能辗摧山岳岩石，故喻之为法轮。（二）辗转之义，因佛之说法不停滞于一人一处，犹如车轮辗转不停，故称法轮。（三）圆满之义，因佛所说之教法圆满无缺，故以轮之圆满喻之，而称法轮。

不多时，哄动了合城的富贵人家，都来看榜，尽有发心乐助，也有银钱，也有米，也有布的，日日有人送来。长老欢喜道：“人情如此，大概寺工有可兴之机矣！”济颠道：“这些小布施，只好热闹山门，干得甚事？过两日少不得有上千上万的大施主来，方好动工。”长老道：“劝人布施，只好聚少成多，怎说个上千上万的？”济颠笑道：“小施主的自然聚少成多；若遇着大施主，非上千上万，他也自开不得口，自出不得手，少不得有的来。”长老道：“愿得如此便好。”

又过了两日，济颠忽走入方丈来，对长老道：“可将山门前的榜文，叫人用上好的锦笺[1]，端端楷楷[2]的写下一通来。”长老道：“榜文挂在山门前，人人看见，又抄写它何用？”济颠道：“只怕有不肯亲自出门之人，要来讨看，快叫人去写，迟了恐写不及！”长老见济颠说话有因，只得叫人将出一幅锦笺去写。刚才写完，只见管山门的香火[3]，急忙忙的进来报道：“山门外有一位李太尉，骑着马要请长老出来说话！”长老听了，慌忙走出山门，躬身迎接道：“不知大人降临，有失远迎，请到里面献茶。”那太尉见了长老，方跳下马来答礼道：“茶倒不消，但请问你，山门前这榜文，是几时挂起的？”长老道：“是初三挂起，今已七日了。”太尉道：“当今皇爷昨夜三更时分，梦见身游西湖之上，亲眼见诸佛菩萨俱露处于净慈寺中，看见山门前一道榜文，字字放光，又见榜文内有‘上叩九闍’之句，醒来记忆不清，不知果是有无？故特差下官来看，不道山门前果有

此榜文，果有此叩阍之句，大是奇事！下官空手，不便回旨，烦长老可将榜文另录一通，以便归呈圣览。”长老随命侍者，将预写下的锦笺，双手献上道：“贫僧已录成，在此伺候久矣！”太尉喜道：“原来老师有前知之妙！下官奏知皇爷，定有好音！”说罢，就匆匆上马而去。长老见内臣来抄榜文，说出天子梦中之事，知道济颠不是凡人，正待进来谢他，不知他疯疯颠颠，又往何处去了。

---

[1] 锦笺：鲜明美丽的小幅纸张。笺，小幅华贵的纸张，古时用以题咏或写书信。

[2] 端端楷楷：端端正正，工工整整。

[3] 香火：原指烧香与燃灯火，引申为寺院里专司香火的出家人。又称香灯师。

到了次日，只见李太尉带领多人，押着三万贯到寺来说：“皇爷看了榜文，恰是与梦中所见一样，甚称我佛灵感；又见有叫通天耳之句，十分欢喜。故慨然布施三万贯，完成胜事，叫下官押送前来。你们可点明收了，我好回旨！”长老见了，不胜大喜，因率合寺五百僧人，焚香点烛，望阙[1]谢了圣恩，查收明了宝钞。然后请李太尉献斋。斋罢，李太尉自去复旨，不提。

长老因有了三万贯宝钞，一时充足，遂择个吉日，做了一坛佛事，一面叫人采买木料，一面叫人烧造砖瓦，一面招聚各色匠人，兴起工来。寺里自有了天子梦看榜文赐钞这番举动，传将开去，那各府、州、县官员财主，以及商贾庶民，无人不来布施，一时钱粮广有。但只恨临安山中买不出为梁为栋的大木头来。松长老甚是不快，与济颠商量道：“匠人说，要此等大木，除非四川方有。四川去此甚远，莫说无人去买，就买了也难载来，却如何区处[2]？”济颠道：“既有心做事，天也叫通了！四川虽远，不过只在地下。长老若毕竟[3]要用，苦我不着，让我去化些来就是了。但是路远，要吃个大醉方好！”长老听了，又惊又喜道：“你莫非取笑[4]么？”济颠道：“别人面前好取笑，长老面前怎敢取笑？”长老道：“既是这等说，果是真了。”忙吩咐侍者去买上好的美酒，绝精的佳肴来，尽着济颠受用。济颠见酒美肴精，又是长老请他，心下十分快活，一碗不罢，两碗不休，一刹时就有二、三十碗，直吃得眼都瞪了，身子都软了，竟如泥一般瘫将[5]下来。长老与他说话，他都昏昏不知，因此吩咐侍者道：“济公今日醉得人事不知，料走不去。你们可搀扶他去睡罢！”侍者领命，一个也搀不起，两个也扶不动，无奈，只得四个人连椅子抬到后边禅床上，放他睡下。这一睡，直睡了一日一夜，也不见起来。众僧疑他醉死了，却又浑身温暖，鼻息调和。及要叫他起来，却又叫他不醒。监寺走来，埋怨长老道：“四川路远，济颠一人如何能够走去化来？他满口应承，不过是要骗酒吃。今长老信他胡言，醉得不死不活，睡了一夜一日，还不起来。若要他到四川去，只好那世罢！”长老道：“济公既应承了，必有个主意，他怎好骗我？今睡不起，想是酒吃多了，且待他醒起来，再作道理。”监寺见长老回护[6]，不敢再言。

---

[1] 阙：皇帝居处。音 què。

[2] 区处：处理，安排。

[3] 毕竟：坚持。

[4] 取笑：耍笑，开玩笑。

[5] 瘫将：瘫软。瘫，音 cuó，将身子蜷缩起来。将，助词，无实义。

[6] 回护：袒护。

又过了一日，济公只是酣酣熟睡，又不起来。监寺着了急，又同了首座来见长老道：“济颠一连睡了两日两夜，叫又叫不醒，扶又扶不起。莫非醉伤了脏腑，可要请个医生来与他药吃？”长老道：“不消你着急，他自会起来。”监寺与首座被长老拂了几句[1]，因对众僧说道：“长老明明被济颠骗了，却不认错，只叫等他醒来！醒起来，终不然能到四川去化大木？好笑！好笑！”

却说济颠睡到第三日，忽然一轂辘子爬了起来，大叫道：“大木来了！快吩咐匠人搭起鹰架[2]来扯！”众僧听见，都笑笑，说的说，道：“济颠骗了长老的酒吃，醉了三日尚然不醒，还说梦话、发疯颠哩！”济颠叫了半晌，见没人理他，只得走进方丈，来见长老道：“寺里这些和尚，甚是懒惰！弟子费了许多心机力气，化得大木来，只叫他们吩咐匠工搭鹰架去扯，却全然不理！”长老听了，也似信不信的，问道：“你这大木是那里化的？”济颠道：“是四川山中的。”长老道：“既化了，却从哪里来？”济颠道：“弟子想，大木路远，若从江湖来，恐怕费力，故就便往海上来了。”

长老道：“若从海里来，必由鳌子门到钱塘江上岸，你怎叫搭鹰架来扯？”济颠道：“许多大木，若从钱塘江搬来，须费多少人工。弟子见大殿前的醒心井，与海相通，故将大木都运到井底下来了，所以要搭鹰架去扯。”长老听见济颠说得有枝有叶，不得不信，吩咐监寺快去搭鹰架。监寺禀上长老道：“老师父不要信他乱讲，他吃醉了，睡了三日，又不曾出门，那里得甚大木来，也要搭鹰架、费人工？”长老喝道：“叫你去搭便了，怎有许多闲话！”监寺见长老发作，方不敢再言，只得退出，叫匠工在醒心井上搭起一座大鹰架，四面俱是转轮，以收绳索。绳索上俱挂着勾子，准备扯木。众匠工搭完了鹰架，走近井边一看，只见满满的一井水，那里有个木头？都笑将起来道：“济颠说痴话是惯的，也罢了，怎么长老也痴起来？”监寺正要捉长老的白字[3]，走来禀道：“鹰架俱已搭完，井中只有水，不知扯些甚么？”长老问济颠道：“不知大木几时方到？”济颠道：“也只在三、五日中，长老若是要紧[4]，须再买一壶请我，包管明日就到！”长老道：“要吃酒何难！”吩咐侍者买了两瓶酒，请他受用。济颠也不问长短，吃得稀泥乱醉，又去睡了。长老到底有些见识[5]，也还耐着。那些众僧看见，便三个一攒[6]，五个一簇，说个不了，笑个不休。

---

[1] 拂了几句：犹言责骂了几句。拂，违背，逆对方之意。

[2] 鹰架：用竹木制成、用来提取重物的支架。

[3] 白字：原指写错或读错的汉字，此处借指错误。

[4] 要紧：着急，急着要做某事。

[5] 见识：指明智地、正确地作出判断及认识的能力。

[6] 攒：聚集在一起。

不期到了次日，天才微明，济颠早爬起来，满寺大叫道：“大木来了！大木来了！快叫工匠来扯！”众人听了，只道是济颠发疯，那个来睬他？济颠遂走入方丈，报知长老道：“大木已到井了，请长老去拜受！”长老大喜，连忙着了领袈裟，亲走到草殿上，佛前礼拜了。然后唤监寺纠集众匠工，到井边来扯木。监寺与众匠工也只付之一笑，但是长老吩咐，不敢不来。及到了井边一看，那里有个木头的影儿？监寺要取笑长老，也不说有无，但请长老自看。长老走到井边低头一看，只见井水中间果然露出一、二尺长的一段木头在水外。长老看见，满心欢喜，又讨毡条，对着井拜了四拜，拜完，对着济颠说道：“济公，真是难为你了！”

济颠道：“佛家之事，怎说难为？但只可恨这班贼秃，看着木头，叫他纠人工扯扯，尚不肯动手！”长老对监寺道：“大木已到，为何还不动手？”监寺慢慢地走到井边，再一看时，忽看见一段木头高出水面，方吃了一惊，暗想道：“济颠的神通真不可思议矣！”忙命匠工系下去，将绳上的勾子，勾在木上，然后命人夫在转轮上扯将上来。扯起来的木头都有五、六尺围圆，七、八丈长短，扯了一株，又是一株冒出头来。长老向济颠问道：“这大木有多少颗数？”济颠道：“长老不要问，只叫匠人来算一算，要用多少，只管取。若够用了就罢，也不可浪费。”长老因叫匠人估计，那几颗为梁，那几颗为柱，到六、七十颗，匠人道：“已够用了。”只说得一声够了，井中便没有得再冒起来了。合寺僧众皆惊以为神。这净慈寺自有了这些大木，不一、二年，殿宇楼台，僧房方丈，依旧造得齐齐整整，比前更觉辉煌。

这一日，济颠正在雷锋塔下水云轩中，同常长老两个吃酒，忽见寺里的火工寻将来道：“长老着我寻你吃酒，快去！快去！”济颠听是长老寻他，遂别了常长老，忙忙回寺，来见长老道：“火工说是长老呼唤弟子，不知有何法旨？”长老道：“我见寺工已有次第，心下稍安，故买酒请你，不道你已吃了酒来，不知你还吃得下否？”

济颠笑道：“我闻儒家孔圣人有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前日已为佛家添了两句道：‘酒不厌多，吃不厌醉。’有便只请拿来，怎么吃不下？”长老听了大喜，道：“酒尚未饮，早已参破酒禅，妙！妙！妙！”叫侍者取出酒来。济颠见了酒，就像未曾吃过的，拿上手，甜甜蜜蜜，又是十余碗，一面吃，一面说道：“寺中多亏请得长老来作主，叫我相帮，今已成个模样。只有两廊影壁[1]尚未曾画，是个未了，弟子放心不下。”长老道：“你既放心不下，何不再化一个显宦[2]，全成了也好。”济颠道：“长老可叫监寺取出缘簿来查查看，临安显宦还有何人不曾布施？”监寺查来查去，只有新任王安抚[3]，未曾布施。济颠道：“他既未曾布施，等我去化他，必要他喜舍三千贯，为画壁之用，方才饶他！”长老听说，皱着眉，摇头道：“这官万万不可去缠他！若去缠他，不但不肯布施，只怕还要惹出祸来。”济颠问道：“这是为何？”长老道：“你还不知，我闻得此官原是个穷秀才，未得第[4]时，常到寺院里投斋，每每被僧人躲过，戏侮他，他所以大恨和尚，曾怒题寺壁道：‘遇客头如鳖，逢斋项似鹅。’这等怀恨，去化他何益？”济颠道：“不妨事，他偏怀嗔，我偏要去化他！”

---

[1] 影壁：塑有各种形象的墙壁。

[2] 显宦：达官贵人。

[3] 安抚：官名。宋代为掌管一方军事和民政之官，称安抚使，或称经略安抚使。

常由知州、知府兼任。

[4] 得第：取得功名。

众僧劝不住，济颠竟带着酒，疯疯颠颠，一径走到安抚府前，远远立在宣化桥上，探头探脑的张望。适值王安抚坐在厅上看见了，大怒道：“我一个宪府[1]，甚么僧人敢这等大胆，在此探望[2]？”遂吩咐虞侯：“捉他进来！”那三、四个虞侯领命，一齐走到桥上，将济颠一把捉住，拖到厅上跪下。安抚拍案大骂道：“你这秃驴！怎敢大胆立在我府前外桥上，探头探脑的张望？”济颠道：“小僧因要求见相公，怕无人肯通[3]，故不得已在此张望。”安抚道：“你且说，为何事要来见我？”济颠道：“闻知相公恼和尚，故特来分辩！”安抚道：“你何由[4]知我恼和尚，你又有些甚么分辩？”济颠道：“小僧也不敢分辩，只有一段因缘，说与相公，求相公自省。”安抚道：“你且说来！说得好，免你责罚；说得不好，加倍用刑！”济颠道：“昔日苏东坡与秦少游、黄鲁直、佛印禅师[5]，四人共饮，东坡行一令，前要一件落地无声之物，中要两个古人，后要结诗二句，要说得有情有理，又要贯串，如不能者，罚！”那时旁边看的人，倒都替济颠耽忧。济颠却不慌不忙的屈着指头道：“相公听着：

苏东坡说道：‘笔毫落地无声，抬头见管仲，管仲问鲍叔，因何不种竹？鲍叔曰：只须两三竿，清风自然足。’

秦少游说道：‘雪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白起，白起问廉颇，如何不养鹅？廉颇曰：白毛铺绿水，红掌戏清波。’

黄鲁直说道：‘蚌屑落地无声，抬头看孔子，孔子问颜回，因何不种梅？颜回曰：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佛印禅师说道：‘天花落地无声，抬头见宝光，宝光问维摩[6]，僧行近云何？维摩曰：遇客头如鳖，逢斋项似鹅。’”

王安抚听了，打动当年心事，忍不住大笑起来，道：“语参禅妙，大有可思！且问你是那寺僧人？叫甚名字？”济颠笑道：“小僧乃净慈寺书记，法名道济的便是。”王安抚大喜道：“原来就是做榜文、叫通天耳的济书记，果然是名下无虚，快请起来相见！”重新相见过，就邀入后厅，命人整酒相留。安抚亲陪，二人吃到投机处，济颠方说道：“敝寺因遭风火，今蒙圣主并宰官之力，鼎建一新，惟有两廊影壁未完，要求相公慨然乐助。”巡抚道：“下官到任未久，恐不能多。既济师来募，自然有处。”因天色已晚，就留济颠宿了。到次早，便整理俸钞三千贯，叫人押着，送到净慈寺来。济颠方谢别安抚，一同回寺。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 宪府：唐时指御史的职位，此处意为政府高官。

[2] 探望：探头探脑地张望。

[3] 通：通报。

[4] 何由：由何，从哪里。

[5] 佛印禅师（公元 1032～1098），宋代禅僧。江西浮梁人，俗姓林。号佛印，又称佛印了元。字觉老。二岁学论语，长从宝积寺日用出家，受具足戒，遍参诸师。十九岁，入庐山开先寺，列善暹之法席，又参圆通之居讷。长于书法，能诗文，尤善言辩。二十八岁，住江州承天寺。凡历坐道场九所，道化不止。当时名士苏东坡、黄山谷等均与之交善，以章句相酬酢。神宗钦其道风，特赐高丽磨衲、金钵，赠号“佛印禅师”。元符元年正月示寂，世寿六十七，法腊五十二。有语录行世。

[6] 维摩：即维摩诘的简称，汉译为净名。净是清净无垢之义，名是声名远扬之义。相传是金粟如来的化身，自妙喜国化生在此世上，以居士的身份辅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他虽在俗尘，然精通大乘佛教教义，修为高远，虽释迦佛的出家弟子亦不能及之。

### 第十五回 显神通醉后装金 解冤结死人走路

话说王安抚将三千贯钞，差人同济颠押送到寺，长老与众僧，那一个不喝采道：“化得这位宰官的，真要算他的手段[1]！”一面致斋款待来人，打发了回去，一面就请画师来，将两廊与影壁，不几日俱已画完。长老与济颠商量道：“如今诸事俱已齐备，只有上面的三尊大佛，不曾装金。虽也曾零星化些，却换不得金子，干不得正事，奈何？”济颠道：“这不打紧！长老若肯将零星布施买酒来请我，我包管你装这三尊大佛的金子是了。”长老道：“既是济公肯担当，这装金的布施现在，任你买吃可也。”

济颠大喜道：“既说明了，快快买来，待我吃得醉了，明日装金，也好装得厚些！”长老大喜，随叫收贮僧取出装金的布施来，买酒请济颠吃。济颠吃得烂醉，竟去睡了。到了明日，知装金还有布施，又要来吃。收布施的僧人，因是长老吩咐，便又买了请他，今日也吃，明日也吃，吃到十数日，前边的布施都吃完了。后面人听见装金的布施，都是济颠买酒肉吃完了，便不肯布施。济颠再要吃时，竟没有了。监寺因对济颠说道：“你吃装金的布施，原说装金就包在你身上，今布施已吃完了，不见你装了一片金儿；故人不放心，不肯布施。你既有手段装



金，何不先装起一尊来，与人看看。人见了知是真事，那时便布施拥来，只愁你吃不及哩！”济颠道：“你也说得有理，便依你，可先垫出些银子，买两壶酒来，待我吃醉了，好装金。”监寺听见他说吃醉了就装金，没办法，只得叫香火买了两壶来，与他吃。济颠吃得不醉，又要监寺去买。监寺买来，济颠又吃完了。还不大醉，又要买。监寺道：“你吃了三壶，已醉得模模糊糊，怎只管要吃？这酒是我挪移[2]银子买来的，那里有得许多？你且装起金来，再请你也不迟。”济颠道：“不是我苦苦要吃，但三尊佛法身甚大，要许多金子。若吃得不尽醉，装起来，酒醒了，剩下些装不完，便费力了。莫若再买壶来，待我吃得烂醉，便装个一了百了，岂不妙哉？”监寺听了，只认他说鬼话、骗酒吃，因而硬回他：“却也没得买了，你也吃得够了。就装不完，多寡[3]剩些，再化人装完，也是佛门的毛病[4]。你且装起来看看。”济颠道：“既是这等说，今晚我到大殿上去睡。”

---

[1] 手段：本事，能耐。

[2] 挪移：挪借。

[3] 多寡：多少。

[4] 此句疑为“也是佛门的常事”。

此时大殿新造得十分整齐，监寺怕他作践[1]，便道：“大殿上如何睡得？”济颠道：“佛在大殿上，我不去料理[2]，却怎么装金？”监寺没法，只得叫香火拿了铺盖，同他到大殿上去。济颠便叫香火将正当中供桌上的香灯烛台，都收开了，把铺盖放在上面，又吩咐监寺道：“可将殿门闭上封好了，不许一人窥探。若容人窥探，装不完时，却休怪我！”吩咐毕，竟在供桌上打开铺盖，放倒头，酣酣[3]的睡去。监寺见他屡屡有些妙用[4]，不敢拗[5]他，只得将殿门闭上，但有看得见里面的窍洞，都用纸头封好。

此时天已近晚，众僧放心不下，俱在殿门外探听消息。初时一毫影响也无，首座道：“不见响动，定是睡熟了。似此贪眠，怎么装金？”执事僧道：“且莫说贪睡，看他光光一个身子，金在那里？”有的道：“都是长老没主意，信他胡言！”你也说说，我也讲讲，将交三更，忽听得殿里呕吐之声大作。监寺听了，连连跌脚道：“不好了！我叫他少吃些，只是不肯住手。如今在供桌上吐得腌腌臢臢[6]，成甚模样！装金之事，又是一场虚话[7]了！”歇不多时，那呕吐之声忽又大作。众僧道：“罢了！罢了！休要装甚么金，快开了殿门，早早请他出来，还省些收拾。”监寺道：“总是吐脏的了，索性再耐他半个时辰，等他自出来，羞他一场，使他没得说，连长老的嘴也塞住了。倘开早了，他未免又借此胡赖。”众僧道：“也是！也是！”又捱了一会，又听得殿中呕吐之声越发凶了，众僧俱各气忿不过，忍耐不住，定要开门。监寺禁约不住，只得听他们将殿门开了。

不开犹可，及开了一看，只见三尊大佛浑身上金都装得耀眼争光，十分精彩。那济颠尚抱着西边的大佛，在那里干呕，供桌上那里有一点污秽？济颠早跳下来，埋怨监寺道：“我说酒不够，叫你再买一壶，吃足了，便好成全大事。谁知你十分鄙吝[8]，苦苦的舍不得，如今右边大佛右臂上，还有尺余没金子装。你若听信我言，再捱一刻开门，苦着我呕肠挖肚，或者装完也未可知。你又听凭他们开了门进来。如今剩下这尺把，怎么办？我须与长老说明，不要怪我办事不周！”监寺见他如此神通，方连连认罪道：“是我不是了。”遂报知长老。长老大喜，忙忙起来，净了手面，穿上袈裟，走到大殿上来。职事僧撞钟擂鼓，将合寺僧聚集齐了，一同瞻礼装金的佛像。众人看见金光夺目，比寻常的金大不相同，无不赞

叹称异。及看到右边佛臂上，少了尺余金子，问知是买酒少、及开早门之故。长老大怒：“罚那监寺赔出银来买金装完！”

- 
- [1] 作践：糟蹋。  
[2] 料理：照管。  
[3] 酣酣：（睡眠）深沉而甜美。  
[4] 妙用：巧妙的作用，神通。  
[5] 拗：音 niù，违背。  
[6] 腌腌臢臢：音 ā ā zāzā，肮脏，不干净。  
[7] 虚话：谎话，谎言。  
[8] 鄙吝：吝啬。

监寺没奈何，只得买了金子，叫匠人赔装上去。却是作怪，任你十足的赤金装在上面，比着别处，觉道[1]淡而无光。到了后来，惟有此处剥落，余俱不坏。方知佛法无边，不可思议。正是：

不是圣人无圣迹，若留圣迹定非凡。

禅参几句糊涂语，自认高僧岂不惭？

一日，济颠到九里松去闲撞。适有一个财主家，盖造三间厅房，正待上梁[2]。看见济颠走过，知他口灵，便邀住了，求他说两句吉利些的佛语，讨个采头[3]。济颠道：“佛语尽有，只要酒吃得快活，说来方才灵验。”那财主忙叫人搬出酒肴，尽他受用[4]。济颠一连吃了十三、四碗，有些醉意，便叫道：“吉时已到，快些动手！”众匠作[5]听了，忙忙的将梁称起，安放停当。济颠高声念道：

“今日上红梁，愿出千口丧。

妻在夫前死，子在父先亡。”

济颠念完，也不作谢，竟一直去了。那财主好生不悦，道：“这和尚原来惫赖[6]，我好好将酒请他，要他说两句吉利话儿，他却是说丧说亡的。这等可恶！方才该扯住了，骂他一场才好！”那匠作中有一个老成[7]的道：“这和尚念的句句是吉利之语，你怎反怪他？”财主怒道：“死亡倒说是吉利！？”匠作道：“你想想看：这三间厅屋里，若出到千口丧，快杀[8]也得几百年么！妻死夫前，再无寡妇了；子在父亡，永不绝嗣了。人家吉利，莫过于此。还不快赶他回来拜谢！”那财主听了，方才大悟，急急叫人赶时，已不知去向了。

- 
- [1] 觉道：觉得。  
[2] 上梁：民间风俗习惯。盖房子时，选择良辰吉日，举行一些庆祝活动，然后

才郑重其事地将房梁立起来。上梁是老百姓生活中的重要喜事之一，其喜庆程度同结婚、生子差不多。

[3] 采头：同“彩头”，吉利、好运气的预兆。

[4] 受用：享用。

[5] 匠作：木匠、石匠等手艺人与普通工人。

[6] 惫赖：狡诈，无赖。

[7] 老成：老练成熟，阅历多而练达世事。

[8] 快杀：最快。杀，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程度深。

那济颠走到一个馄饨店前。店主认得是济颠，便邀入店中，煮了一碗请他。济颠吃完了道：“我感你请我一团好意！没甚报答你，取笔砚来，待我将‘馄饨’为题做几句，写在壁上，与人看看也好！”店主忙取出笔砚来。济颠提起笔来写道：

“外象能包，中存善受。

擀出顽皮，捏成妙手。

我为生财，他贪适口。

砧几上难免碎身，

汤镬中曾翻筋斗。

舍身只可救饥，

没骨不堪下酒。

把得定，横吞竖吞；

把不定，东走西走。

记得山僧嚼破时，

泥牛满地一时吼。”

济颠方才写完，忽见一个后生，满脸焦黄，刚走到店门前，一跤跌倒，看看已是没有了气。店主惊得手脚无措，连连顿足道：“这个无头[1]人命，那里去辩？”济颠道：“不要慌，待我叫他去了罢！”遂向死人作颂道：

“死人你住是何方？为因何病丧街坊？

我今指你一条路，向前静处好安藏。”

念罢，只见那死人一轂辘子爬将起来，竟像活的一般，又往前奔，直奔到岭脚下，又跌倒死了。店主并四邻、地方[2]看见，喜之不胜，感激不尽！正要作谢，济颠乘空早一径走了。

---

[1] 无头：没有任何线索的（案件或事情）。

[2] 地方：地方上的小头目，为官府办差，类似于地保。

信着脚，走到万工池前，见一伙人在那里吃螺蛳，将螺蛳的屁股夹断，用一个刺针儿挑那肉吃。济颠见了，念一声：“阿弥陀佛！有甚滋味？害这许多性命，舍与贫僧放了生罢！”众人笑道：“老师父不要取笑，夹去屁股的死螺蛳，怎么放生？”济颠道：“若不肯放，即是死的；若肯放，就没屁股也是生的。生死只在你众施主一转念间。”众人就将吃的螺蛳，都递与济颠道：“既是这等说，我们愿舍，请老师父放个活的与我们看看！”济颠接在手中，一齐抛在池中，口中念道：

“螺蛳，螺蛳！亦禀物资[1]。

命虽微贱，性岂无知？

纵不幸遇馋人而死于鼎镬[2]，

岂无缘仗佛力而生于清池？

莫嫌无屁股，须知是便宜。

咦！

自今重赴清泉水，好与鱼龙一样游。”

众人临池一看，只见那些死螺蛳，依旧油油延延[3]的活了，不胜惊讶，答转身来[4]，要问济颠缘故，那济颠已不知那里去了。故至今相传，万工池中的螺蛳是没屁股的，传为古迹。正是：

惨毒是生皆可死，慈悲无死不堪生。

总推一命中分别，莫尽夸他佛法灵。

---

[1] 物资：生物之天赋。

[2] 鼎镬：古代烹煮用的器物。

[3] 油油延延：悠悠然然。

[4]答转身来：犹言回转身来。

忽一日，济颠偶在寺门前，只见阴雨密布，雷电交作。有一后生，奔至寺来躲雨。济颠将法眼看去，见他头上已插了该殛[1]之旗，因问道：“你姓甚么？做什么生意？家中还有何人？”那后生道：“我姓黄，在竹竿巷粿米，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济颠道：“你平日孝顺么？”后生道：“生身之母，怎不孝顺？”济颠道：“你既孝顺，为何该遭雷打？皆因前世造假银，害了人命不少。也罢，我且救你！”遂引后生进至方丈，摆正一张桌子，叫后生躲在桌下，自己脱下所穿的衣服，替他四面围着，却赤身盘膝，坐在桌子上，候那天雷交加之际，念颂道：

“后生后生！忽犯天嗔。

前生恶业，今世随身。

上帝好生，许汝自新。

我今救汝，归奉[2]母亲。

好修后来，以报前恩。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颂讫，只见那雷电绕轰三次，无处示威，只空响一声，把那阶前的一株松树，打得粉碎。后生躲在桌子下，魂都吓散了，只等那风雨止，雷声息，才敢出来，叩谢济公救命之恩而去。正是：

虽仗佛威，不使佛力。

起死回生，雷神消逝。

---

[1] 殛：音 jí，杀死。

[2] 奉：供养，伺候。

一日，济颠正在打盹，忽有一个老儿[1]，拿着一片香，来寻济书记。有人指说在云堂里打瞌睡。那老儿竟入云堂。济颠听见脚响，打开眼一看时，只见老儿在胸前取出一片香来，向着济颠下拜道：“小人乃是老剑营街鸩头[2]蓝月英的父亲，不幸女儿月英身故，安排明日出丧，到金牛寺门前焚化。求老师恕她罪孽深重，与她下一把火，超度超度。”济颠允了。

次日，叫一条小船，渡到石岩桥口上岸，只见那送蓝月英的亲眷都来了，把棺材抬到金牛寺前放下，蓝老儿遂请济公下火。济颠道：“你要我下火，把几串钱与我。”老儿道：“已安排百串在此相谢。”济颠道：“不消百串，只用五串钱，买几瓶酒来吃了，方好下手。”蓝老儿即刻去抬几坛酒来。济颠吃了，手执火把，

高声念道：

“绿窗曾记画娥眉，万态千娇谁不知？  
到此已消风月性，今朝剥下野狐皮。  
蓝月英，蓝月英，  
赋姿何妍，作事何丑？  
鸳鸯枕上，夜夜生财；  
云雨场中，朝朝配偶。  
只知娇丽有常，不料繁华不久。  
一日浪子觉悟，方知色即是空。  
忽然花貌凋零，始觉来无去有。  
山僧聊借无明，为汝洗凡脱骨。  
此际全叨[3]佛力，早须换面改头。  
唵！  
扫尽从前脂粉臭，自今以后得馨香！”

济颠念罢，把火一下，匆匆而去。蓝老儿这夜梦见女儿对他说：“多亏我爹爹，请得济公罗汉下火化身。我今已投生于富贵人家矣！”

正是：

转移须佛力，解脱在人心。  
修到莲花性，污泥自不侵。

---

[1] 老儿：老头儿，老人家。

[2] 鸨头：旧时指开妓院的女人，也即妓女的养母。此处指妓女本人。鸨，音 bǎo。

[3] 叨：音 tāo，谦词，承受，承蒙之意。

一日，济颠要出寺去寻酒吃。沈万法道：“弟子偶得些衬钱在此，买瓶酒来师父吃罢，省得又去东奔西走的闲撞。”济颠道：“今日倒不是闲撞，因有一段宿孽[1]，要指点他们去偿还了，销清[2]一案。恐怕错了，便冤报不了。”说罢，遂一直走到飞来峰住的张公家来。张公不在家，张婆见是济颠，便请进去坐下，说道：“济师父，好人儿哟！我阿公去年七月间病痢疾，争些死了，直到如今才好。你就不记挂[3]来看看！”济颠道：“因为记挂，故今日特地来望，却又不在。”张婆便整治些酒肴请他吃。济颠吃完了，道：“我常来扰你们多遭，殊[4]觉没趣。明日我也做个东道[5]，请请阿公。阿公归来，叫他明日千万到东花园前十字路口来寻我。我在那里老[6]等他。”张婆道：“直恁的反要师父坏钞？”济颠道：“不费恁的，千万老等！”说罢，竟回寺去了。

张公回家，张婆将济颠的话细细说了。张公笑道：“他和尚家精着[7]一个身子，空着一双手，拿甚么来请我？只怕是说醉话。”张婆道：“他说了又说，叫你千万准去，不是醉话。”张公道：“东花园也不远，便空走一遭，也不打紧。”到

了次日，张公真个走到东花园十字街口，四下找寻，那里有个济颠的影儿？又等了半日，不觉肚里饥将起来，自肚里埋怨道：“我妈妈听了醉话，我又不醉，却如何直恁的痴。且到面店里去，买碗面吃了再回去罢！”遂走到一个面店里，吃了一碗面，不觉肚里渐渐的疼痛起来，忙寻着一个东厕去大解。刚刚走入毛厕[8]，抬头一看，不看犹可，这一看有分是：

前生孽障今生了，去世冤家现世消。

毕竟张公在毛厕上，见了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

[1] 宿孽：前世的孽缘。

[2] 销清：注销。

[3] 记挂：惦记。

[4] 殊：很，甚。

[5] 东道：请客的人。

[6] 老：一直。用在动词前面，表示某种动作、行为或状态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一直持续不断地发生。

[7] 精着：光着。

[8]毛厕：厕所的古称，也见于今日农村口语。厕，音 si。

## 第十六回 不避嫌裸体治癆[1] 恣无礼大言供状

话说那张公走进东厕里去，抬头一看，只见东厕旁边矮柱上，挂著一个料袋[2]，用手一捏，知道是硬东西，连大便也不解了，松解开了海青，将料袋束在腰间，忙忙的走回家中，打开一看，却是十锭白银。两口子好不欢喜。

过了一夜，到次日早饭后，只见济颠慢慢的走将来，叫声：“张公，你这时候还不出门，想是昨日得彩[3]了？”张公道：“你好个老实人！约定请我，却叫我丢了一日工夫，走到东花园来，那里见你的影儿？耍得我肚内饿不过，只得自己买面吃。”济颠笑道：“我虽不曾自来请你，你自家吃了，也算是我请你！”张公笑道：“这个如何算得？须是你拿出银钱来，才算是你请我。”济颠道：“料袋里的东西，不算我的，难道到算你的？”张公、张婆二人听了，不禁大笑起来，知道瞒他不过，便道：“果然亏你指点，拾得些东西，就算你请的罢！”济颠道：“昨日既算我请你，明日还有一段因果，须是你请我。”张公道：“明日我就请你，只是你不要又失约不来！”济颠道：“我明日准准等你。”说罢，就作别而去。

到了次日，张公果真的又走到东花园前，只见济颠已先在那里望。张公笑道：“好和尚！自己请人，便躲避不来；别人请你，却来的这早。”济颠听了，大笑起来，两个携着手儿，同到一个酒店里坐下，叫酒保烫酒来吃。吃了半晌，济颠

道：“不吃了，我们且去看看来！”张公忙会了钞，同他走出店来，早远远望见东厕门首，扰扰嚷嚷，围着许多人在那里看。张公不知何故，忙走近前，分开众人，挤上去一看，只见昨日挂上料袋的那根矮柱上，有个人把根汗巾[4]缚了颈，吊在上边打秋千。张公吃这一惊不小！心头突突的乱跳，忙走出来，悄悄的对济颠道：“东西虽得了，但这个罪孽如何当得起？”济颠道：“只管放心，一些罪过也没有。”张公道：“他决是为失了银子吊死，虽不是我偷他的，却是我拾的，怎不罪过？”济颠道：“你不知，有一段因果：你前世是个贩茶客人，这人是脚夫，因欺你是个孤客，害了你的性命，谋了你五千贯钱；故今世起利[5]送来还你。这吊死是一命填一命。自此以后，与你两无冤业。故此我昨日叫你来收了这宗银子，以结前案，省得被他人得了，后日又冤缠不了。”张公听了，才放下心，相别回去不提。

---

[1] 癆：音 láo，结核病的俗称。多指肺结核。

[2] 料袋：布袋。

[3] 得彩：得到彩头，得到财物、好处等。

[4] 汗巾：擦汗用的手巾。

[5] 起利：连本带利。

那济颠独自个走入城来，信着脚，走到清和坊王家酒店门首。那店主人每常见了济颠，便欢欢喜喜的厮叫[1]，这一日全不睬着。济颠道：“我又不来赊你的酒吃，为何装出这样嘴脸来？”店主人听见有人数说他，方定了神，看见是济颠，连忙陪罪道：“原来是济师父！小人因有些心事，出了神去，竟不曾看见师父。莫怪，且请里面去坐一坐。”济颠道：“你心下有甚事，这等出神[2]？”店主人道：“不瞒师父说，小人有个女儿，今年十九岁，甚是孝顺。不期害了一个怯症[3]，已经半年，日轻夜重，弄得瘦成枯骨。医生也不知请过多少了，总不见效，多分是个死数。老妻又日夜啼哭，故此小人无可奈何，心中拗恼[4]，一时出了神去，不曾看见师父。”济颠道：“这个叫做癆病，你肯弃着女儿同我坐一夜，包管你就好。”店主人道：“小人的女儿已是死人一般，师父又是一个真僧，这又何妨？”济颠道：“你既说不妨，我包管你医好。但是快将好酒来吃，吃得爽快，好得爽快！”店主人久知济公行事多有灵感，连忙拿出酒来请他吃。那济颠一碗一碗，直吃到十七、八碗，见天色已晚，方分付店主人，叫他将女儿卧房内四围的窗楞壁缝，都用纸糊得严严的，不许透一点风气，将香汤替女儿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候着。自家又是三、五碗，吃得烂醉如泥，然后走入女儿的卧房内，将房门关得紧紧的。自却坐在床上，脱去上身衣服，露出了个精脊背，叫那女儿也脱了上身衣服，也露出脊背来，与他背贴背、手勾手而坐。一面口里又念道：

“癆虫癆虫，身似蜜蜂。

钻人骨髓，食人血脓。

患者莫救，医者难攻。

运三昧火，逐去无踪。”



那女儿被济颠勾着手、背贴背的坐着，初时不觉，及至坐久了，济颠的三昧真火发将起来，烧得那些癆虫在女子脊背中钻上钻下，没处存身。女子被癆虫钻得又痛又痒，只想将脊背拆开，济颠将两只手反勾紧了，略不放松。直坐到五更，济颠的真火愈旺，那些癆虫熬不过，只得从鼻子中飞了出来，那女子就一连几个喷嚏。济公已知是癆虫飞出，连忙放了手，急急下床来捉时，不道窗外有个人将窗纸舔破了来偷看，那癆虫就乘破处走了，又遗害别人。

济颠十分怨恨，开了房门出来，对店主人道：“你女儿得了我三昧真火，助起元神[5]，不但癆虫驱出，自此百病不生了。”店主人夫妻二人听了，好不欢喜，伏在地下，仆仆[6]的拜谢。又将出五两银子来谢他。济颠道：“我出家人要银子何用？但有酒再拿两碗来，吃了好走路。”店主人应声不及的取了酒来，加两样蔬菜，济公又吃了十来碗，作别出门。

---

[1] 厮叫：叫喊，打招呼。

[2] 出神：神情专注地发愣。

[3] 怯症：俗称虚癆病，即上文所说癆病。怯，体质虚弱。

[4] 拗恼：同“懊恼”。

[5] 元神：道家以人的灵魂为元神。此处指中医学上所讲的人身体中本有的正气。

[6] 仆仆：同“扑扑”，象声词，形容不停地磕头的声音。

回到寺中来，则是陈太尉因日前济颠访他，府中有事，不曾留得他——今日特意整治了一对鸽子，一罐美酒，差人送到寺中请他。谁想那个差人，也是个好酒的，走到半路上，闻着这酒香，忍不过，就借人家一只碗，偷了一碗酒，揭开了盒盖，又偷下一只鸽子翅膀来，一齐吃在肚里，吃得快活。暗想道：“就是神仙也不知道。”

及走到寺中，恰遇济颠回来，遂将酒与鸽子交与济公，道了太尉之意，就要别去。济颠道：“你且略坐着，好让我出空了盒去。”就叫沈万法去取出一只碗、一双箸子来，将碗留着酒，就用箸去夹那鸽子肉来下，不一时，酒也吃完，鸽子肉也吃尽，那差人就要收了盒子、酒罐回去。济公道：“你且慢着！酒多少些，入肚无赃，也就罢了。只是这鸽子肉，少了一只翅膀，却是怎说？”那差人见济颠将鸽子肉吃得一空，那里去查账，便嘴硬道：“酒是走急了，或者路上晃泼[1]些不可知。这鸽子，是老师父全全地吃下肚去，怎说这话来冤我？”济颠道：“你道冤你么？还你个证见[2]，你便赖不去！”遂立到阶前，仰着面，向天一呕道：“鸽子出来罢！”只见喉咙里呱呱有声，忽飞出两只鸽子来，一只翅膀是全的，便飞在空中去了，一只只有半边翅膀，飞不去，只在阶前跳来跳去。

济公对着差人道：“你见么？如今还是冤你不曾？”差人看见济颠如此神通，吓得跪在地下，只是磕头道：“小人该死了！只求老师父方便罢！”济颠笑一笑，向那鸽子作颂道：

“两翅双飞，一翅单飞。

虽然吃力，强是济饥。”

颂罢，那鸽子将一只翅膀振一振，突然飞去，正是：

“不可思来不可议，圣手[3]为之宛游戏。

始知菩萨一点心，俱要普为万物利。”

---

[1]晃泼：因摇晃而溢出来。

[2] 证见：证据。

[3] 圣手：本指技艺高超的人，此处借指济公神通广大，不可思议。

又一日，济颠出门闲走；遇见一个画师，扯着他道：“我昨日一时高兴，偶画了一幅喜神[1]在此，你可细看看，却像那个？”济颠同他走进去一看，大笑道：“丑头怪面，倒像我的嘴脸！我又无钱送你，为何替我画了出来？”画师道：“我感你做人好，故白替你画了。但是你须自家题几句在上面，方好看。”济颠道：“这个容易。”遂讨出笔砚来，磨得墨浓，提起笔来写道：

“面黄如腊，骨瘦如柴。

这般模样，只好投斋。

也有些儿诧异，

说禅不用安排。”

济颠题罢，谢了画师，遂拿了神子[2]，一径进城，到徐家裱褙铺来央他裱。徐家原是净慈寺的主顾，又与济颠相好，千欢万喜的留他吃酒。济颠见了酒，也不问长短，直吃到烂醉如泥，方才出门。脚高步低，东一歪，西一撞，刚走到清和坊，早一跤跌倒在地，爬不起来，竟闭着眼睡著了。

---

[1] 喜神：宋时俗称人的画像为喜神。

[2] 神子：画像。

恰值冯太尉的轿过，前导的虞侯见了，忙吆喝他起来。济颠道：“你是走你的路，我是睡我的觉，干你甚事？”两下正在争嚷，太尉的轿早到面前，喝骂道：

“你这和尚，系是出家人，怎如此无礼！”济公道：“我多吃了一碗酒，一时走不动，在此暂睡了，你管我怎的？”太尉大怒道：“你一个和尚，就敢顶撞我！我偏要管你一番！”吩咐四、五个虞侯，将济颠扛到府中，当厅放下，喝道：“你这和尚！既入空门，须持五戒[1]，却贪酒颠狂，醉卧街坊，怎说无罪？”叫从人将纸笔与他，问他“是何处僧人？有何道行？可实实供来！”济颠接了纸笔，竟供道：

“南屏山净慈寺书记僧道济：

幼生宦室，长入空门。

宿慧神通三昧[2]，今修语具辩才[3]。

理参无上[4]，妙用不穷。

云居罗汉，惟有点头；

秦州石佛[5]，自难夸口。

卖响卜[6]，也吃得饭；

打口鼓，尽觅得钱。

倔强赛过德州人，跷蹊压倒天下汉。

尼姑寺里讲禅机，人俱笑我颠倒；

娼妓家中说因果，我却自认疯狂。

唱小词，声声般若[7]；

饮美酒，碗碗曹溪[8]。

坐不过，禅床上醉翻筋斗；

戒难持，钵盂内供养屠儿。

袈裟当于垆妇[9]，尽知好酒颠僧。

禅杖打倒庞婆[10]，共道风流和尚。

醉昏昏，偏有清头；

忙碌碌，却无拘束。

欲加其罪，和尚易欺；

但不犯法，官威难逞。

请看佛面，稍动慈悲；

拿出人心，从宽发落。

今蒙取供，所供是实。”

- 
- [1] 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杀生是不杀伤生命；不偷盗是不盗取别人的财物；不邪淫是不作夫妇以外的淫事；不妄语是不说欺诳骗人的话；不饮酒是不吸食含有麻醉人性的酒类及毒品。
- [2] 神通三昧：此处指神通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 [3] 辩才：善巧说法义之才能。嘉祥《法华疏·二》曰：“速疾应机名辩，言含文采曰才。”
- [4] 无上：无有过于此者。指最上乘的佛理。
- [5] 秦州石佛：古秦州天水郡麦积山之石雕佛像，即今甘肃省天水县东南著名的麦积山石窟之石佛。与上文的“云居罗汉”皆是古时著名的佛教雕塑。《济颠禅师语录》中则作“嘉州石佛”，即今四川省乐山县大佛。
- [6] 响卜：民间杂占之一种。又称“鬼谷子响卜法”。依《鬼谷子》记载：“元旦之夕，洒扫置香于灶门，注水满铛，置杓于水，虔礼拜祝，拨杓使旋，随柄所指之方，抱镜出门，密听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民间多于除夕夜为之。
- [7] 般若：佛教中指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的深妙精微的智慧。
- [8] 曹溪：禅宗六祖惠能，在广东韶州府曹溪，说法度生，后人遂以“曹溪”指代六祖，以“曹溪水”指代六祖的禅法。此处的曹溪是“曹溪水”的略称，意为碗碗美酒都是曹溪水，都是六祖禅。
- [9] 垆妇：卖酒的妇人。垆，音 lú，古时酒店里安放酒瓮的土台子，因借指酒店。
- [10] 庞婆：唐代著名居士庞蕴的妻子。传说庞居士、庞婆及其子女都是开悟了的人。

济颠写完呈上。冯太尉虽不深知其妙，但见他挥洒如风，暗自惊羡[1]，及见他名字是道济，方惊说道：“原来你就是净慈寺的济书记！但我同僚中，都说你是个有意思[2]的高僧，为何这等倒街卧巷？莫非是假的？我闻得济和尚做得好诗，你且做一首供招诗来我看，便知真假。”济公道：“要做诗，是一发[3]容易。”遂提起笔来，题诗一律道：

“削发披缁已有年，惟同诗酒是因缘。  
坐看弥勒空中戏，困向毗卢顶上眠。

撒手便能欺十圣，低头端不让三贤。  
茫茫宇宙无人识，尽道颠僧扰市廛。”

题毕呈上，太尉大喜道：“好诗！好诗！想真个是济颠僧了。但今日有此一番，不便加礼[4]。”叫左右：“且放他去罢！”济颠哈哈的大笑道：“我和尚吃醉了，冲撞了太尉，蒙太尉高情[5]放了，只怕太尉查不出‘玉髓香’，朝廷未必就肯放你哩！”太尉听得济颠说出‘玉髓香’三字，惊得呆了半晌，连忙问道：“这‘玉髓香’，济师莫非知道些消息么？”济公又笑道：“贫僧方才供的，卖响卜也吃得饭，这些小事，怎么不知？”太尉听见他说知道，满心欢喜，连忙走下座来，将济颠亲自扶起来，重新见礼，分宾主坐下，问道：“济师既知，万望对学生说明！”济颠道：“贫僧一肚皮的酒，都被太尉盘醒了，清醒白醒，说来恐怕不准！除非太尉布施一壶，还了贫僧的本来面目——或者醉了，反晓得明白。”太尉没奈何，只得吩咐当值的，整治酒肴出来与他吃。正是：

禅机不便分明说，假作糊涂醉里言。

毕竟不知这“玉髓香”有甚来历？济颠就晓得冯太尉就这等着忙？且听下回分解。

---

[1] 惊羨：惊讶羡慕。

[2] 有意思：原指有情趣、有趣味，此处指有修行、有禅味儿。

[3] 一发：更加，越发。

[4] 加礼：加以礼遇，加以款待。

[5] 高情：盛情，好意。

## 第十七回 死夫妻订盟后世 勇将军转蠢成灵

话说这“玉髓香”乃是三年前外国进贡来的一种异香，朝廷取来烧过了，就吩咐冯太尉收好。太尉奉旨，就收放在宝藏库中第七口橱内。到了上年中秋夜，皇上圣体不安，皇太后取出来烧了祈保[1]，就随手放在内库的第三口橱内，皇上不知。因今要烧香，原叫冯太尉去取，太尉走去取时，已不见了，心上着忙[2]，不敢回旨。故私自出来求签问卜，恰遇着济公，气恼头上，正要将他出气，故有此一番。

今见济颠说着他的心事，怎么不惊？又听见说他知道消息，怎么不喜？只得备酒请他，求他说出。济颠直吃到烂醉如泥，方慢慢的说道：“这香是旧年中秋夜，皇太后娘娘因祈保圣安，取出来烧了，就顺便放在内库第三口橱内，你为何问也不去问一声，却瞎哄哄的乱寻？”说罢，竟辞别而去。那冯太尉半信半疑，即飞奔入朝去查，果在内库第三口橱内，连皇太后娘娘也忘记了，方信济颠竟是未卜先知的一尊活佛。

那济颠一日在湖上闲行，忽见许多人簇拥着两口棺材过去，又似一起，又像

两起，又见几个少年好事的，三三两两的在那里谈论。济颠听一听，原来前头一口棺材，是王员外的儿子王宣教，后头一口，乃是陶斯文[3]的女儿陶秀玉。二人郎才女貌，私相爱慕，暗里往来，一个愿娶，一个愿嫁，誓不他适[4]。后来两家父母晓得了，道他不端正，逼令别行嫁娶。二人拗不过父母，又不忍负盟，遂相约了逃出涌金门，双双投湖而死。两家悔恨不及，只得各自捞起，各自买棺盛殓[5]，各自叫人抬去烧化。把这事当做新闻，在那里说。济颠挨将上去说道：“若是这段因果，他两人心还未死，只怕烧他不着，除非我去，方可烧化得。”

---

[1] 祈保：祈求保佑。

[2] 着忙：急躁不安，着急。

[3] 斯文：指文人。

[4] 他适：别行嫁娶。适，旧称女子出嫁。

[5] 盛殓：把尸体装入棺材。

众人听了，那里肯信？不道王宣教的材抬在兴教寺，陶秀玉的材抬到金牛寺，两处举火烧化，果然尽皆不着。两家父母各自惊骇，不知何故。又有那好事的，将济颠的话传到那两家父母的耳里来，只得央同众人来请济颠。济颠道：“要我下火也不难，但酒是少不得的。”两家父母道：“有酒在寺中，听凭师父去吃就是。”

济颠先同到兴教寺，王员外忙取出酒来请他。济颠一连吃了七、八碗，方对众人道：“他二人前世原是一对好夫妻，只因口不好，破了人家亲事。故此今生父母不遂其愿。但二人此一死，虽说是情，却有些节[1]，后世必然仍做夫妇。你们将他两处烧化，如何肯心死？待贫僧与你移来合化，方可完前因后缘。”王陶两家听他说明因果，不敢违拗；遂叫人将陶秀玉的材也抬到兴教寺一处。济颠手执火把，作颂道：

“今生死了后生生，死死生生总是情。

既已水中全不怕，定然火里了无惊。

移开再活心留恨，相傍成灰骨也荣。

漫道赤绳牵不住，盖棺而后忽亲迎。

咦！

凭此三昧火光，记取两人面目。”

念罢，举火烧得烈焰腾空。只见两个棺中各透一道红光，合做一处，冉冉而去。众人无不惊异。直待化完，王员外又邀济公吃酒，已不知走向那里去了。

---

[1]节：气节，节操。

那济颠一日同沈提点打从官巷口徐裱褙门前走过，忽看见壁上裱着济颠的神子。沈提点近前一看，称赞道：“画得十分像，但赞得太少，不足尽你的妙处。且上面空着许多白纸，何不再赞几句？”济公笑道：“恐怕无可赞处了。”因叫徐裱褙取下来，又写上几句道：

“远看不是，近看不像。

费尽许多功夫，画出这般模样。

两只帚眉，但能扫愁；

一张大口，只贪吃酒。

不怕冷，常常赤脚；

未曾老，渐渐白头。

有色无心，有染无着。

睡眠不管江海波，

浑身褴褛害病魔。

桃花柳叶无心恋，

月白风清笑与歌。

有一日，

倒骑驴子[1]归天岭，

钓月耕云自琢磨。”

---

[1]倒骑驴子：唐代方士张果，久隐中条山，常倒骑白驴，往来汾晋间。自言生于尧丙子年。宋元之际有八仙传说，张果被列为八仙之一，称张果老。文中以倒骑驴子来描摹成佛得道的人逍遥洒脱的仙家作派。

济颠题罢，沈提点道：“如今才觉得这神子上有些精神！”遂邀了徐裱褙一齐到通津桥酒楼上去，三个人说说笑笑，直吃到傍晚，方各散去。此时是八月天气，

杭州风俗喜斗促织儿。那些太尉内臣[1]，尤为酷好，往往赌大输赢。

却说东花园土地庙隔壁，一个卖青果王公的儿子，叫做王二，专靠着捉促织出卖。一日五更，出正阳门捉促织。刚走到苕麻边，听见一个在里面叫得好，分开了苕麻一看，只看见一个促织儿，站在一条火赤练蛇头上。吃了一惊，忙取块石头，照着蛇身上打去，蛇便走了。那促织儿早已跳在地上，王二忙向腰间取出罩儿，赶着罩了。再细看时，却十分生得好，不胜大喜，急急回家，叫老婆取碗净水浴一浴，放在盆内，将好食养了两日，拿出来合人斗，就一连赢了几场，一时竟出了名。

一日，王二正斗赢了，打从望仙桥上过，正遇着张太尉喝道回家。王二手里捧着盆儿，立在旁边，让他过去。不道那张太尉最喜的是促织儿，看见王二捧着盆儿，便吩咐住了轿，叫王二近前讨看。王二将促织呈上。太尉开盆一看，见生像[2]比寻常不同，满心欢喜，对王二道：“你把这虫儿卖与我罢！”王二道：“这个虫儿乃是小人父亲所爱，相公要买，须待小人回去与父亲说了，然后送来。”太尉道：“你若肯卖我，与你三千贯钱，一副寿板[3]。”王二谢了，忙回家与父亲说知，王公道：“太尉既肯出许多东西，怎的不卖？须快快送去，不要错过了。”王二道：“今日送去，太觉容易，不值钱，明日送去罢。”遂将盆儿收进去放好，自却出门去闲走耍子[4]。

却说这张太尉见了这个虫儿，十分爱他，又不见王二送来，随差一个干办[5]，叫一个栅头[6]，同到王家讨信。王公接着，说道：“斗一场赢一场，真实好个虫儿！”栅头道：“人人说好，我倒从不曾见。”王公道：“待我取出来，与你看看！”遂到里面去，掇出个盆儿来，放在桌上，揭开盖，要叫栅头来看。不防那虫儿早一跳，跳出盆来，直跳出门外去了。三个人连忙赶出来捉，早被邻家一只鸡子走来，一嘴啄将去吃了。王公看见，气得哑口无言。干办与栅头说道：“王公好没造化[7]！三千贯钱、一副寿板，白白的送掉了。”只得去回覆太尉不题。

不多时，王二回来。王公料是瞒不过，只得将干办与栅头要看、被鸡吃了之事，细细说了一遍。王二急得暴跳，把桌子一掀，碗盏盘子打得粉碎，又不好埋怨父亲，心上又气不过，只得走出来散闷。

---

[1] 内臣：宫廷近臣，宦官等。

[2] 生像：生就的相貌、长相。

[3] 寿板：棺材板的委婉说法。

[4] 耍子：玩耍，游玩。

[5] 干办：干办：办事的人，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员。干，音 g à n。

[6] 栅头：负责养促织的人。栅，音 zh à 。

[7] 造化：福分，福气；好运气。

刚走到十字路口，忽撞见济颠笑嘻嘻的从对面走来，向王二道：“你不消气苦[1]，若肯请我一醉，我包管向你邻家这只鸡儿，讨还你的原虫。”王二暗想道：“他怎知我的促织儿被鸡吃了？这话甚是蹊跷。”便道：“请你不难，听凭老师父放量吃个大醉。但须要讲明，若没有原虫儿还我，那时脱褊衫[2]、还酒钱，老师父莫要怪。”济颠道：“贫僧从来不打诳语[3]，你但请放心！”王二也是个好酒的，况是心上纳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同济颠到一个酒店里去，你一碗，我一碗，直吃得稀泥烂醉，方才起身。

王二醉则醉，事在心头，临出门还问济颠道：“酒已请你了，虫儿几时还我？”



济公道：“明早五更头，若没有，只管来剥裋衫；若有了，却还要请我！”王二道：“若果真有了，便再请你。”两个别了。王二一径回到家里，王公怕儿子琐碎[4]，躲在房里不出来。王二酒又醉，心上又气，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一觉直到五更，才醒转来，只听得吱吱的叫，又惊又喜，慌忙爬下床来，听一听，原在盆里的声音。推开窗子，放入月光来，将盆儿掇到窗前，揭开盖一看，那个原虫儿却好端端的在里面。原来日间鸡吃的乃是三尾聒子。王二看得分明，满心大喜，忙叫父亲道：“阿公！你不要着急了，日间鸡吃的乃是三尾聒子，原虫儿自在。”王公听了道：“好呀！好呀！”也爬出起来。王二又将济颠许还的话说了一遍，父子两个好不欢喜，也不再睡，坐到天明。

王二叫老婆收拾早饭吃了，捧着盆儿，径投张太尉府中来。门公报知太尉。太尉叫王二入去问道：“昨日干办来说，你这虫儿被鸡吃了，甚是可惜。你今日莫非又有个好的送来么？”王二道：“昨日父亲不知，拿出来看被鸡吃的乃是三尾聒子，这个好虫儿端然[5]在此！”太尉大喜，收了促织儿，就发出三千贯钱，一副寿板与他。王二拜谢了，叫人扛了回去。果真的去寻找济颠，又请他吃了一顿酒。

---

[1] 气苦：生气难受。

[2] 裋衫：袈裟。裋，衣带或衣服狭小。

[3] 诳语：骗人的话。诳，音 kuáng。

[4] 琐碎：埋怨、唠叨。

[5] 端然：好好地，安然无恙地。

却说张太尉得了这个促织儿，当日就拿去与石太尉斗，只一场就赢了石太尉三千贯钱，一连斗了三十余场，场场皆胜。张太尉喜之不胜，因替他起个勇名，叫做“王彦章”，爱之如宝。不期养至秋深，大限已到，太尉甚是痛惜，打个银棺材盛了，香花灯烛，供养了三七二十一日，方与他出殡，请了济颠来与他下火。棺至方家峪，济颠乃手执火把，念道：

“这妖魔，本是微物，

只窝在石岩泥穴。

时当夜静更深，叫彻清风明月。

聒得天涯游子伤心，叫得寡妇房中泪血。

没来由，只顾催人织；

空费尽，自家闲气力。

既非是争田夺地，又何苦尽心抵敌？

一见面怒尾张牙，再斗时扬须鼓翼。

赢者扇翅高鸣，输者走之不及。

得利则宝钞盈千，赏功只水饭几粒。

纵有金玉雕笼，都是世情虚色。

倏忽[1]天降严霜，任你彦章也熬不得！

仗此无明烈火，及早认出本来面目。

咦！

托生在功德池[2]边，相伴念阿弥陀佛。”

济颠下火毕，忽一阵清风起，在空中现出一个青衣童子，合掌当胸，向济颠称谢道：“深感我师点化，弟子已得超升[3]矣！”言讫不见。张太尉看见，满心欢喜，邀请济颠到府中吃酒，是夜就在太尉府中住了。

---

[1] 倏忽：忽然。

[2] 功德池：指极乐世界中盈注八功德水之池。据《无量寿经》卷上载，弥陀净土内有八功德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八功德水，即具有八种殊胜功德之水。其所具之八种功德为：澄净、清冷、甘美、轻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

[3] 超升：佛教指人死后超脱凡尘，迁于天上或极乐世界。

到了次日，别了太尉回寺，打从王锦衣[1]府前过，忽听得府里鼓钹与哭声，甚是闹热。因向管门的堂侯官[2]问其原故，堂侯官道：“我家老爷中年无子，后房有十来个奶妈，前年才生得一位公子，爱惜如宝，不期昨夜死了，请僧人在此做佛事，所以哭泣。”济颠道：“既如此，可通知说我济颠要见。”堂侯官禀知锦衣，锦衣将济颠接进去，相见道：“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位小公子，甚是聪明，不幸昨夜死了。我实舍他不得，你可说几句佛语，送他入土，使他别生好处。”济颠道：“入土不如送他下火，叫他生在别处不如还生在相公家罢。”锦衣道：“下官此时心绪已乱，但凭老师超度[3]罢。”济公道：“既是如此，可速抬出来，就当厅烧化罢！不要误了时辰，又被他人占去。”王锦衣忙叫人扛出棺材，在厅前丹墀[4]中放下，济公手执火把，道：

“小公子，小公子！

来何迟，去何速？

与其求生，不如傍熟。

咦！

大梦还从火里醒，

银盆又向房中浴！”

王锦衣在厅上看着济颠火化，早有侍妾[5]来报道：“恭喜老爷！第七房刘奶奶添了一位公子了！”王锦衣大喜不胜，方知济颠佛力无边，忙命备酒留他。济颠尽量吃了一醉，方辞别回寺。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 锦衣：明代官署锦衣卫里的官员。因《醉菩提》是清代著作，故误用了“锦衣”这一官职名。实际上宋朝时还没有锦衣卫。

[2] 堂侯官：旧时高级官员手下备使唤的小吏。

[3] 超度：佛教、道教中，为救度亡灵，使其超脱苦难，请僧尼、道士为亡者诵经拜忏，谓之超度。

[4] 丹墀：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的空地。墀，音 chí。

[5] 侍妾：贴身侍女。

#### 第十八回 徐居士疏求度牒 张提点醉索题诗

话说济颠别了王锦衣，回转寺中，连日无事。那一日，在厨房下脱下直裰来捉虱子，忽见一个少年居士，手里拿着一封书[1]，走进来，向火工问道：“我要求见济书记，才在方丈中问知客，说在厨下，不知那一位是？”火工道：“那位捉虱子的就是。”那居士听了，遂走到面前，施礼道：“小道乃讲西堂之侄徐道成，虽已出家数年，却未曾披剃；故师叔特致书，相求老师父开一疏簿，求一人披剃，敢望师父慈悲！”济公接书看了，道：“你既要我开疏，空口说也无用，须要买酒请我方妥。”徐居士道：“要请师父，只好酒肆中去饮三杯。”济颠道：“只要有酒吃，就是酒肆中又何妨？”忙披上直裰，径出山门，同到王家酒店坐下。原来徐居士身边带得钱少，尽数先交与店家，叫他取酒来吃。济颠吃到七、八碗，正还要吃，早已没了。没奈何，只得就借店家笔砚，叫徐居士取出疏簿来，信手写道：

“本是一居士，忽要作比丘。

度牒既没有，袈裟又不周。

我劝徐居士，只合罢休休。”

徐居士见了，心上老大的不欢喜，便问道：“我特来求师父开疏，要求施主剃度做和尚，怎的老师父反写个罢休休？”济颠道：“酒不够，只好罢休。你若必定要做和尚，只要请我吃个大醉，包管今日就有度牒。”徐居士无奈，只得脱下夹道袍，又当两贯钱酒，请济颠吃得酣然[2]。方又提起笔来，续上二句道：

“出门撞见庞居士[3]，一笑回来光了头。”

济颠题完，竟是去了。徐居士无可奈何，拿了疏头，取路往六条桥来。将到岳坟，只因心下不爽快，身上又冷，只管沉吟[4]，不曾抬头，忽王太尉过，竟冲了他的轿子，早被虞侯捉住。王太尉喝问道：“你是什么人？这等大胆，敢冲本府的轿子！”徐居士跪下禀道：“小道叫做徐道成，久已愿做和尚，因无度牒，故往净慈寺求济书记写疏头，募化施主披剃，不料他诈我的道袍当酒来吃醉了，疏头又写坏了，心下恼闷，不曾抬头，故冲了相公的旌节[5]，非敢大胆。”太尉道：“且取疏头来我看。”徐居士忙在袖中取出呈上。王太尉看了，大笑道：“你好造化！昨日太后娘娘发出一百道度牒，要披剃僧人，尚未舍动。你实实有缘遇着。”遂将徐居士带到府中，取出一道与他，恰恰是第一名。徐居士拜谢而出，方知济颠之妙，正是：

说时只道狂，验后方知妙。

所以日月光，只在空中照。

---

[1] 书：信件，信函。

[2] 酣然：尽意、畅快的样子。

[3] 庞居士：中唐时代著名居士。此处借指王太尉。

[4] 沉吟：深思吟味。

[5] 旌节：古代官员车轿前面的仪仗队。旌，古代用牦牛尾或兼五彩羽毛装饰竿头的旗子。

一日，济颠想起开生药店的张提点，久不曾相见。遂在长桥乘船，到钱塘门上岸，往竹竿巷张家店中来。却见张提点的妻子在外边，遂上前施礼，叫声：“孺人！提点在家否？”原来这个妇人最恼和尚，看见济颠，便放下脸来道：“不在家！”济颠折转身，往外就走。那张提点忽从布幕里钻将出来，呵呵的笑道：“我回来了！久不相会，可请坐，吃三杯去。”一面就走出外边来邀他。济颠道：“酒须要吃；我见了你娘子，实实的有些怕她，吃不下。”张提点道：“既是这等[1]，到市上去何如？”济颠道：“甚好！甚好！”二人就同走到升阳馆酒楼上坐定。酒保烫上酒来，济颠一上手就吃了二十来碗。吃得兴发，说道：“你们娘子怪我来同你吃酒，不知吃酒也有些好处。我有个小词儿，唱与你听着：

“日日贪杯醉似泥，

未尝一日不昏迷。

细君发怒将言骂，

道是人间好酒儿。  
莫要管，且休痴，  
人生能有几多时？  
杜康会唱莲花落，  
刘伶好舞竹枝词[2]。  
总不如渊明赏菊醉东篱。  
今日人何在？  
留得好名儿。”

张提点听了，连声赞道：“妙绝！妙绝！我偶然带得四幅笺纸在此，趁你今日闲，替我写四幅吊挂[3]，藏在家里。待你百年之后，时常取出来看看，也是相与[4]中一念。”济公口里不说，心里想道：“这话分明是催我死也！”也遂答道：“也好！也好！”张提点在袖中取出笺纸，铺在桌上，又问酒家借了笔砚。济颠信手写出四幅字来：

其一

几度西湖独上船，篙师识我不论钱。  
一声啼鸟破幽寂，正是山横落照边。

其二

湖上春光曲又弯，湖边画栋接雕栏。  
算来不用一钱买，输与山僧闲往还。

其三

隔岸桃花红不胜，夹堤杨柳绿堪憎。  
两行白鹭忽飞去，冲破平湖一点青。

#### 其四

五月西湖凉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

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问花花点头。

济颠写完，道：“我今日没兴做诗，写亦胡乱，只好拿去遮遮壁罢！”张提点道：“写作俱佳，有劳大笔！可再吃几杯，活活心情。”济颠道：“我今日没心情吃酒，倒不如那里去闲散散罢！”

---

[1] 这等：这样，如此。

[2] 竹枝词：词调名。又名巴渝辞。出于《乐府·竹枝词》。单调，有十四字、二十八字两体。

[3] 吊挂：一种悬挂起来供欣赏的陈列品，多指书画作品。

[4] 相与：相交往，相好。

二人相携着，信步走到望仙桥下。那桥堍下有个开茶坊的陈干娘，看见济颠走过，便叫声：“济师父！那里去？请里面吃杯茶、歇歇脚吧！”济颠道：“好！好！好！正想茶吃！”遂同张提点进去坐下。陈干娘忙点[1]了两盏香茶送来。济颠吃完了，叫道：“陈干娘！难得你好心，时常来扰你的茶，无以为报。我有一轴神子，寄放在白马庙前杜处士家。我写个帖儿与你，去讨来，爱好的放着，后来自有用处。”陈干娘谢了，叫人去讨了，来家一看，却是病奄奄的瘦和尚，心里不喜，说：“是这个东西！有甚用处？”卷起来，撇在半边。直到后来济颠死了，众太尉要寻济颠的神子，叫干办各处裱店寻问，那里得有。直到遇着杜处士，方知陈干娘茶坊里有一轴。石太尉将三千贯钱与他买了，这是后话。

且说济颠同张提点出了茶坊门，走不多远，撞见一担海螵。张提点道：“我闻蛾虬皆可作颂，不知这海螵儿，济师能作一颂否？”济颠即信口作颂道：

“此物生在东海西，又无鳞甲又无皮；

虽然不入红罗帐，常与佳人作嘴儿[2]。”

张提点大笑道：“颂得妙！游戏中大有禅意。”

此时正是五月天气，忽然一阵雨来，二人只得走入茶坊暂避。济颠见人拿了雨伞走过，因信口题道：

“一竿翠竹，独立支撑；

几幅油皮，四围遮盖。  
磨破时，条条有眼；  
联络处，节节皆穿。  
虽曰假合[3]，不异生成；  
漫道打开，有时放下。  
担当云雨，饶他瓮泻盆倾下；  
别造晴乾[4]，借此权为不漏天。”

须臾雨住，两个又走到长桥，听得鼓钹之声，却是卖饅餠儿的王妈妈家，与王公做小祥功德。张提点道：“怎这样人家，也做功德斋僧？”济颠道：“怎做不得？岂不知有诗道得好：

唐家弄里闲游赏，妈妈家中请和尚。  
三百衬钱五味食，羊毛出在羊身上。”

张提点笑道：“衬钱、饮食事小，难道不要还他道场钱？”济公道：“又有一首为证：

妈妈好善结良缘，斋僧不论圣和凡。  
虽说明中施舍去，少时暗里送来还。”

---

[1] 点：泡（茶）。

[2] 作嘴儿：宋时口语，接吻。

[3] 假合：众缘假和合而成，非恒常之实有。

[4]晴乾：晴天

张提点笑了一回，二人又往前走。走到清波门，忽见一家门首[1]晒着一缸酱。济颠看一看，叫了两声“啊呀！啊呀！”已走过了，想了想，又缩转来，解

开裤子，将屁股坐在酱缸沿上，就象上毛坑[2]的一般，哗啦哗啦的就撒了半缸。那晒酱的人家，有个小厮看见了，连声叫苦，急急赶出门来，要扯住他厮闹[3]，济颠已远远走了。小厮忙去通知主人。主人乱嚷道：“甚么和尚，敢如此无礼！待我赶上去，扯他转来要他赔！”旁边走过一个邻舍来，劝道：“我认得这个和尚，就是净慈寺里的济疯子，你就赶上他，只好骂他两句，打他两下。他一个光身子，有甚么赔你？倒不如认晦气[4]，快快的倒去罢！”

那主人听说是济疯子，叹了一口气，叫小厮进去，再叫出个大汉来相帮，抬到沟边去倒，自己掩着鼻子，在旁边看。不道这酱才倒到一半，那酱缸里活泼泼的钻出两条茶盅粗细的火赤练蛇来，望着抬缸的头上乱窜。二人突然看见，胆都吓碎，叫了一声：“啊呀！”丢了手，将酱缸打得粉碎。那蛇就窜入沟里去了，酱里还有无数的小蛇，游了一地。主人看见，又惊又喜，道：“原来济疯子故作此态，是救我一家性命！若不亏他，吃了这酱，岂不是死！”连忙同着几个人，急急赶上去谢他，已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

却说那张提点一把拖了济颠，急急的走了一程，才说道：“你虽是游戏，岂不坏了他一缸酱？倘他们捉住你要赔，却怎么处？”济颠道：“你却不知，这酱里有毒蛇在内，受了毒气。若吃了，定要伤人。我借此救他一家性命。”张提点半信不信，一面说，一面走到一个古董店门首。二人站定看看，忽屏门开处，里面走出一个妇人来，生得好个模样儿，正打点[5]在门首来做甚么，看见有人在外，就缩转身走了进去。济颠猛抬头看见，叫一声“啊呀！”也不分内外，竟赶将进去，双手将那妇人抱定。不知做出什么事来？且看下回分解。

---

[1] 门首：门口。

[2] 毛坑：同“茅坑”，简陋的厕所。

[3] 厮闹：吵闹。

[4] 晦气：倒霉。

[5] 打点：打算。

## 第十九回 救人不彻因天数[1] 悔予多事懒看山

却说那济颠赶将进去，将那妇人抱定，把口向那妇人的颈项里着实[2]咬。那妇人急得满脸通红，浑身汗下，高声大叫道：“罢了！罢了！怎青天白日[3]，和尚敢如此无礼！”里边养娘、小厮们听见，都跑将出来，扯住济颠乱打乱骂。济颠任他打骂，只是抱着妇人的颈项咬。当不得养娘、小厮在光头上打得凶，将手略松得一松，那妇人挣脱身子，跑进去了。济颠见那妇人进去了，跌着脚道：“可惜！可惜！还有一股未断。”尚站在堂前不走，幸喜这店主人不在家，养娘见妇人脱身进去，也就跟了进去了。一个小厮奈何不得济颠，只得走到门前，叫喊邻舍来相帮。张提点乘空就扯着济颠走。那里虽然走出几个邻舍来，认得是济颠，知他不是个歪和尚，落得做人情，也不来赶。



这里张提点扯着济颠，走得远了，才埋怨道：“你纵颠，也要颠得有些影子，怎一个出家人，没因没由，抱着妇人的颈子去取笑？”济公叹了一口气道：“你不知道，这妇人颈项里已现出缢死的麻索痕。我一时慈悲，要替他咬断，只咬断了两股，苦被这些冤业[4]不肯散，将我打开。救人不能救彻，好不懊恼！”张提点也还不信。过了两日，再来打听，这个妇人因与丈夫争气，果然自缢，麻绳已断了两股，惟一股不断，竟缢死了。方叹济颠的法力果是不凡。

---

[1] 天数：上天安排的命运。

[2] 着实：切实，用力。

[3] 青天白日：光天化日。

[4] 冤业：同“冤孽”。因前世造恶业而招致的冤报，此处指冤家、仇人。

且说当日济颠同张提点又往前走，走得热了，又走进一个酒店里来，两个又吃。济颠略略吃了几杯，即停杯作颂道：

“朝也吃，暮也吃，  
吃得喉咙滑似漆，  
吃得肚皮壁立直，  
吃得眼睛瞪做白，  
吃得鼻头糟成赤。  
有时汝阳三斗[1]，  
有时淳于一石[2]。  
有时鲸吞，有时龙吸，  
有时效篱下之陶[3]，  
有时学瓮旁之毕[4]。  
吃得快，有如月赶流星；  
吃得久，有如川流不息；  
吃得干，有如东海飞尘；  
吃得满，有如黄河水溢。

其色美，珍珠琥珀；  
其味醇，琼浆玉液。  
问相知，麴蘖[5]最亲；  
论朋友，糟丘[6]莫逆[7]。  
一上手，五脏欣随；  
未到口，涎流三尺。  
只思量他人请，解我之馋；  
并未曾我作主，还人之席。  
倒于街，卧于巷，似失僧规；  
醉了醒，醒了醉，全亏佛力。  
贵王侯要我超度生灵，  
莫不筛出来，任我口腹贪饕；  
大和尚要我开题缘簿，  
莫不沽将来，任我杯盘狼藉。  
醺醺然，酣酣然，  
果然醉了一生；  
昏昏然，沈沈然，  
何尝醒了半日？  
借此通笑骂之禅，  
赖斯混疯颠之迹。  
想一想，菩提心总是徒劳；  
算一算，观音力于人何益？

在世间，只管胡缠；  
倒不如，早些圆寂。  
虽说是死不如生，  
到底是动虚静实。  
收拾起油嘴一张，  
放下了空拳两只。  
花落鸟啼，若不自知机；  
酒阑客散，必遭人面叱。  
射洪春色[8]，漫说莫伦[9]；  
兰陵清醖[10]，休夸无匹。  
纵美于打辣酥[11]，  
即甜如波罗蜜[12]。  
再若尝时，  
何异于曹溪一滴[13]？”

- 
- [1] 汝阳三斗：此典出自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音 qū，酒母）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汝阳，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郡王李璡（音 jīn）。因宠极一时，所以敢于饮酒三斗之后，才上朝拜见天子。
- [2] 淳于一石：淳于，乃淳于髡（音 kūn），战国时齐大夫。以博学、滑稽、善辩著称。他与齐威王曾经有一段关于饮酒的对话，其中谈到因心情不同，酒量也随之变化。心情最好时，可饮酒一石。唐刘禹锡因有《题淳于髡墓》一诗云：“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 [3] 篱下之陶：即陶渊明。善饮，且有“采菊东篱下”之诗句。
- [4] 瓮旁之毕：晋吏部郎毕卓。好酒，致仕后无钱买酒，夜至邻舍偷酒喝，醉卧缸边。
- [5] 麴蘖：指酒。麴，音 qū，酒母，酿酒或制酱用的发酵物。蘖，音 niè，酿酒的曲。
- [6] 糟丘：酿酒所余的糟滓堆积成山，称为糟丘。此处亦指代酒。

- [7] 莫逆：是“莫逆之交”的省略。莫逆之交，非常要好的朋友，此处指酒。
- [8] 射洪春色：射洪，县名，属四川省。射洪春色，指射洪所产美酒。
- [9] 莫伦：无与伦比。伦，类比，匹敌。
- [10] 兰陵清酝：兰陵，古地名，治所曾分别在今山东省和江苏省。兰陵清酝，亦指兰陵所产美酒。酝，本义为酿酒，此处指酒。
- [11] 打辣酥：蒙古语“答刺孙”的另一种音译，意译为“酒”。此词从元朝起用，明清沿用。
- [12] 波罗蜜：梵语之音译，意译为“到彼岸”。多指菩萨之六度（六波罗蜜），也即六种修行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 [13] 曹溪一滴：指六祖慧能之禅法。

济颠颂罢，笑一笑，即放下酒杯，立起身。张提点见他懒饮，也不苦劝，还了酒钱，走出来，便道：“你既不喜吃酒，原[1]同你到湖上看看山水罢！”两个携手来到湖上，倚着堤柳，看那两峰一湖之胜，济颠会悟于心，又作颂道：

“山如眉，水如眼，日逞美人颜色；  
花如笑，鸟如歌，时展才子风流。  
虽有情牵绊人，而水绿山青，依然自在；  
即无意断送我，而鸟啼花落，去也难留。  
阅历过许多香车宝马[2]，  
消磨了无数公子王孙。  
画舫笙歌，不异浮云过眼；  
红楼舞袖，无非水上浮沤[3]。  
他人久住，得趣已多；  
老僧暂来，兴复不浅。  
你既丢开，我又何恋？  
立在此，只道身闲；  
看将去，早已眼倦。  
咦！  
非老僧爱山水，竟忘山水，

盖为看于见，不如看于不见。”

是时天气甚热。有一后生挑了担辣羹粉[4]来卖。济颠对张提点道：“这辣羹粉甚美，要你做个主人。”张提点道：“这小事！你但请吃，是我还钱。”那后生盛了一碗来，济颠只两、三口便吃完，又叫盛来。张提点道：“此物性冷，怕坏肚腹。不宜多吃。”济颠道：“吃得爽快，管那肚皮做甚！”一碗一碗，连吃了半筛。

---

[1] 原：还，还是。

[2] 香车宝马：装饰华美的车马。

[3] 浮沤：水面上的浮泡。沤，水中浮泡。

[4] 辣羹粉：捣碎的加了辣椒的姜、蒜或韭菜碎末儿。羹，音 j ī。

张提点还了钱，见日已衔山，正待送济颠回寺，却好沈万法来寻。济颠遂别了张提点，沿着湖塘回寺。到了寺中，就一径入房去睡。到了二更天气，只听得肚里碌碌的作响，因叫沈万法道：“我肚里有些作怪，可快些起来，扶我到东厕上去。”沈万法慌忙起来，搀他下床。刚走出房门，济颠叫一声：“不好了！”早一阵一阵的泻将出来。不期门外正有个园头[1]，在那里打地铺，不曾提防，被济颠泻了一头一脸。园头着了急，乱嚷道：“就是泻肚，也该忍着些，怎就劈头劈脸的撒来！”济颠自觉理短[2]，只得赔个小心道：“阿哥休怪！是我一时急了，得罪！得罪！”园头没法，只得自去洗濯[3]。谁想济颠这一夜泻个不住，才睡下，又爬了起来，甚觉疲倦，到天明，饮食俱不要吃。松长老得知，忙自进来看道：“济公！你平日最健，为何今日一病即疲惫如此？”济颠也不回言，但信口作颂道：

“健健健，何足羨？

只不过要在人前扯门面。

吾闻水要流干，山要崩陷。

岂有血肉之躯，

支撑六十年而不变？

棱棱的瘦骨几根，

瘪瘪的精皮一片。

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禄，使他安闲；

又何苦忍饥寒、奔道路，将他作贱？

况真不真、假不假，世法难看；  
且酸的酸，鹹的鹹[4]，人情已厌。  
梦醒了，虽一刻也难留；  
看破了，纵百年亦有限！  
倒不如，瞒着人，悄悄去静里自寻欢；  
索强似，活现世[5]，哄哄的动中讨埋怨。  
急思归去，非大限之相催；  
欲返本来[6]，实自家之情愿。  
咦！  
大雪来，烈日去，冷与暖，弟子已知；  
瓶干矣，瓮竭矣，醉与醒，老师勿劝！”

松长老听了，因叹羨道：“济公来去如此分明，禅门又添一重公案矣！不必强[7]他，可扶他到安乐堂里去静养罢！”沈万法听见师父要辞世，相守着只是哭。济颠道：“你休得哭，我闲时赖你追随，醉里又亏你照顾。今日病来，又要你收拾。你一味殷勤，并无懒惰，实是难为了你。且你拜我为师一场，要传你法，我平日只顾颠狂吃酒，又无法可传；欲即将颠狂吃酒传你，又恐你不善吃酒，惹是招非，反误了终身，坏了佛门规矩。倒不如老老实实取张纸来，待我写一字与你，问王太尉讨张度牒来，做个本分和尚，了你一生罢！”

---

[1] 园头：禅林中，专门负责种菜的出家人。

[2] 理短：理亏。

[3] 洗濯：清洗，洗涤。濯，音 zhuó。，洗。

[4] 鹹：同“咸”。

[5] 现世：丢人，丢脸。

[6] 本来：指本具之涅槃无我的状态。

[7] 强：勉强，逼迫。

沈万法听了，又哭道：“师父休为我费心，只愿你病好了，再讨度牒也不迟！”济颠道：“我要休矣！不能久待，可快取纸笔来！”沈万法见师父催促，只得走出来与众僧商量。众僧道：“师父既许你讨度牒，他做了一世高僧，岂无存下的衣钵？虽没有存在寺中，毕竟寄放在相知人家。趁他清白[1]，也要求他写个执照，明日死后，好去取讨。”沈万法摇着头道：“我师父平日来了便去，过而不留，如

何得有？”监寺道：“你师父相处了十六厅朝官、二十四太尉、十八行财主，莫说有衣钵寄顿[2]，就是没有，也要化些衣钵与你。你若不好说得，可多取一张纸来，待我们替你撺掇[3]。”

沈万法依言，取了两张纸来，放在济颠面前。济颠取一张，写了与王太尉求度牒的疏，见桌上还有一张，便问道：“这一张是要写甚么的？”沈万法含着眼泪，不做声。监寺在旁边代说道：“沈万法说，他与你做了一场徒弟，尚是初入门，未得甚么好处，指望师徒长久，慢慢的挣去。不幸师父今日又生起病来。他独自一身，恐后来难过，欲求师父将平日寄散在人家的衣钵，写个执照与他，叫他胡乱取讨两件来，做个忆念[4]也好。万望师父慈悲。”济颠听了，微笑道：“他要衣钵？有！有！有！待我写个执照，与他去讨。”监寺暗喜道：“何如？沈万法造化也！”只见济颠提起笔来，写道：

“来时无挂碍，去时无挂碍。

若要我衣钵，两个光卵袋。”

济颠写完，便掷笔不言，监寺好生没趣。沈万法忙取了二纸，到方丈中来，与长老看。长老道：“你师父看得四大皆空[5]，只寄情诗酒，有甚衣钵？你莫如拿此字到王太尉府中去，取了度牒来，也是你出身[6]之本。”沈万法道：“长老吩咐的是。”因急急去讨了度牒来，回复师父。济颠又叫他去报知各朝官太尉，说“我师父于今本年五月十六日[7]示寂归西，特请大檀越一送。”沈万法报了回来，济颠已睡了。

到了次早，忽又叫起“无明发来！”，吓得众僧只叫得苦，想又是火发了，慌忙报知长老。长老同众僧齐到安乐堂来看时，有分教：

来去既明灵不昧，皮毛脱却换金身。

毕竟不知真个又火发否？且听下回分解。

---

[1] 清白：头脑清楚。

[2] 寄顿：寄放，寄存。

[3] 撺掇：煽动，怂恿。

[4] 忆念：纪念。

[5] 四大皆空：佛教主张世界万物与人之身体皆由地、水、火、风之四大（元素）和合而成，皆为妄相，非恒常不变者。

[6] 出身：安身立命。

[7] 据《湖隐方圆叟舍利铭》记载，当为“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日”。

## 第二十回 来去明一笑归真[1] 感应神千秋显圣

却说长老同众僧齐到安乐堂来看时，并无动静。只见济颠盘膝坐着，对长老道：“弟子今日要归去了，敢烦长老做主，唤个剃头的，来与我剃净，省得毛茸茸的不便见人。沈万法既有了度牒，亦求长老与他披剃[2]了，也可完我一桩心事。”长老一一依从，须臾剃完。

忽报说朝官太尉并相识朋友，陆续来到。济颠忙叫沈万法去烧汤洗浴，换了一身洁净衣服。沈万法因匆忙之际，不曾备得僧鞋，一时无措。长老道：“不消着急，我有一双，借与你师父穿去罢！”忙取出来，付与沈万法，替济颠换了。济颠见诸事已毕，坐在禅椅上，叫取文房四宝，写下一首《辞世偈》，言道：

“六十年来狼籍[3]，东壁打倒西壁。

如今收拾归去，依旧水连天碧。”

写完，放下笔，遂下目垂眉，圆寂去了。沈万法痛哭一场。众官俱拈香礼拜，各诉说济公平日感应神通，不胜感叹。

---

[1] 归真：回归本来面目，此处指圆寂。

[2] 披剃：披起僧衣和剃发，指初出家做僧尼。

[3] 狼籍：同“狼藉”，散乱、零散，乱七八糟。

倏忽过了三日，众僧拜请江心寺内全大同长老，来与济公入龕。第二日，松长老又启建水陆道场[1]，为他助修功德，选定八月十六日出丧。

到了那日，众人起龕，鼓乐喧天，迎丧到虎跑山门。众僧又请了宣石桥长老，与济公下火。宣石桥长老手执火把，道：

“大众听着：

济颠济颠，落脱[2]多年。

犯规破戒，不肯认偏。

喝佛骂祖，还道是谦。

皮子队里，逆行顺化；

散圣门前，掘地讨天。

临回首，坐脱立化[3]，已成将尽之局；

辞世偈，出凡入圣，自辨无上之虔。

还他本色草料，方能灭尽狼烟。

咦！

火光三昧连天碧，狼藉家风四海传。”



宣石桥长老念毕，举火烧着。火光中舍利如雨。须臾化毕。沈万法将骨殖[4]送入塔中，安放妥了，然后回丧。

- 
- [1] 水陆道场：又称水陆法会，略称水陆会，悲济会等，是中国佛教经忏法事中最隆重的一种。这种法事是由梁武帝的《六道慈忏》（《即梁皇忏》）和唐代密教冥道无遮大斋相结合发展起来的。“水陆”之名，始见于宋遵式（964—1032）的《施食正名》，谓系“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是施饿鬼会之一。
- [2] 落脱：同“落拓”，豪放，不受拘束。
- [3] 坐脱立化：同“坐脱立亡”，指高僧或有修行的人以端坐或站立之姿圆寂。
- [4] 骨殖：遗骨、尸骨。

刚回到净慈寺山门前，只见有两个行脚僧，迎着问道：“那一位是松少林长老？”长老忙走出来问道：“二位师父何来？问着贫僧，不知有何见教？”二僧道：“小僧两月前，在六和塔会见上刹的济书记师父，有书一封，鞋一双，托小僧寄与长老，因在路耽延[1]，故今日才到。”遂在行囊中取出二物，送与长老。长老接来一看，忽大惊道：“这双鞋子，乃济公临终时，老僧亲手取出与他穿去的，明明烧化，为何今日又将原物寄还？真不可思议矣！”且拆开书来，看内中有什么话说？

“愚徒道济稽首焚香，致书于少林大和尚法座下：

窃以水流云散，容易别离；

路远途遥，急难会面。

嗟世事之无常，痛人生之莫定。

然大地尚同，寸心不隔。

目今桂子香浓，黄花色胜；

城中车马平安，湖上风光无恙。

我师忙里担当，闲中消受，

无量无边，常清常净。

拜致殷勤，伏惟保重。

济不慧[2]，钻开地孔，推倒铁门。

针孔眼里，走得出来；

芥菜子中，寻条去路。

幸我佛慈悲，不嗔不怪；  
赖老天宽大，容逋[3]容逃。  
故折了锡杖，不怕上高下低；  
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带水！  
光着头，风不吹，雨不洒，何须竹笠？  
赤着腿，寒不犯，暑不侵，要甚衣包？  
不募化，为无饥渴；  
懒庄严，因乏皮毛。  
万里寻声救苦，当行则行；  
一时懒动雀巢，要住即住。  
塞旁门，久非左道[4]；  
由正路，已到西天。  
一脚踢倒泰山，全无挂碍；  
双手劈开金锁，殊觉逍遥。  
便寄尺一[5]之书，  
少达再生之好。  
虽成新梦，犹是故人。  
长啸三声，万山黄叶落；  
回头一望，千派碧泉流。  
尚有欲言，不能遍及。  
乞传南北两山，常叫花红柳绿；  
为报东西诸寺，急须鼓打钟敲。

情长难尽，楮[6]短不宣。”

---

[1]耽延：耽搁时日。

[2]不慧：僧人自谦之称呼。

[3]逋：音 bū，逃跑。

[4]左道：原指非正统、不正当的宗教派别，此处指不正当的方法、门径。

[5]尺一：指代书信。

[6]楮：音 chǔ，本义为楮树，叶似桑，皮可以造纸，因用作纸的代称。

又一颂，付沈万法道：

“看着不着，错认箴箴为木杓。

不料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断黄金索。

幼年曾到雁门关，老去重睁醉眼看。

记得面门当一箭，至今犹自骨皮寒。

只因面目无人识，又往天台走一番。”

松长老看完，不胜叹羡道：“济公生前游戏，死后神通，非自露灵，人谁能识？”因将书、鞋二物，传示众人。那两个行脚僧方知济公已死，惊得呆了。一时朝官、太尉，以及相识朋友，晓得此事，无不称奇，悔恨从前之失于敬礼也。正是：

钟不撞不鸣，鼓不打不响。

菩萨显神通，人才知景仰[1]。

又过了些时，忽钱塘县一个走卒，来见长老道：“小人在台州府公干[2]，偶过天台山，遇见上刹的济师父。他原认得小人，有书一封，托小人寄与长老，故小人特地送来。他说还有些事耽搁，不得就回哩。”长老接书拆开细看，却是两首七言绝句：

其一

片帆飞过浙江东，回首楼台沙漠中。

传与诸山诗酒客，休将有限恨无穷。

## 其二

脚絰紧系恨无穷，竹杖挑云入乱峰。

欲识老僧行屐[3]处，天台南岳旧家风。”

长老看了，又叹羨道：“济公原从天台来，还从天台去，来去分明，真是罗汉转世，故一灵不昧。”走卒听了，方惊道：“小人只认是活的，原来死了！”吐舌而去。

---

[1] 景仰：敬佩尊重，仰慕。

[2] 公干：办理公事。

[3] 行屐：此处指行踪、下落。屐，音 jī，木头鞋，泛指鞋。

又隔了一、二十年，净慈寺的山门倾倒。长老写缘簿，叫人四方去化，只化得些零星砖瓦，细碎木头，不得成功。长老正在烦恼，忽有一范村客人，送了一簰[1]大木来，要寻济师父收管。长老不知缘由，因问道：“这木头是那位檀越发心舍的？”那客人道：“就是小客舍的。”长老道：“不知老客为甚发心施舍这许多大木？”那客人道：“这些大木，一向干在山中，已经二、三十年，不得出来。有一位师父，说是上刹的书记僧，叫作济颠。要化小客喜舍一簰，与净慈寺盖建山门，就包管这些大木出山。彼时小客应承了。果蒙佛天保佑，一夜山水骤发，一山的大木都淌了出来。故此小客不昧善缘，特送此一簰来，可请济师父出来收明白了，好勾缘簿。”

长老听得分明，忙叫人焚香点烛，拜谢济公。然后留斋，对客人道：“济公书记已西归久矣！”客人方知他是显圣，又惊又喜，斋罢而去。合寺僧人无不感仰。徒弟沈万法一味实修，升至监寺，寿年九十三岁而终。自盖山门之后，累累显灵于朝官、太尉之家，书难尽载。有诗为证：

黄金百炼费工夫，费尽功夫只当无。

若是此中留得种，任君世世去耕锄。

---

[1] 簰：音 pái，大筏子。用竹木编的水上交通工具。